



莊子虛齋口義十一冊 元初刻本 共218891

序、四頁(蟲蝕殘破)

後序、五頁(同上)

陳序、二頁(同上)

莊子虛齋口義卷一、三頁(同上)

徐跋、一頁(同上)

莊子釋音、廿二頁(同上)

目錄、二頁(同上)

卷一、廿五頁(同上)

卷二、廿七頁(同上)

卷三、廿九頁(同上) (內二頁抄配十四)

卷四、四十三頁(同上)

卷五、廿五頁(同上)

卷六、四十六頁(同上) (內二頁抄配四十六)

卷七、四十四頁(同上)

卷八、四十五頁(同上)

卷九、廿五頁(蟲蝕殘破抄補)

卷十、廿六頁(同上)

共計四百廿四頁(有蟲蝕殘破抄

補。內二頁抄配十四、四十六)



漆園老仙之作是書也其見道
精其憤世甚亦惟其隱放之跡
足以行之奇崛之文足以發之
至於茫昧浩渺之莫窮鼓舞變
化之不測蓋亦信其眼力之所
及筆力之所至有不自知其過

於激鄰於誕者其初心豈曰吾
欲以此而垂世立教哉又豈曰
吾欲以此而崇老抑儒哉柰之
何讀之者之不之察也非以虛
無宗之則以異端闢之見既出
塵語又驚世往往句讀之未盡

通字義之未盡明則又以疑辭
闕之脫簡諉之彼其心亦豈欲
得此於後之人哉
庸齋先生玉堂林公得聖人之
道於樂軒樂軒之視漆園所
謂後世之子雲庸齋之於樂軒

則太玄之侯芭也於是出而爲之著其篇焉分其章焉析其句焉明其字焉使篇無不解之章章無不解之句句無不解之字向之虛者以實異者以同疑者以信脫者以完而南華一經歷

幾千百載始得爲天地間全書豈惟老仙將雀躍於九萬里之上樂軒亦必且手舞足蹈於瞻前忽後之間矣或曰以性命之書加訓詁之學若朱夫子所謂集大成者其自易

經以至騷詞莫不有釋乃獨闕
然於莊書者將無不可哉同曰
上規姚姒下逮莊騷非韓公之
言乎晉宋人未足盡莊老實契
非朱子之言乎不然豈其猶有
所未盡耶抑果有所待而然耶

庸齋之功當不在朱子下矣同
懼夫學者忘昔之難樂今之易
而或至於忽之也故重言焉景
定辛酉季夏望日石塘林同謹
書

莊子後序

南華一書今古之奇筆也然尋之者
或流於清虛譏之者或疑其怪誕雖
文字之妙不容泯沒而爰傳不明為
書之累久矣余少侍樂軒陳先生
聞其緒餘之論頗知好之而未能盡通

其章句其後與 少溪共遊兩學時
取而共讀之喜其剖析之明而離合
不常所聞無幾然而好之益甚矣既
成進士南歸閉居之日久遂得究力於
諸經其於此書也愈讀愈好而愈疑之
蓋此書之所以難通者字義多異於吾

書言論或違於先聖旨趣之不可
詰如憑虛捕象罔而赤手搏蛟螭會
歸之不可定如窮三江而昧文流邈九河
而迷放道每一開卷未嘗不躍然以喜
亦未嘗不惕然以惑或干訪 竹溪於
溪上曰語而及溪忽謂我曰余嘗欲

為南華老仙洗去郭向之陋而逐食
轉移未有閉戶著書之日憂患廢退
以來遂以此紓憂而娛老今書幸成
矣余喜而就求之歸而亟讀之則見
其條分而縷析文斷而節解章無虛
句句無虛字縱橫捭闔鼓舞變化若

無津涯而字字句句各有著落恍然
如醒得醒如繫得釋然後知其自立
於一家而不可拘以字義雖縱懷於幽
眇而不遺於世事非不知聖賢之可
尊而耻於尚同非不知純譎之為過而
主於挽俗今人古人信詆雖異要皆徒

窺其藩而未達其奧也竭來試色雖
簿書填委日力窘束而清旦之初吏圍
未合必張燈諷誦之或竟一篇或終一
卷手舞足蹈如見其人於是作而言
曰南華之書斯世所不可無竹溪之
解亦南華所不可無者也蓋竹溪之學

得於樂軒樂軒得之綢山綢山得之
堯父歷三世之傳而無旁出者竹溪
既盡其師之傳又蒐獵釋老諸書於
六經子史之外故能究此老之隱微盡
此老之機解使南華而可作必以竹溪
為知我者也讀此書者今可以無憾矣

吾邑雖陋以其好之篤又欲廣其傳
縮節喪飴幸而集事因識其所以好
所以得所以喜者如止竹溪林氏希逸
字肅翁嘗為文字官矣今以寶謨直
主玉局觀屬齋其書室也其諸文頗似
莊子此書以口義名者謂其不為文雜俎

俗而直述之也景定改元中和節宣
教郎知邵武軍建寧縣林經德序

東坡居士記莊子曰大率皆寓言其正言蓋無
幾六經正言也正則無奇莊子寓言之寓斯奇
矣謂堯之遜務光跖之侮孔子社樹之能見夢
冶金之能踊躍南海之帝其北海之帝其與中
央遊鑿混沌死栗眇眇墜嬰戲人物非奇乎余
自童習內外篇闕疑處多及以注讀之駢拇支
指附贅縣疣真所謂在郭象雲霧中有朋相遇
談 膚齋先生口義章句不破碎而理義完備
余亟請焉旬日而得風簷細閱一則曰此文字

妙處二則曰此等語奇特此等字精神雖昌黎
太白奪換處勘破殆竟詩從浮丘伯幾傳而後
有孔安國書從伏生幾傳而後有夏侯勝 庸
齋之學得於樂軒又軒學之必有師也如此余
也不撰杖履圯下書海上方一旦盡得之得何
容易儻不廣傳於乾端坤倪之外則文章之觀
鐘鼓之音瞽者聾者無以與乎爾此板舊錄于
樵繡閱則便巾笥爲難今本之大者中之字之
疏者密之使一覽義見亦猶余得之之易也雖

然 庸齋於依依澄澄間積閑歲月下妙工夫
此特一斑耳抑翰林主人非漆園子也如用之
則以六經往敬以茲本刊于延平且識篇末咸
淳屠維荒落之夏日在端午合沙陳寢炎南夫
書于郡之清心

莊子肅齋口義發題

肅齋林希逸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隱遁而放言者也所著之書名以莊子自分為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雖其分別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卮言三者通一書皆然也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名之內篇則立為名字各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篇為尤精而立言之意則無彼此之異陳

同甫嘗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若莊子者其書雖爲不經實天下所不可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爲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繹出左丘明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然謂之難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蓋以其語震動而見易搖也況此書所言仁義性命之

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吾夫子爭衡故其言多過當二難也鄙略中下之人如佛書所謂爲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過高三難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蹊徑求之四難也況語脉機鋒多如禪家頓宗所謂劒刃上事吾儒書中未嘗有此五難也是必精於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着未嘗不跌蕩未嘗不戲劇而大

綱領大宗旨未嘗與聖人異也若此眼未明強
生意見非以異端邪說鄙之必爲其所恐動或
資以誕放或流而空虛則伊川淫聲美色之喻
誠不可不懼希逸少嘗有聞於樂軒因樂軒
而聞文軒之說文字血脉稍知梗槩又頗嘗涉
獵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自謂於此書
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後乃得呂吉
甫王元澤諸家解說雖比郭象稍爲分章析句
而大旨不明因王呂之言愈使人有疑於莊子

若以管見推之則此書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
無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生謂之千載而下
子雲可也非敢進之作者聊與諸同志者共之

莊子雄豪宏肆以神行萬物之上以心遊宇宙
之表至樂極詣古無斯人其言辭蕩汨變化凌
薄日月䟽決雲河妙密流動鱗麗羽爛天昭海
溟左縛而不環遷雄而不肆又文之傑立宇宙
者也庸翁著此書解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情
其情而思其思夢其夢而覺其覺故能言其言
而指其指聲音笑貌身親出之而人親覲之然
則是距可以幸取力致哉庸翁學精識絕淵源
深而練習熟其悟發之境憂摩之地高曠則無

有與撓靜深而穎然上達吾觀庸翁歸然抱負
體用於天地之間充足明偉有以自伸其猶鯤
鵬耶而又沈浸於其書如彼則其言非庸翁孰
能得之哉今庸翁所著卓然起莊子於朽骨發
千古之寶藏庸翁亦博大弘偉豪傑鉅儒哉余
始得是讀之輒書竒遇於編末以傳子孫非敢
曰能知庸翁之是書也景定辛酉十一月己巳
三衢徐霖景說跋

莊子庸齋口義目錄

庸齋林希逸

卷之一

逍遙遊

齊物論

卷之二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卷之三

大宗師

應帝王

駢拇

馬蹄

卷之四

肱篋

在宥

天地

卷之五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卷之六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卷之七

田子方

知北遊

庚桑楚

卷之八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卷之九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卷之十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莊子肅齋口義目錄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一

肅齋 希逸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

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
論語之門人形容夫子只一樂字三百篇之形
容人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
亦止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遙遊即詩與論語所
謂樂也一部之書以樂字為首看這老子曾
中如何若就此見得有些滋味則可以讀萊官
矣萊官一詩形容宵中之樂併一樂字亦不
說此詩法之妙譬如七魯塔上又一層也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
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
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
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
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
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

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
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鷺鴦笑之
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
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此段只是形容
此譬喻其意蓋謂人之所見者小故有出俗紛
紛之爭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許大世界自視其身
雖太倉一粒不足喻之戴晉人所謂蝸角蠻
觸亦此意也北冥北海也鰥鵬之名亦寓言耳
或以陰陽論之皆是強生節目鳥之飛也必以
氣下一怒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
之俚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此大風其
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
而後可以南徙也南冥亦海也莊子又以天池
訓之齊諧書名也其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

如今山海經之類然此書亦未必有莊子既撰
此說又引此書以自證此書又是其戲劇處搏飛
翔也扶搖風勢也三千九萬即形容其高遠也
去也以六月息者此鳥之往來必歇住半年方可
動也野馬塵埃三句此是他文字最奇處前後
說多不通野馬塵埃三句此是他文字最奇處
遊繇白日生靜是也言此野馬塵埃自何而得
世間之生物以其氣息自相吹噓故虛空之中
有此人物也此三句本要形容下句却先安頓
吾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然爾
鵬之飛也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
去幾千萬里其野馬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
濛濛然猶人之在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
容鵬之飛之高如大野馬塵埃為細與前句不
後之說以鵬為大野馬塵埃為細與前句不相
為下句不相關如何見得他筆力深奧也其水既

微但能浮一芥而已以杯盞之類置其間則膠
住矣萬里風自溪谷而起而後蓬蓬然周遍四
鵬既在上風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萬里之風
可謂之厚風也如此厚風方能負載鵬翼背負
天言飛之高也莫之天關無障礙也圖南自北
海而謀南徙也圖謀亦小鳥而已兩字皆通決
起者奮起而飛也搶突也奮起而飛欲突至於
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有時猶不能至又投
諸地控投也言我所飛之高不過如此且有不能
乃欲藉九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奚以者奚
用也此意謂淺見之人局適莽蒼者三殮而反
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也適莽蒼者三殮而反
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
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

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
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
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
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
亦悲乎莽蒼者一望之地莽蒼然不見我欲適
實也食未盡消也言其近也將為百里之往則
必隔宿春擣糧米而去非可三飧而已為千里
之行則須三月聚糧矣此三句以人之行有遠
有近則所食亦有多有少亦如人見有小大則
所志趣亦有遠近又為鵬與蜩鳩之喻也二蟲
者蜩鳩也言彼何足以知此故曰又何知小知
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此兩句又是文之一
體以小知大知一句結上鵬鳩又以小年大年

一句生下一段譬喻朝菌大芝也亦名曰及生
於冀上暮生見日則死彼但知有朝暮而已安
知有晦朔也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
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冥靈木名也大椿亦
木名也此亦寓言不必求其實言冥靈之生一
千年方富一歲大椿之生一萬六千年方富一
歲彭祖僅年八百至今乃以高壽特聞於世衆
人皆欲慕之而不及亦是見小而不知其大也久
壽也匹慕而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
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
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
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
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

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

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

之辯也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一箇證據言向

即是也據此一句合結在下以結語為起語此

其作文鼓舞處窮髮不毛也扶搖風勢也羊角

亦風之上更無雲氣人言泰山絕頂雲氣皆在山下

雷鳴如嬰兒聲然今人亦言雲只在半天是也

圖南且謀適南冥也言謀為南徙之計而後往

南海也斥小澤也斥澤之鷄小鳥也飛之至者

言我翱翔蓬蒿之間其飛如此亦至樂矣又何

必他往哉其意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

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

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

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

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

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

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

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

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

無功聖人無名知效一官言其智能可以辦一

可以比合一鄉而使人歸向也德見知於一君

是為遇合

也此三等人各以其所能為自足其自視亦如
斥鷃之類宋榮子見之大者也猶然笑貌也宋
榮子之為人雖舉世毀之譽之而不加勸沮言
不以為意也視彼一鄉一國之士但見可笑然
宋榮子之所以能此者何也蓋知本心為內凡
物為外故曰定內外之分在外者則有榮辱在
內者則無榮辱知有內外之分則能辨榮辱皆
外境矣斯已矣者言道理只如此也彼既以本
心為重外物為輕則豈肯汲汲然以此世俗為事
數數汲汲也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
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以身御風而此亦未有
之閒半月而後反其御風之時冷然而善此形
容其飄飄之貌也冷然飄然也善美也彼既能
乘風而行又視修身以求福汲汲然惟恐不及
者不足言矣未數數者言其未肯似他如此數
數也人之行也在地列子之行也御風此雖免
乎行矣而非風則不可故曰猶有所待若夫乘
天地之正理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於

無物之始而無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此乃
有迹無迹之分也至於無迹則謂之至人矣謂
之神人矣謂之聖人矣無已無功無名皆堯讓
言無迹也特下三句贊美之又贊美之也
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
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
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
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
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
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
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

不治庖尸祇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燔火炬火也日月既明何

用把火時雨既降何用抱甕堯謂許由立則天下自治而必使我主此我自見其不足故以燭火浸灌自喻也尸者主也致天下者言以天下歸之彼也名不出於我而出於人則是在外者也以名對實則實為主而名為實吾不為賓者言吾不以外物自喪其身也鵲鵲偃鼠許由自喻也言其有以自足也偃伏也偃鼠潛伏之鼠也歸休乎君言君且歸去休不必來訪我也庖與尸祝其業不同言我不能舍我之所樂以代汝各守其所守亦猶尸祝不肯違越去其樽俎而代庖人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

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瞽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

垢批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有
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一人此皆寓言亦不必就名
字上求義理中間雖有一二亦可解說而實不
皆然也無當者無實也往而不反者謂其大言
只說前去而不回顧也河漢天河也河漢無極
謂天言疆界在天不遠也其首尾之所極逕庭
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貌姑射山名也冰
雪瑩潔也所養者全陽氣伏而不動故凝然若
冰雪今之服氣道人亦有能為此者淖約者柔
媚可愛也子真子真也則神全不食以下四句
言其神妙也其精神凝然而定所居之地百物
自無疵癘之病而年穀自熟蓋接輿之言如此
狂與誑同有吾以此言為欺誑而不信也文章之
然者言固是也其言為欺誑而不信也文章之
觀示鍾鼓之音聲人皆見之聞之而瞽者瞽者
無預此形骸之病也豈唯形骸有此病在心亦

有此病言其心無見識猶瞽瞍然故不知此語
而以為誑也時是也女與汝同前後解者皆以
此時女為處子故牽彊不通其意蓋謂如此言
語豈是汝一等人能之此等入其意蓋謂如此言
乎萬物之上而自治彼豈肯弊弊然以治天
下為事言其無為不治也霸與祈同亂者治
也言一世人自祈乎治我但無為而彼自治
我何用自勞弊弊自勞之意也物莫之傷者言
外物不能動其本心也稽至也金石融流土山
枯而彼亦不熱言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塵垢批
糠緒餘也謂此人推其緒餘而不自得也塵垢批
業豈肯以事此物為意也據此一事語便是郭子玄
事也陶鑄做成之意也據此一事語便是郭子玄
所謂不經者但其著書初意正要鄙夷世俗之
儒故言語有過當處不可以此議之如李太白
曰堯舜之事不足驚莫比
夷齊事高潔與此何異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

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章甫冠也越人既

人以此為貨而往越宜其無賣也莊子此言蓋謂其所言廣大今世之人無非淺見此言何所用謂此世不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

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此章亦見廣而後知自陋之意以堯之治天下古今第一一人矣而於汾水之南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猶且恍然自失況他人乎喪其天下忘其天下也窅然茫然之意也四子既無名或以為許由齧缺王倪被衣或曰山海經云藐姑射在崑崙海外汾陽堯都也在堯之都而見姑射之神即堯心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後解者正落其圈潰中何足以讀莊子其實皆

寓言也大抵謂人各局於所見而不自知其迷着必有大見識方能自照破也惠子謂

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

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

瓠落無所容非不呬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

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

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客聞之請買

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

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

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

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
免於汧汧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
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
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瓠可爲瓢者也
實瓠之子也一
瓠之大其子五石則亦可以盛五石之水矣堅重
也瓠半匏也瓠落淺而大之貌也培擊碎之也
不龜手者言冬月用此藥而手不裂也汧汧打
洗也統絮也以有此藥而爲人洗絮數世以此
爲業也樽浮水之壺也莊子既以不龜藥之事故
曰中流矢船一壺千金莊子既以不龜藥之事故
前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慮之以爲
浮江之壺慮思也何不慮者言子之思何不及
此也蓬心猶茅塞其心也此段
之意亦謂見小不能用大而已

惠子謂莊子曰

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
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
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
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教者東西跳梁不避
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鰲牛其大若垂
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
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
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惡木之名
也大本樹之

身也擁腫盤結而癭癭也不中繩墨規矩言其
不中用也立之塗近於道旁也此惠子戲以喻
莊子之大言無用也狸狌之類也教者物之
遊遨者也伺候而欲食之方其跳梁之時不避
高下亦最小而桀頡者一旦為機網所中遂殺
其身辟法也機辟猶言機械也繫牛犍牛也其
牛至大而不能如狸狌之執鼠此意蓋喻世間
之物有大而不可小各自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為無
用也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言造化自然至道
之中自有可樂之地也役役人出有禍則有禍
若高飛遠舉以道自樂雖無所用於世而禍害
亦不及之即退之所謂刀鋸不加理亂不聞也
故曰不天斤斧物無害者安所困苦哉惠子之
明辨子之答如今人說隱語然後人就此機紬
繅多少文字其
原實出於此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言衆論者人物之論也猶

合衆論而爲一也戰國之世學問不同更相是非故莊子以爲不若是非兩忘而歸之自然此其立名之意也天籟地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

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

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

吾喪我汝知之乎隱几者憑几也嗒然者無心之貌也喪其耦者人皆以物

我對立此忘之也槁木者無生意也死灰心不起也今之隱几者言今日先生之隱几非若前

此見人之隱几也有我則有物喪我無我也無我則無物矣汝知之乎者言汝知此理乎吾即

我也不曰我喪我而曰吾喪我言人身中纔有一毫私心未化則吾我之間亦有分別矣吾喪我三字下得極好洞山曰渠今不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呌者譟者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

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子綦因子游一問知其

籟語之遂如此發問也方道也問此理果何如

也大地塊天地也天地之間因何有風亦猶人之

怒歎者言纔動則滿世界皆是也萬竅萬木之

搖動也琴琴乎長風之聲也畏佳者林木

其日園上言萬竅此但以一樹之大者言之則

有所似枅柱上方木斜而深者圈如括圈之圓

者注曲者汚下者此皆言其竅穴之形自激者

至咬者言竅穴中之聲于隨其後而至者則如唱

風之輕重相和其聲如唱于隨其後而至者則如唱

聲亦小飄風大風也風小風也風小則其相和之

厲風者猛厲之風也濟者止也風既止則衆竅

之中向之爲聲者皆不聞矣故曰爲虛調調刁

獨不見此一段文字之關鎖也而汝也莊子之
 文好題極多如此一段又妙中之妙者一部書
 中此為第一文字非特莊子一部書中合古今
 作者求之亦無此一段文字詩是有聲畫謂其
 寫難狀之景也何曾見畫得箇聲出自激者至
 咬者八字八聲也于與喁又是相和之聲也天
 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而不可見之聲却就
 筆頭上畫得出非南華老仙安得這般手段每
 讀之真使人手舞足蹈而不知自己也此段只
 是說地籟却引說後段天籟自是文勢如此說
 者或謂此言地籟自然之聲亦天籟也固是如
 此風非出於造化出於何處然看他文勢子游
 說地籟且還他說地籟庶見他血脉綱領

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

籟之類皆是此特舉其一耳前說地籟後說天

莊子之文須如此子細檢點庶得箇入處
 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
 者其誰邪吹萬萬物之有聲者也言萬物之有聲者皆造物吹之吹之者造物也而皆使其若自己自己出吹字使字皆屬造物自取者自取於己也咸其自取言萬物皆以爲我所自能而不知一氣之動誰實使之氣發於內而爲言遂下一怒字與怒而飛同亦屬造物
 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大知者人也閑閑者縱容自得也小知小計較者也間間者言筭星筭兩自分別也大言者氣譏大者也炎炎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內小言者小小見識之人也詹詹者瞻前顧後也百家之說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內此四句總說世間有此兩種人知理會事功者言

理會學術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

日以心關

既說上四句了却就人身上發明其

覺也形開

言書則四體皆動用也此兩句自帝

王至庶人

皆在內構合也應於外者為接言人

夜則安寢

平日以來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內役

其心如戰

然日日如是故曰與接為構日以

心關即孟子

所謂旦晝之所為有措亡之者孟子

子說得便平

善被他如此造語精神百倍亦警

動人後之禪

家其言

語多是此等

意思

大恐縵縵

縵者有一種人做事慢怛怛地又有

又有一種人

思前算後不漏落一線路故曰密

此皆言世之

應物用心者然皆不得自在皆有

憂苦畏懼之

心所謂小人長戚戚也孔子則

謂小人戚戚

莊子之意則堯舜周孔皆為戚戚

矣事之小者

則惴惴然而懼故曰小恐惴惴事

之大者則憂

深思遠若失若疑故曰大恐縵縵

其發若機括

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

守勝之謂也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

之所為之不

可使復之也其猷也如絨以言其

老洫也近死

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

變熱姚佚啓

態樂出虛蒸成菌

之謀中的然

故曰其發若機括謂一語不虛發

也司主也好

勝之心自守不化留戀於胃次若

與人有詛盟

然用心憂勞日銷月鏹謂其內自

苦也物生於

春夏殺於秋冬惟悴之時也故以

為日消之喻

此三句下是意上是譬喻却如此

下語意有所

溺一去而不可回故曰溺之所為

之上之字助語也下之字往也不可使復之也
此之字亦訓往言不可復挽回也其為物慾所
厭沒如被絨縻然至老而不可救拔故曰老洫
洫者謂其如墜於溝壑也此等人身雖生而心
已若死矣故曰近死謂其胃中無知也陽生
也言其心已死而不復活也此以上形容其狀
用者如喜怒以下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謂其
內者如憂慮時乎嗟嘆時乎變換意態或哀或
時乎欲如彼熱者憂疑而不動之貌姚央庠之
又縱逸如彼開放不收斂之貌姚央庠之貌
其失縱逸如彼開放不收斂之貌姚央庠之貌
之蒸成菌言許多種人皆自由如樂之使出於
萬如自持則做出許多醜態皆若鬼神使日夜
以道讀莊子者却要如此體認得子細使日夜
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

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
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乎日夜相代
之往來者也莫知其所萌言不見其所起之處也
已乎已乎猶今人言是了是了意謂所萌之地
雖不可知然旦暮之間不過得此而已此者造
物也這一此字甚重不是輕下非彼無我這彼
字却是上面此字言非造物則我故曰非我然
造物之所為必因人身而後見故曰非我無所
取如此造物者人實不知之故曰是亦近矣而
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故曰是亦近矣而
知其所以為實有也朕萌芽之地也若似若有
不敢以其所萌也造物之可行者言天行之可
信者甚實也造物之可行者言天行之可見者
也

其形即莫知其為使也。有情言有實也。即已信也。無形即不見其形也。自日夜相代以下。皆言造物之所為。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反反覆覆。細釋許多語句。辭甚切。而意甚至盡。欲人於此著意。自檢點。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百骸六藏。即一人一身之所有者也。此以下又就人身上發明一段。更是奇特。賅者。備也。存在也。言人獨親者。誰乎。這一親字。下得極有理。且如人身或有病。在手為其所苦。則方病之時。手乃為身之難也。六根皆然。汝皆悅之乎。者。言六根之中。

皆喜之乎。亦有所私喜乎。且其在身之用何者。為貴何者。為賤。如頭痒而手搔。則手者頭之役。望遠而足行。則足者目之役。役者。臣妾也。然而不足。以相治者。手足耳目鼻舌互相為用也。受役者。為臣役之者。為君足時乎。而用手手時乎。而用足。故曰遞相為君臣。百骸九竅六藏之君臣。既不可得。而定名則心者。身之主也。其以心為君乎。心又不可以自主。而主之者。造物則造物為真君矣。故曰其有真君存焉。我雖如此。推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得。其所謂君者。初何加損乎。情實也。故曰如求一受其成形。不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芥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

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大抵人之形體非我自有必有所受者既受此形於造物則造物與我相守不亡以待此形之歸盡而後已而人不能一順乎造物乃為外物所汨與之或逆或順以此而行盡其一生如駒過隙不能以相逆也相乘相隨相隨而莫之役言自苦也辛苦為誰甜即此意也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即此意也

又形容其役勞苦之狀不知其壽雖百年亦何益故曰不休歇也人生之自勞如此壽雖百年亦何益故曰不休歇也

老也年彌高而德彌邵則是形化而心不化在故曰其心與之然芒芒然無見識也彼愚惑之

人亦當回首自思曰凡人之生其胃中本若是茫然無見乎豈我獨昧而人之生其胃中本若是蓋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理未嘗不明汝以久慾自昏故至於此知道謂金篦括膜要汝開眼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也言汝之生皆有見成一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者師則誰獨無之非惟賢者有此愚者亦有之知也代古賢者之稱也代變化也言其知變化之理也心自取者言其心有所見也若此心未能見

此渾然之理而強立是非之論是者自是而不知其理之本然譬如今日方始適越而謂昔日已至之矣天下寧有是理哉此謂強其不知以為知也如此則是本無所見而強以為有既已無所見而自以為有所見雖使古聖人復出於汝亦不可曉他人又奈汝何哉神禹即禹也借以為古聖人稱也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

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此篇本為齊物論是非而作前既發為三

籟之論謂天地之間凡有聲者皆出於造物却又引而伸之演說人身皆為造物所使絀繹發越至成心處而後住自此以下却說是非之論風之於竅比竹之聲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而後謂之言言則非吹此也所謂言者皆各言其意也故曰言者有言此四字便是是非之

論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謂汝雖有此言其出於汝耶其出於造物耶故曰未定其言果汝之言邪其在汝者未嘗有此言而為造物所使遂為此言邪鷇者鳥之初出卵者也鷇之為音未有實不能自異則以為與鷇音有分辨乎無分辨乎言其實一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

可得而分辨也

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道本

無真偽不知因何而隱晦故有此真偽至言
本無是非不知道因何而隱晦故有此真偽至言
惡乎往而不存者謂大小精粗是道無乎不在
也惡乎存而不可者謂大小精粗是道無乎不在
小見也一偏之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此道晦
而不明榮華者自相誇詡以求名譽也偏見之
言自相誇詡則至言隱矣自是而後始有儒墨
相是非之論人之所非我以為是而後始有儒墨
以為非安得而一定若欲一定是非則須是歸
之自然之天理方可明者天理也故曰莫若以
明物無非彼者言以我為是則人為非也物
無非是者言我以為是則人為非也物
說我則不為之見察在我知者則自知之物我
不對立則無是非因物我之對立而後有是
有非故曰彼出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
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
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因是因

非因非因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
是也有彼有是止與方生之說同此是撰出一
是也箇方生字來做譬喻蓋生必有死二
可相離若只說生而一邊據道理來他自相離不得
雖然汝雖見得一邊據道理來他自相離不得
如生則必有死死則必有生纔有箇可便有箇
不可纔有箇不可便有箇不可便有箇不可
說之不可離則不可便其所以如何離得既知其
非而非之不可離則不可便其所以如何離得既知其
之以天理者即因其是而巳矣前說
因是因非此又只言因是省文也
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
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

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若以明之說一非而論則
我之說又一是非也我與他又何異汝雖分
爲人我其實分不得故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
且無彼是乎哉言彼與我皆無也偶者對也若
使彼之與我不對而立混人已而一之則爲道
之樞要矣環之中必虛我得道之樞要則方始
如環中然如環之中則無終無始而無窮矣是
亦無窮非亦無窮者言聽其自然也如此則爲
自然之天理故曰莫若以明舉前一句以結此
段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
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
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指爲指也指以我之
指爲非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爲非若但以我
而非彼不若就他身上思量他又非我物我對

立則是非不可定也馬博塞之籌也見禮記投
壺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若以此
理而喻之則天職覆地職載亦皆可以一偏而
相非矣萬物之不同飛者走者動者植者亦若
籌馬之不同亦可以一偏而相非矣此蓋言世
間無是非也只緣有彼我則有是非終不成天
地亦可以彼我分乎此皆可乎不可乎不可
譬物論之不可不齊也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
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
物不然無物不可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故
精粗行之即成皆自然也謂之而然說底便是
也我何所然乎因其然者而然之我何所不然
乎因其不然者而不然之物固有所然者固本
來也言物身上本來自有一箇是底故曰固

有所然固有所可既有所然有所可則物故為
物皆如是也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是舉莛與楹屬與西施恢恠慤怪道通為一莛
梁也楹屋柱也梁橫而柱直厲惡而施美恢大
之與褊狹詭變之與循常譎詭之與平直妖怪
之與祥瑞皆不同者也以道觀之則橫直者各
當其用美惡者各全其質皆可通而為一矣言
皆歸之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
毀復通為一成毀物之相矣者也然無毀則無
而用之毀也以之作室則為成物矣譬如用藥
而後成弓在弓則為成在筋角則為毀秦不亡
則漢不興漢雖成而秦則毀以此觀之初無成
也亦無毀也故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
曰復通為一

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達
道者知此理之為一則去其是者不用之而寓
諸庸之中以常為用而隨用皆通通則自得矣
故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則自得矣
得而幾矣幾盡也此亦無他不過因是而無是
非之爭如此而已惟至於不知其然而循其自
然此則謂之道也以下句已字粘上句已字此
是其筆端遊戲作文處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
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
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
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

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神明猶精神也勞
之說強相是非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
亦是做兩字設譬喻起與方生一樣文法茅山
栗也一名橡子名三與四也實通七數也名實
未嘗變但移易朝暮而衆狙喜怒隨之此喻是
非之名雖異而理之實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
無爭矣洪野處云列子勝於莊子如北譬喻二
書皆同但把字數添減處看便見列子勝不得
莊子和之以是非者和其是非而歸之一也天
均者均平而無彼此也兩行也古之人其知有所
者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
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
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

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

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未始有物

先也古之人者言古之知道者自無物之始看
起來則天下之理極矣其次爲有物是無極而
太極也自有物而有封是太極分而爲兩儀也
兩儀雖分覆載異職各循其理何嘗有所是非
是非起於人心之私彰露也私心既露則自然
之道虧喪矣道既虧則有好好有惡在我則愛而
在物則惡佛氏所謂愛河是也虧其道而弱於
愛此自人心之私所謂愛河是也虧其道而弱於
虧故曰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
哉此言人出是非之爭到了皆歸之空也此一
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
是且如一念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念既
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起便是有物我便是有
物我便是有物我便是有物我便是有物我便是
有物我便是有物我便是有物我便是有物我

思一念未起之時則但見胃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一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莊子之言若迂闊若能如此體認則皆是切身受用之事
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稽

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

謂以明

既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最為親切且如有琴於此用而鼓之則一操之

曲自有終始如此終始生於既鼓之後若不鼓則安有終始哉如人一念若不起則亦無有物我之同異也昭氏之技策也今馬鞭亦曰策左傳繞師也策擊樂器之物也今馬鞭亦曰策左傳繞朝贈之以策羊曇以策擊西州門皆馬策也技猶持也持而擊曰技此二字想古語有之師曠之技策即言師曠擊樂器也據梧以梧為几而凭之故曰據梧因上言鼓琴遂引說二子言三子之技皆精幾盡也言其智於此技極其盡也技精而有盛名於世故曰皆其盛者也載事也末年晚年也言從事於此終其身也三子之好自以為異於天下之人故曰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三子既自好之又欲誇說於人故曰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我雖如此誇說而所聽之人本自

不曉乃強欲以此曉之故曰彼非所明而明之
如惠子之強辯自遇也而以終其身堅白本公
孫龍之事莊子知以爲惠子此但借其分辯堅白
之名耳昧自愚也上言三子此但以惠子之辯
爲結亦是文法也堅白石不注家以爲堅白石
辯蓋曰堅則爲石言石不必言堅白石則爲馬
白不必言馬亦猶黃馬驪牛三也史記蘇秦傳
註又曰龍泉水淬刀劍時堅利故有堅白之論
曰黃所以爲堅白所以爲利齊辯之曰白所以
爲不堅黃所以爲堅白所以爲不利二說雖殊皆
爾昭文既以鼓琴終其身而昭文之子又傳文
以昭文之子終其身而昭文之子又傳文
言只它一人自會教別人不得故曰無成凡天
下之事若只據其所能而可以爲了當則我之
現前所能者謂之了當亦可也若據此現前者
未爲了當則凡天下之人與我皆不得謂之了
當成猶言了當也此兩句雖是結上三子之技

然其意甚廣蓋所言三子之技亦是譬喻物論
是非非專說三子也滑疑言不分不曉也滑亂
而可疑似明而不明也耀明也聖人之心其所
主者未嘗着迹故其所見之處若有若無圖欲
也言聖人之所欲者如此也所以去其非不用
而寓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自物無非彼以
下至非一無窮也既解以明二字自以指喻指
以下至適得而幾矣又解以明二字自以指喻指
處又以此之謂以明結之文勢起伏縱橫變化
網領自是分曉僕嘗謂齊物論自首至尾只是
一片文字子細看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
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
彼無以異矣此段又自爲是不用一句中是字
此便是他下字血脉前言言非以也到此換頭
又喝起今且有言於此一句亦是前後血脉

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見類與不
類皆相類矣其意蓋曰把他做我看則見類與不
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異以異
矣此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之意 雖然請
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
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
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
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
謂乎莊子之文纔下雖然作一轉處其語皆妙
其意蓋謂雖云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
曰請嘗言之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未始
有夫未始有始此無極之上又有一層也有有物

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故曰有無也者無字
之上又有未始有無即無極之上有一層也列子
所謂有太質有太素有太初亦是此意當初本
無箇有特無箇有亦無箇有忽然是此意當初本
必是生出一箇有如此推明其意蓋謂其初本
來無物因有我一箇有而後有物我而後有
是非大意不過如此却恁地發明果是高妙據
此處合曰俄而有有矣今不曰俄而有有而曰
俄而有無此皆其筆端入妙處這箇無字雖是
有了果是喚作無得否故曰未知這箇無字孰
有孰無也此箇無字雖未可知然既喚作無字
便是有無之名矣故曰今我則已知然既喚作
雖有此言謂即言也然不知此言果可 天下莫
謂有邪果可謂無邪此與鷲音處同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
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

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此兩句雖是設喻理然此語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也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論秋毫之末至小也而謂之莫大太山至大也而謂之爲小其意蓋謂既名曰秋毫纔大些箇便不可以秋毫名之矣泰山纔小些箇便不名爲太山矣若以太山爲大天地更大故太山謂之小亦可殤子爲名則是極殤子之數矣更多些箇則不名殤子矣彭祖雖曰至壽比之天地彭祖爲大矣此兩句細看得出便是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

與我無成也若人會如此看則大而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天地亦不得爲大而天地與我亦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一草一木一禽一蟲一說了我相類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且得有言乎意謂既是混然爲一則和箇一字亦不當有今既有一字矣則安得謂之無乎以混然之一與此名之一字自是兩箇故曰一與言爲二既有此二矣又有一與言爲二一句則成三箇矣自此三箇但管生將去自千而萬自萬而兆直至巧於曆者亦筭不盡而況凡常人乎若如此看得來當初因箇無字引起遂至於有自有而一自一而二自二而三已自如此言無適爲是何況更自一而二自二而三已自如此言自箇是字說來到這裏又結一結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眡也請言其眡有

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

八德此段又自是字上生起有封即有彼我也

之私有名只是物我對立出許多疆界畛疆界也八

德之名只是物我對立出許多疆界畛疆界也八

四句有彼此對立則說理說事各倫理也義事宜也

析也辯別也皆同但字有輕重意也分分

意則各辯別也皆同但字有輕重意也分分

於爭爾既有分辯則大者必競小者必爭也看

此等文字即就字義上略擺撥得伶俐便自好

若道倫又如何義又便如何分又如何辯又倫何

爭又如何競又如何義又便如何分又如何辯又倫何

義字分字辯字競字爭字本無其分矣且倫字

以八德看得他文字破不被他鼓舞舞戲籠罩了

方是讀得莊子好雖使莊子不被他鼓舞舞戲籠罩了

復生亦必道還汝具一隻眼六合之外聖人存

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

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

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

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句又別生箇說話來發明此老曾中多少玲瓏

多少快活六合之外天地之外也有而不論即

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也六合之內宇

宙之間也宇宙之間合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

不說但立此議以強天下之知春秋史書之

者皆是此一句又是既有君臣上下凡見於史冊

何嘗與世人爭較是非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

則為至言纔到分辯處便是你習中自見得不

透徹也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

也列這裏又自發一箇何也之問懷之者退藏
於密之意也聖人於此卷而懷之衆人於此則
必辯而明之以相誇示纔有分辯
便是無見識處故曰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

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怯道昭
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
勇怯而不成五者因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
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
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
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對立者曰稱謂之大道
則無對立者蓋不言之
中自有至言故曰大辯
大仁嗛滿也猴藏物曰
嗛以廉爲廉則有自滿

之意國語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言其自小即
此嗛字清畏人知清畏人不知皆不得爲大廉
矣不伎者不見其用勇之迹也既說此五句下
面又再解一轉昭者明也道不可言而形諸辯則
而指名則非道矣故曰不道言而形諸辯則是
自有見不及處矣常者可見之迹也自有可
迹則非仁之大成矣廉而至於有自索之意則
不誠實矣清自潔意也信實也勇而見於伎則
必喪其勇矣清自潔意也信實也勇而見於伎則
物謂其本混成也若稍有迹則近於四方之物
矣謂其有圭角也幾近也向字與於字同意天
下之真知必至於不知爲知而止則爲知之至
矣不知之知便是不可言之辯便是不可道之
有謂人能知此則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曰
之謂天府者天理之所會也天理之所會此
欲益之而不能益故曰注焉而不滿欲損之而
不能損故曰酌然不竭至理之妙無終無始
故曰不知其所由來葆光者消疑之耀也葆藏

也藏其光而不露故曰葆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

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

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

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昔者上

字便是因上文而引證也宗膾胥敖之事無經見亦寓言耳不釋然者不悅也蓬艾之間喻其物慾障蔽而不知有天地也謂彼之則三國物慾自蔽未能向化而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亦對立矣又因之而莊撰也言曰於萬物無所不淮南子又因之而莊撰也言曰於萬物無所不照況我之德猶勝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者乎此意蓋喻物我是非聖人所以實之不可辯者照之以天也十日之說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即莫若以明之喻也

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

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

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此段又自知

上生來又自前頭是字上引來所以道一篇只是是一片文字齧缺同是之問王倪不知道之對便

揮是知止其所不知但如此撰造名字鼓舞發

之非嘗試言之此皆轉換妙處知之非不知又曰雖

盡謂不知便

是真知也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

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援猴然乎哉

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蚳且甘帶
鳴鴉者鼠四者孰知正味後徧徂以為雌麋與
毘交鮑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
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
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
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且吾嘗試問乎汝者又
水猿猴安乎木人豈能處此既各安其所安而
皆不能安其不安則三者所處皆非正也
豈得以人異乎猿猴哉芻草木之食豢肉味之
食也薦草也帶蛇也麋鹿則食草蝮蛇則食蛇
則四者之味孰為正哉徧徂徂音羈也徧徂以徠

為雌麋鹿一類物也語此一段雌雄之喻却就毛嬙麗姬發此三句
言人之悅好色者其與禽魚何異我之視猿鹿
亦猶猿鹿之視我然四者之於色孰為正乎決
之曰自我觀之仁義之分是非之論紛然而淆
亂亦猶麋鹿之仁義之分是非之論紛然而淆
得而辯樊然紛然也殽雜也
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
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
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王倪即至人也神矣者言其妙萬物而無迹也
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死生之

也言至理混然為一也滑汨汨也昏昏昧也人
世汨汨昏昏以隸而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也
士尊大夫大夫以士為隸大夫尊卿卿又以大
夫為隸推而上之彼此皆隸也而却自為尊卑
衆人迷於世故役役然聖人以不知知之則渾
然猶愚也愚也無知之貌也參合也合萬
歲而止此一理更無間雜故曰一純萬物
盡然者言萬物各然其所然人皆有一成純萬物
以天地之間自古及今積無限箇是字故
曰以是相蘊相蘊者猶言相積相壓也
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
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
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
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

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
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
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
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
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
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平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
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又把前頭死生無變乎已一句就此發明喪去
鄉里也弱喪者弱年而去其鄉也父留他鄉而
忘其故國恐悅生而惡死者亦似此也麗姬晉
獻公之姬也姬得於驪戎之國故曰麗之姬艾

麗戎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也始者去戎而來
晉故以爲悲及其既貴與王同牀而食而後以
如之泣夢哭位者旦而田獵此語也夢飲酒者旦
而哭泣夢哭位者旦而田獵此語也夢飲酒者旦
之夢覺之間變幻如此方其夢也不知爲夢又
於夢中自占其夢既覺而後乃知所夢所占皆
夢也此等處皆曲盡人情之妙若此處見得到
則知衛玠之問樂廣之答皆未爲深達此亦學
問中一大事如樂廣之說則高宗夢得說孔子
夢周公果爲何如耶大覺見道者也禪家所謂
大悟也君貴也牧圉賤也愚人也竊竊然方在夢中
竊竊然自分貴賤豈非固蔽乎竊竊然方在夢中
貌其與汝所言皆在夢中我今如此說謂汝爲
夢亦夢中語耳此意蓋言人出皆如此說謂汝爲
文變化得奇特乎至詭恠也我爲此言可謂至
怪然至怪之中實存至妙之理使萬世之後苟
有大聖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
也此亦後世有揚子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
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
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
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黥闇
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
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
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
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

而待彼也邪此前一節又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
是非則是我與若辯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黠闇
者言其見之昏也二人見既皆昏則將使誰正
之議論與彼不同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若
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若皆與我與彼相同
亦不可我是一箇若是一箇此人又是一箇則
是三箇人皆不能相知必須別待一箇來故曰
待彼也邪此彼字便是造化矣便
是天倪矣天倪即前之天均也
何謂和之以
天倪曰是不是然不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
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
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
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

無竟故寓諸無竟

倪分也天倪之所以和者因

皆兩存之即前之兩行也纔以爲是纔以爲然
則又有箇不是不然起來便有是非之爭也聲
言也化聲者謂以言語相化服也相待者相對
相敵也若以是非之爭強將言語自相對敵而
求以化服之何似因其所是而特不相敵邪故曰
若其不相待此二字下得最奇特若其猶言何
似也不相待而尚同則是和之以曼衍所以窮年
衍儘可窮盡歲月故曰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
也因其順之也曼衍游衍也窮年猶子美所謂
瀟灑忘之矣月也能如此則不特可以窮年併與
義既忘則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義理忘之矣年
道遙之意既逍遙於無物之境矣
則終身皆寄寓於無物之境矣
罔兩問景曰曩
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

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吾待蛇蚺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此一段又自待字上生起來罔兩影邊之淡薄
者無特操者言其無定度也吾有待而然者言
影之動所待者形也我雖待形而形又有所待
者是待造物也形之為形亦猶蛇蚺蜺翼而巳
我豈徒待彼邪我既待形形又有待則惡知所
也豈能自動邪我既待形形又有待則惡知所
以然與不然哉此即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
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
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
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此又

自前面說夢題生來栩栩胡蝶飛之貌自喻者自
樂也適志者快意也言夢中之為胡蝶不勝快
意不復知有我矣故曰不知周也遽遽僵直之
貌此形容既覺在床之時此等處皆是畫筆在
莊周則以夜來之為胡蝶夢也恐胡蝶在彼又
以我今者之覺為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為胡蝶
與胡蝶之夢為周與這箇夢覺須有箇分別處
故曰周與胡蝶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不結却
不說破正要人就此參究便是禪家做話頭相
似此之謂物化者言此謂萬物變化之理也○
此篇立名主於齊物論末後却撰出兩箇譬喻
如此其文絕奇其意又奧妙人能悟此則又何
是非之可爭即所謂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
之端之意首尾照應若斷而復連若相因而不
相續全是一片文字筆勢如此
起伏讀得透徹自有無窮之味

莊子廣齊口義卷第一





莊子內篇齊物義卷之二

厲 齋 林 希逸

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三

主猶禪家所謂主也養生主此主者道家

所謂丹基也先言逍遙之樂次言無是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却不盡然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

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筭自以為知為能吾見

其然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儆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惟危也

已而為知者猶人言明

明而知故故而作也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

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可以盡年

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

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為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為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所謂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為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為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之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來便如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

上說便如此快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晦庵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稍入於惡矣為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為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及駢拇篇參攷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為的當也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謦善哉技蓋至此乎

手之所觸觸動也

肩之所倚倚以

足之所履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踣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踣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

畫出一箇宰牛底人

若然

嚮然騞然皆是其用刀之聲却以奏刀兩字安在
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宇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亦是以蟋蟀字安在中間
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言
其若嚮騞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皆樂名
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桑林中於經
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王也
言如此其妙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

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

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釋刀捨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

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

一目而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

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

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

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疑然而立之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
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也然也
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
腠理而解之大郤骨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窾
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也導者順而解
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窾皆固然者我但
因而解之我之為技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
肯綮之間綮音頃肯綮者骨肉相着處也肯
綮處且不用刀况大軋乎軋大骨也

良

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

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良

庖之善者也族庖衆人之爲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斫大骨而有損刀或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刀猶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刃未嘗折也皆若新磨然言其無所損也則砥石也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我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而解之可以游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此意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撓拂其心泰然故雖然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爲養生之法也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

遲動刀甚微譟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

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

之與世豈得皆爲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是以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轉族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雖曰目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大卻大窾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作箇難事做怵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儆戒也視爲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遲焉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加意子細爲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輕然亦不敢甚着力也言其用力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己解散如

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從容也即自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非曰其志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用力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也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好收拾其刀而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爲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爲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末後遂輕輕結以得養生焉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省力處須子細看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公文姓軒者已別之人爲右師之官也介獨也則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已如此邪人則

之邪則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爲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順受之也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樊中神雖王不善也庖丁每至其族吾見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生處世逆境常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教中之意澤中雉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爲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斲畜乎樊中斲願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王不善也不斲不樂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

世俗汨沒之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
中更自好也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
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
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
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
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處先把老子貶剥便是
為貶剥堯舜夫子張本道我於老子亦無所私
而況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問
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其弔之如此不用
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為其人者言吾
始以老子為非常之人也今因弔之乃知其不

為非常人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
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
而有以感會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哭哀且慕
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
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
理背棄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
之刑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上說

了秦失一段就此却發明盡死生之理以結一
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
心而後可以養生也夫子有道者尊稱之辭也
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
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既知其
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哀
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係着也
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

係着我矣言雖天亦無奈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

不知其盡也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

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面講理到此却把箇

譬喻結末豈非文字絕妙處

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此身而處此

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理會事便是外篇所謂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以不為一段意思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

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

如矣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年自用不恤眾議也輕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

而戕賊之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然謂輕民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曰以澤量

與此意同本是若澤蕉却倒一字曰澤若蕉此是作文奇處雲澤也夢亦澤也雲夢昔皆為水

今有土可耕不曰雲夢土作又而曰雲土夢作又玄亦織縞亦織不曰玄縞織而曰玄織縞此

文法也如往也民其無

如者言其無所歸也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

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

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謏若殆往而刑耳夫道

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

不救古之

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立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

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

聖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此

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謂如人能醫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是已治之國又何用我

願以所聞思其則言欲以所聞於夫子者而告之衛君使之忍其法則而知改悔庶幾其國可安也。若殆爲彼所刑戮而已。若汝也。汝如不而往將爲彼所刑戮而已。謂不可往也。道不欲雜者言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容心謂彼既如何我又不雜則如何救之便是容心則在我已雜矣我既不純一何能救之雜則多者言多端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苦也。言汝且自苦何能救人也。苟存於人必先存其在我者而後可以諫告他人。苟存於人必先存其在我者而後可以諫告他人。雖爲暴惡我方自苦何暇及他。德自然也。知私智也。纔有求名之心則在我自然之德已蕩失矣。纔有用知之名則私則爭競所由起矣。故曰德蕩乎名。知出於乎爭。相軋者相傾奪也。爭之器者言我以私智用彼亦以私智用彼此用智其爭愈不已。器用也。曰名曰知皆天下之凶事。此即實德也。厚信實有可信之行也。我雖有德有

信而未達彼人之性氣我雖曰令名令聞而未
達曉彼人之心謂我如何而強以仁義法度之
言陳述於暴惡人之前人必惡汝謂汝矜誇自
有其美也繩墨法度也術與述同蓄人者凶人
也必名汝曰凶人所蓄而巳豈能化衛君而救其
國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乎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
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彼若知
賢而悅
之知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我更別有所求故曰
惡用而求有以異彼惟其不知賢不肖所以如

此所爲彼既不知賢則安知汝爲賢者而信汝
之言乎詔召也若汝也衛君不魯召汝故曰若
惟無詔汝言語之不召而自往則彼以王公之貴必
將乘汝言語之間而爭欲求勝聞爭也捷勝也
汝到此時爲其所困則目必將眩然發眩也而
汝也而色將平之者言汝方爲顏色以求平於
彼謂屈服其顏色以求自解也口將營之者言
自將營救解說也容將形者言容貌之間必見
恐懼蹙蹙之形也心且成之者言用心以成順
之也梁武帝辯折賀琛處正合此卦影蓋言其
爭不勝而自屈服也他本凶暴又得勝汝一勝
其氣愈旺則是水救火也益增也益多
者言增多其惡也順此而往則其爲惡愈無窮
極所爲暴矣益甚矣厚言者猶深言也汝未有
以信於人乃以不信之身而深言也且昔者桀殺關
言於暴人之前必爲其所殺也
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

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
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
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
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
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龍逢比干皆脩其身以
人之民汝乃下而偃拊之偃拊愛養之意也桀
紂不愛民而汝乃愛桀紂之民是下拂其上
所以見殺脩善也因其好善反以擠怒之謂此
皆好名之過也○叢枝胥敖有扈皆是寓言國
為丘墟死為厲鬼厲無後無歸之鬼也叢枝胥
敖有扈之所以取禍至此者皆用兵不止以求
名實也實利也取禍至此者皆用兵不止以求
利之人雖堯禹且不能堪至於滅其國而況汝

乎堯禹無此事皆
寓言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

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

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

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

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

庸詎可乎又設一轉言汝之欲往必有所以

也端而虛者端正其身虛豁其心也勉而一者

言甚不可也○陽為充孔揚者言得志之人陽

氣方充滿其貌甚揚揚自得孔甚也采色不定

者言其驕矜之色不常也尋常之人每每不敢

違而順之畏之也彼見人人皆畏已而汝欲以

言語感動之彼將求欲案服汝心以快其意故曰求容與其心容與自快之意日漸小德也言汝此等人名之曰小德且不能成況能成大德乎執而不化者固執而不能回也若如此則外將以端虛而求合於人內則守其勉而一者謂我在內無所訾病伎倆止於如此詎能自以為可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斬乎而人善之斬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

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

然則下

又設為顏子之答分作三截內直者內以此理自守其真實也此直字與真字相似自天子之貴下而與我皆天之所生則是皆出於自然者豈敢以己言自私欲人善其是者不善其非者若無此自私自利之心則其渾渾若童子然則與天合矣故曰與天為徒外曲者外盡擊蹠曲拳之禮人皆為之則我亦為之入於我亦無疵病此因拜下禮也雖違眾吾從下處生此等議論以譏誚聖門如此則與合故曰與人為徒成者自己之成說也此合也以自己之成說而誨之言乃是當面陳說是非而皆有譴謫之實

蓋謂我之所言非出於我古人已有之言也若
如此則雖許直以暴其所行而人亦不以爲罪
故曰雖直而不病與古爲徒者言其說與古人
合也若是則可者言如此可以說衛君否也

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
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政
也法方法也謂汝所言事目方法太多而終是
不安謀安也雖能如此三者固亦無罪
然亦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故曰胡可以
及化此其病在何處蓋汝三者之說皆是師其
有爲之心便是客心便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
非無迹便非自然之道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
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
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

不如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
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
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
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
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向無以進者言更無
之其易邪言汝道汝有此伎倆要爲之甚易邪
纔萌此輕易之心則皞天之意不相樂矣故曰
易之者皞天不宜此兩句最是人生受用切實
處祭祀之齋在外心齋在內一志者一其心而
不雜也聽之以耳則聽猶在外聽之以心則聽
猶有我聽之以氣則無物矣聽以耳則止於耳
而不入於心聽以心則外物必自然有與我相
符合者便是物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
以虛

虛即為道矣。虛者道之所在。故曰：顏回曰：回之
唯道集虛。即此虛字便是心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
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子得使言得教誨也。此為顏
之時猶自有我。及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矣。
忘我則虛也。盡矣者。謂汝之所言盡其理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
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若汝也。人世如在樊籠之中。汝能入其中而遊
不為虛名所感動。有迹則可名。纔至有迹。則動
動其心矣。處世無心。則無迹。無迹則心無所動。
故曰：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自此以下。正是教人
處世之法。入則鳴。是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
意與論

語同。但文奇耳。有方所則有門。無方所則無門。
矣。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毒。矣。毒藥味也。
此皆無心無迹之喻。宅居也。以混然之一為吾
所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中。則人間世之道
盡矣。幾絕迹。易無行地難。迹足跡也。止而不行
事然。人豈能不行哉？必行於地而無行地之迹
則為難。此意蓋謂人若事事不為此。却易事然。
謂之人生何者。非事安得不為？為人使易以偽
唯無為而無所不為。則為難也。為人使易以偽
為天使難以偽。為人使易以偽。言為人慾所役
物之所使。則無所容偽矣。人使即人欲也。天使
即天理之日用者也。難易二字。有意。易易流也。
難無所容。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
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有翼

飛者矣言鳥之飛必以翼也無翼而飛便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此句乃喻下句蓋以有知為知人之常也惟知其所以不瞻彼關知則為無知之知此則造道之妙矣

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瞻視也此以虛室喻心也謂視彼密室之中纔有空缺處必有光入來是光自空中出也以彼之闕喻我之虛則見虛中自然生明生白即生明也

此虛明之地便是萬物之所由幸吉祥福也止於其所止下止字是虛處也唯止則虛唯虛則明便是戒生定定生慧之意若我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雖坐於此而心馳於外又安能坐忘乎此以坐馳二字反說坐忘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

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遽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之聞見皆內通於心我若無所容心則順耳目之聞見雖通於內而實外於心知何以謂外於

心知蓋言心不動而外物不能入也雖聞其所聞見其所見而無心於聞見也如此則此心之

虛與鬼神通何况人乎謂到此方能感化人也鬼神來舍即至誠如神此心之中自有鬼神

與造物通故曰來舍上既說了却結以一句曰此是萬物之化也言此乃造物之理萬物之所

由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樞紐止如此伏羲几遽以此行而終其身何况其下者乎几遽或謂

古帝王之名然無所考必竟寓言也散者言尋常之人也自絕迹而下又別發明不可粘上段

說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

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饗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諸梁葉公之名

也子高其字也使諸梁者甚重言使齊之行甚重難也甚敬而不怠者言待汝雖有禮而所扣

之事其應常緩匹夫之相與扣應之不酬且無如之何况諸侯乎所以慄而懼也子指夫子也言夫子嘗有教我之言曰事無小大鮮不言以懽洽方得事成也寡鮮也不道不言也爲國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故曰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憂思致疾故曰有陰陽之患若欲成與不成其後皆無患者惟有德之人方可自此以上皆曰孔子之語也今我自受使命以來飲食之間不知其味粗者不知爲粗臧者不知爲臧臧美也言粗食亦猶美食也常時多有飲食之事則憂思飲食寡少則竈常清矣且我朝方受命而宵中焦勞夕已飲冰矣情者實也我方受命未曾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也爲人之臣至於如此實不可當任當也子其有以語我謂何來助語也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

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此一段却是十分正當說話其論人間世至有此語豈得謂莊子為迂闊大言者大戒者大法也命得於天者子之事親與生俱生此心豈能一日去故曰不

可解義人世之當為者也臣之事君世間第一件當為之事名曰君臣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何適非君莫非臣子何處而可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親而盡其孝則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豈擇地之安而後為之此心纔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能變易蓋事有難易或有禍福既出君命則則自是自家合做底事此便是天命又可奈何止得安而順之若命順命也能如此則為至德之士為人臣子亦看所遇如何不幸而遇其難亦所不得已但得行其事之實而已情實也言但得朴實頭做前去豈得復顧其身雖其禍至於死生之異亦無可奈何夫子其行可矣者言汝丘請復以所聞凡只得去也夫子指華公也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

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此下又轉說盡人世情狀信有物以為信驗也如符節之類是也相靡相順也近處之交接則如此若其交者遠則必以言語盡其情忠盡情也然其言何自而達必有人傳道之然傳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最難彼以喜而來此以喜而應則其說好處多有過當故曰溢美溢過當也若彼此皆怒則其說不好處又多過當故曰溢惡纔是一等過當說話必是不實故曰凡溢之類妄既不一實則其聽之者必皆莫然而疑未能盡信莫致疑貌也纔至致疑則兩邊之惡皆歸於傳言之人必加之罪故曰莫則傳言者殃因其奉使故以此為戒法言者古有此書也故舉以為證傳

其常情謂傳言之人但傳其平常朴實頭說話其言語過當處則不可傳故曰無傳其溢言傳言能如此則庶幾可以自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第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既說了傳言却

又引喻以巧聞此類之事句句皆是世情此皆莊
子奇處以巧聞此類之事句句皆是世情此皆莊
也其始等閑洛手只是則劇其終常至於實實
爭打蓋其戲太甚則多有過當用巧處奇異也
泰至過當也相招而飲皆以禮也始初筵秩
之其為樂也多異常故或成爭競也凡事亦然
則其為人一事未嘗不誠實相信及至其後鄙詐
與同為此一事未嘗不誠實相信及至其後鄙詐
生焉此又一事未嘗不誠實相信及至其後鄙詐
之謀弄到末後或成一件大事此以上只泛說
出間又括起箇言行來蓋人出之相與涉言語
則風波之所由起風行波上虛而紛亂之意纔
說箇行字便有名有迹有名則喪實矣風波易
以動者言其易至於紛紛而無已也實喪易以
危者言實不副名或成患害也故曰忿設無由
怒之言多是造設初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
辭一偏之見也花巧言語只是說得一偏故曰

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言獸死之時其聲音又
何所擇此譬喻忿設巧言之人纔至於爭競則
言語之氣息弗然者怒也厲狼戾也所謂相罵無好語
是也氣息弗然者怒也厲狼戾也所謂相罵無好語
狼戾之太至必生不肖之心或時至於相戕相賊
剋核太至必生不肖之心或時至於相戕相賊
亦皆為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既為怒所使而
不自知又何暇計其終自此以上皆言世情或
因好成惡故牽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
引說至此爾 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
不慎與且夫棄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
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引到此又
之言就奉使事上結令君命也無遷移其令即
所謂傳其常情也若受其命令而私欲圖成或

至遷改其說則不可事之成不成亦聽其自然
不可強欲其成故曰無勸成益求多也纔於平
常心上起個過當之念便是求多求益此便
不可過度者過其常度即過當也遷令勸成皆
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也必危故曰殆事人之
相與要好極難初非一日可成必須悠久而後
定故曰美成在久一言之不相投一事之不相
順有不轉步而便成惡者故曰惡成不及改此
意蓋謂要相惡甚易要相好甚難所以尤當慎
也我若乘事物之自然而游其心則此為極至矣
得已而應之意以養其中心則此為極至矣又
何必有所作為而後歸報邪報反命也作為過
度以求益也致命者言以真實致其君之命而
也言汝之行也莫若只以真實致其君之命而
已不可過為思慮論其成與不成也即此真實
致命便是難能之事汝須要能盡此方可就此
又看一難字蓋謂處此亦難矣所謂遊於穀中
中央者中地也此篇名以人間世者正言處世

之難也看這一段曲盡世情非莊子性地通融
何以盡此曲折說者以莊老只見得道心惟微
一截無人心惟危一截此等議論
果為如何但讀其書未子細爾
顏闔將傳衛

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
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
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
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
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
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
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

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
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
入於無疵顏闔將爲太子之傳而求教於伯玉
言天奪其鑒也殺猶銷鑠也指太子也其德天殺猶
其德性爲造物所銷鑠也無方無法度也言彼
爲敗度敗德之事縱而不問則將來必危吾國
若欲救正之則其禍必不先及我太子之智能知
人之過而自爲過惡則不知改柰之何者吾無
如之何也正汝身者言且就自家身上理會起
就從也隨順之也和調和也誘導之也外爲恭
敬隨順之形而內則盡我調和誘導之心故曰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莫若若者言求其方法無出
於此也雖然一轉又妙之二者和與就二者也
隨順而與之爲一則是就而入也有誘導之心
而圭角稍露則是和而出也就而至於入則和

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和而
至於聲名出則彼必忌害必成殃禍故曰爲聲
爲名爲妖爲孽此處文最奇嬰兒者如無知小
兒然也無町畦者無涯際也言爲事不思到盡處如
準也無涯者無涯際也言爲事不思到盡處如
何也嬰兒無町畦無涯際也言爲事不思到盡處如
人彼方如此無知如此妄爲我且順之故曰亦
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
悟或過可以入無疵之地達之者覺悟之也無疵
者無過也昔艾軒於此嘗言甬中舊有父無疵
不弄蕩其田業以恣所欲田且盡親戚閭之歛
錢以給其葬彼陽相許又以其錢行前所爲衆
親皆分之有族人之焉出而與之遊任其所爲一
夕酣飲至千極歡撫其背曰人不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其父卒爲善人正此處道理汝不知夫
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

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
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
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
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
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
矢以蜃盛溺適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
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此下又說幾箇譬喻螳螂恃其才之美欲以其
臂當車轍此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
積篋也伐誇也幾危也屢誇其才美以犯之
忌者必危其身故曰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虎之性易怒故養之者必調和去其怒心以虎
而於養己者亦有媚愛之意此無他只是順之
而已若逆之則必爲所傷矣故曰其殺者逆也
筐竹器也蚤蚤聚於其器也以盛其屎溺可謂
愛之忽有蚤蚤聚於其器也以盛其屎溺可謂
之則其馬必至決去街衢毀碎其身首上繫絡
月題之類此其中心之怒忽然而至則前日之
愛皆忘之矣僕緣者僕僕然緣聚而亡與忘同
此蓋美成在父惡成不及改之意人之相與有
終身從遊而一語至於爲仇者此言處世之難
也看葉公子高與顏闔二段匠石之齊至乎曲
便見此篇名作人間世分曉
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
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
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

自言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
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
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
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楠以爲樹則蠹是不材之
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
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
狙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
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
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

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

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

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

知散木

曲轅山名也櫟木名也社之中有此櫟

者社中皆必以一大木爲主繫之以以松周人以栗古

手合而圍之爲一圍百圍大也十仞高也技可

爲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者言觀至

後已也散木者言無用散棄之木也液楠其液

出而痛痛然也樹柱也立木以爲柱故曰樹文

木者言木之可觀而可爲用者也櫟社見於匠

石之夢曰汝以我爲散木則是以文木而比量

我也狙梨橘柚果蓏皆文木之可用者故爲人

摧折是以其能而害其生能者可用之才也吾

之求無所用久矣而汝乃今知之幾死罵匠石

之言也猶今人罵人以半死漢也爲予大用者
言我之無用乃我之大用所以全其生也我若
有用則人伐之矣又安能至此大乎且也只
是且字之意係箇也字若與予皆物者匠石雖
人我雖櫟樹皆天地間一物汝何獨以物相譏
故曰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一句
之中四箇也字一箇哉字此皆莊子文奇處汝
亦無用之人何譏我無用之木故曰幾死之散
人又惡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
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
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
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診占也弟子聞其夢
中之言乃曰此木之志趣若取於無用則何必
用而爲社密者猶言汝閉口勿言也彼指櫟也

其所以爲社者亦直寄寓而已豈料今日又爲
汝不知己之人以爲社而詬厲之詬罵厲責辱
也使其縱不爲社亦豈有人翦伐之彼之所保
自與衆人不同而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
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幾有翦乎此幾字與
殆字同意南伯子綦遊乎商
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
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
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爲
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
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

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
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
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
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
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
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
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此段與前
段同但就
中又細繹數句別說話見大木焉有異者言其
大有異於尋常也雖有千乘之駟馬隱於此樹
之下而求其所以蔭之亦能庇之故曰隱將庇其
所賴庇自我庇物也賴彼求蔭於我也軸解不

實也如今芋莖然啗之則着人如醉言其臭也此則爛人
之口以鼻嗅之則着人如醉言其臭也此則爛人
其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才而巳故曰神人
人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才而巳故曰神人
以不才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才而巳故曰神人
楸栢桑三者可用之木也前言可食之木此名也
可用之木也宜地氣所宜也杙其室也二字本同但明
名大冢也高耳禪傍爲棺用也言此伐地所宜
字音同而字異耳伐或三圍四圍而言見伐地所
之木或拱把而見伐言不可得而留惟其有可用所
圍七圍而見伐言不可得而留惟其有可用所
以自禍如解古巫祝者書名也解之中有句
牛白顙者額折而鼻高者皆不可祭河古
者或以人祭河如西門豹之事故添痔病一
莊子好竒專要添此等說話適者往也言不可
以之往祭於河也此三者之不可用也凡此二
禍其在神人觀之則此不祥乃大祥也

段皆言處世之難若求以自見

支離疏者願隱

於世必招禍患故以此譬之
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
挫鍼治繅足以糊口鼓箠播精足以食十人上
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
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
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
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身體無收拾之貌疏其名也願下而至於臍其身曲也肩反出於頂上會撮推髻也五臟之管皆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也兩髀腿兩邊也背曲身下則髀似其脅也此形容一廢疾之人爾挫鍼縫衣也治繅浣衣也以此為糊口之計鼓箠

以箕餼米也播去其粗而得精米故曰播精足
以食十人言其速也徵召武士選戰者也攘臂
於其間言選擇不及己也大役工役也不受功
不以此事責之也功如左氏晉人城杞賦功於
諸侯戰役之事既皆得免而又以病得粟與薪
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支離其德言至人之德
亦如此此支離者以無用為大
用也此與不才之木亦同意
孔子適楚楚狂接
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
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
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
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
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
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段因論語所有借以
可待已往之世又不可追既生斯世而為斯人
時既不可為則當自晦而已於此而強懷救世
之意非知時者也故曰德衰天下有道則聖人
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已方
今之時亂世也但以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已方
他求乎故曰方今之時僅免於刑焉幸耳又何敢
免刑以全其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亦不知有
之載受而有之也亂世之禍苟及其身常至殺
戮是重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韓詩曰榮華
不滿眼殃禍大如屋即此意也○已乎已乎猶
言休休也以德自尊而下臨他人取禍之道也
殆乎危乎也畫地而趨言其自拘束以自苦如

畫地而行焉陽明也人之本性本來光明汝迷
而失之則必至行於世而有傷卻曲者言回護
避就也。不能任真直道而行如此回護避就則
必至於傷吾足傷吾足者言其不可行也。○山
木以有用而招斤斧之禍是自取寇傷也膏火
以明而可用而自取煎焚之禍是因可食而後
漆因可用而後人割之此皆不能自隱求名於
世以招禍患者之譬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不
知無用之用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符應也有諸已則可以應諸外充足也德足於

已則隨所應而應也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
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

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
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
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
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
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
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常季孔子弟子也中分魯
而從駘者半也立不教與弟子立而無所教坐
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而往從之者皆空虛
未有所見也心成而歸即充然而有得矣無形無
此故疑以為問仲尼曰夫子指王駘也直後而
未往言我欲往見之特尚遲耳如其者且將師

之況他人乎奚假豈特也引天下言欲率天下
之也言其如此猶勝於先生也庸常人與常
人亦遠矣先生指孔子也庸常人與常
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乃莊子亦大矣此五字
乃莊子亦大矣此五字

釋氏一大藏經只從此五字中出所謂死生事
大如救頭然是不動亦不能使我與之變言死生之變
雖大也而此心不變者隨之而變也此語謂出於孔
子不能也與之變者隨之而變也此語謂出於孔
子乃莊子之寓言儒者只學此一端者謂其於
他事皆不講明而終身只學此一端者謂其於
然釋氏之學正以下愚之人貪着昏沉而不可
化故以此心切為吾儒者不容不關其說而非其
救世之知亦切為吾儒者不容不關其說而非其
不可不知其心也彼以人無貴賤所畏者死耳
故欲以死而為此學失其心矣雖天地覆墜
釋氏畏死而為此學失其心矣

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
化而守其宗也天地覆墜猶大傳言乾坤毀也
不與之墜落亦猶前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讀莊子之書與語孟異其語常有過當處是其
筆法如此非真曰天地能覆墜也審者明也見
之盡也無假者實也如此等句皆莊子下字造
語之妙處若言明乎實則拙矣不與物遷與不
得與之變不與之遺同命物之化者言萬物之
變化皆受命於我此猶禪家所謂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也宗者言萬物之始亦猶前所謂
言斯人之所守在於萬物之始亦猶前所謂有
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之意莊子之書如宗
訓始字求其意則不止曰始而已如此讀得方
見其妙處守其宗者全體也游其和者大用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

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常人不知萬

一初雖其肝膽亦自分楚越知其同出於一初則萬物皆與我為一也此兩句看他下語開闔
則萬物皆與我為一也此兩句看他下語開闔
書非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絕所以度越諸
子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

之和

耳於聽宜也目於視宜也彼能如此則不

一原也音豈可觀而曰觀世音此雖異端之言而皆有深意德之和者與天地四時同也此和
字非若中庸所謂中節之與和物視其所一而不
而已讀此書當別具一隻眼

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

又翻觀於萬物無欠剩即讀夔蛇一段便是此意此
介與之說也遺土言如土之自

遺墜而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
不知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
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言為已脩身也以其知
脩此身得其心以其心者言有此知覺之心則
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與知覺之心非二
物也特如此下語耳其意蓋謂人皆有知人皆
有心苟能盡之則可以為己可以得心亦是常
事耳故曰得其常心最者尊之也不曰尊仲尼
而曰最此莊子之文所以奇也物人物也
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流水所以獨賢於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
焉惟斯人則能之故曰惟止能止衆止此一句
蓋言未能安其心之人而求教於彼彼乃能教
之而使安却如此下六字豈不奇哉禪家所謂
謂將心來與汝安學若曰求心了不可得其師

曰與汝安心竟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
便是此一段話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
生以松栢比舜以舜比王駘但言其得於天者
獨異於衆人故能正其所生以正衆人之所
生此生字只是性字或曰舜豈可比王夫保始
駘若如此讀莊子是癡人前說夢也
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
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其徵證也驗也保守也守
證有驗只一信字却如此下句不懼下着一實
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九軍者言衆兵也或
戰國之時有為九陣者亦未可知不必拘天子
六軍諸侯三軍之說自要自信也荆軻聶政之
徒求名而自信者也彼推守此一段今觀佛書中
於死生而况有道者乎此一段今觀佛書中有

坐嶙巖守虎穴者亦只此不懼之實而已而況莊子如此等處皆有所見非特寓言也

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

而心未嘗死者乎官天地天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其職而已府者聚也萬

物隨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之意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亦是府萬

物之意但語脉有與不同耳寓六骸者言六骸者吾所寄也象耳目與不同耳目之所宜同意目

象目而不知止於視耳象耳而不知止於聽故曰象耳目一知之所知

性知者智之用也以其得於天者而無所不知故曰一知之所知心無所見曰死

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

乎登升也假至也音賈音遐皆誤彼豈擇日而至於道乎言不擇日而升至於道無時而

不在道也即道不須更離之意人之所以從學於王駘者從是而已此是字重以物為事物者

人也言彼豈肯以為人為事乎蓋人自求學於彼彼何嘗求以教人

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

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

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

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

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

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

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

止止止止止止止止止止止止止止止止止止

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我出子止子出我止欲其相避也申徒嘉又謂也言子與我同出入則與執政同也執政自先己也先己而後人則是貴我而賤物有學問則見識廣大取者求也言子學於先生將求以廣其見識乃淺狹如此乎取大兩字佳與堯爭善得如堯乎自反言其不自量也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

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狀述也聲述其過以爲足不當亡者衆人皆然不言其過以爲不當存者已鮮矣唯有德者知事有命豈人之所能奈何哉此三句是二等人若命順命也遊彀中數語極奇絕此易所謂履虎尾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人之生也動是危機易以虎尾喻已爲奇矣

而莊子曰羿之彀中彀中者張弓而射箭端所直之地也善射莫如羿彀中乃其必中之地喻世之危如此况在戰國之時此語尤切心幸而不中者命也廢然乃自失之意言其怒至此盡失去之反歸也言一見先生而歸皆失其所以怒矣洗字甚佳言以善道告我如洗滌我而不自知也形骸内外一句最好此皆前書所未有者稱者謂其能言也如左傳所謂魯人以爲敏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

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踵見繼見也不知務者性也尊足二字下得奇所可貴者不在形骸之外也賓賓司馬云恭貌是也諛詭幻怪只言

好名而已已桎梏者言名為己之累也天刑之猶天罰之不與之以道也莊子借孔子以為言或抑或揚皆寓言也但如此段曰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此語亦有益於世教死生為一條不可不可為魯哀一貫即齊物篇可乎不可乎不可之意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惡人者形醜和言其無所作為也無君人之位者言其無貴權也聚祿富也望人之腹者飽也望滿也月盈曰望看此等下字莊子之筆端豈可及哉知不出乎四域言其所知非出於世外也雌雄合其前與物狎也此即鷗鳥不驚之意悶然無意而答之魚泥者無繫着之意寡人醜乎醜者愧也

授之國者授以國政也卹焉若仲尼曰丘也嘗
有亡即漢王如失左右手之意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
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
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
人之葬也不以簣資則者之獲無爲愛之皆無
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
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
之人乎今哀駘它末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
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於形骸之美惡也
眴若驚貌不得類者不似始者也此皆莊子
見其身得似始者故如此分下兩句此皆莊子
弄筆處愛使其形之說若以名教律之此語大
有罪豈古人所謂事死如事生不忍死其親之
意此皆其形容之文時有過當處不可以此律之
亦不可不知其非也戰死不用簣資非行禮之喪
也資用也則者於屨而無所愛外飾無所施也
此亦形容有德在內不在外之意天子之御不
爪翦不穿耳不脩飾而全其形之意新娶者免
役禮記有之不得復使言官中不得哀公曰何
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
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
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

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允使日
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
之謂才全此段歸結在才全德不形一句前以
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飢渴寒暑等總言之
此是絀繹發越處規者求也此等事之變天命
之行日夜相更迭於目前雖有知者亦不能求
其始不過曰自然而然而爾不足以滑和者言不
能滑亂胃中之和也只是不得與之變一句不
入於靈府者不動其心也和豫通三字一意豫
悅也流通而不失其心既充亦悅也此自然和順
悅之文和豫通猶曰周偏咸也此後篇日夜無
卻者言日新而不已也物事也此春字與允字同
所寓而皆為樂也佛經所謂無所住而生其
接而生時乎心者即佛經所謂無所住而生其

心也接猶感也時猶時中之時也隨事之所感
而應之不偏不滯故曰生時乎心才者質也如
孟子曰天之降才也才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
全猶言全其質性也

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
異日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
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
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
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德不形者言其
水停則平平則可以為法法準則也內保停也
外不蕩止也即前所謂鑒於止水者又如此變

下其文和者中和之和也成者全也全此性中
之和其德之脩也德不形隨事物而見言其
無所往而非德非一端所可名故曰德不形者
物不能離也執民之紀四字佳即是執國之柄
憂其死者言能愛民也哀公安得南面而君天
下此皆莊子下筆過當不照管處非君臣也德
友而已矣與孟子友之云乎意
同皆是寓言不可以實求之
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有甕甕
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有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志其所忘而忘
其所不忘此謂誠忘也闕趾曲背也支離偃之貌
也無脈無脣也偃曲缺脣
醜之甚也肩肩者
者也此兩句皆喻
之好惡不在於形骸之外

偃癭之人得意於吾視全人反不如之故曰德
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愛其德而忘其形人不志
其忘而忘其所不忘此兩句極佳即孟子一指
不若人之喻所可忘者形也所不可忘者德也
誠忘者真忘也知有形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
而不知有德者真忘也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
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
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
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聖
有所遊遊者即所謂心有天遊是也知
智處事也約以禮自檢束工藝能也孽留孽也
膠泥也固也接接於外而忘其內也商賈也如
所謂買名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
吾之累矣聖人無所謀於世則不用智矣不斷
削而自合於理則不用約矣守其內而無事乎

外則不用德矣不貨者不求售也則不用藝能矣四者不謀不斷無喪不貨也天鬻天食天祿也猶言天爵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猶言有天爵而不求人爵也○以接而生時乎其心才全而德不形一智之所知由前言之三字皆是好字到此段接德智又成不好字此鼓舞其筆不照前後所以為異端之書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

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

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

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

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

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

子以堅白鳴人此段乃莊子與惠子問辯之言有

惠子因而問之也羣於人者言與人同類也是非不得於身者言無入而不自得超出於是非之外獨成其天與天為徒也言人能外於是非無入不自得則與天為徒而所造者大矣天與之形者有物也道與之貌者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言人不以好惡之情而內傷其身者有

益則有損常因自然則無所益亦無所損矣言
有餘不足皆爲病益生者有餘之病也好惡出
於自然而無所著則無所損益矣惠子曰不益
生何以有其身是以益生爲資生非莊子之意
也莊子與惠子爲至密之友惠子博學而好辯
故莊子以外神勞精譏之外神者神用於外也
猶言神不守舍是也槁梧枯木以爲几也暝倦
也堅白辯之名也選授也言天授子之形而子
乃自苦如此何也只一鳴字韓文公就此抽
出成一篇序如許其妙莊子安得不爲作者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二





莊子盧齋口義卷之三

庸齋 林希逸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法天法道法自然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也人之生也凡事

皆出於天故曰天所為然身處世間人事有當盡者故曰天所為人事盡而天理見是以其智之所謂終其天年既知天又不知人也故曰役以傷生此數語甚正雖然有患而待者在此一轉尤妙知有所待而後當知在我所待者在外或無所求而自得或必有求而後得皆不可得而定當者定也亦當否之當也事後既定而後見其當與不當此一字下得最工若以有求而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以為出於人又非天也譬如壽夭不貳莫非命也而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便見天所為與人所謂為不定處莊子看世事最精此等處當子細玩味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也道者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過而弗字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

高不慄入水不濡人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

道也若此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為誇雄誇也

士與事同古字通用如東山詩曰勿士行枚也

暮謀也無心而為之故曰不暮事過而弗悔過

失也猶今日蹉過也當而不自得當諦當也猶

今日恰好事成也自得自多也凡事或失或

成皆委之自然不以失為悔不以成為喜也登

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

也知能登假於道言其所見深造於道也古

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

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

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也其寢不夢神定

也所謂至人無

夢是也其覺無憂者與接為構而不以心聞也其食不甘即無求飽之意禪家所謂塞飢瘡是也其息深深真人以踵衆人以喉道書脩養之論其原在此神定則其出入之息深深皆自踵而上至於口鼻所以有數息之法神無所養則其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哇吐也嗌咽也此一句無真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於人此一句有參禪問話者在方見得莊子之言有味如所謂蝦蟆禪只跳得一跳便是若哇之言易屈服也所謂蝦蟆禪只跳得一者天理也曰深淺者即前輩所謂天理人慾隨分數消長也此一段一句是一條貫道書佛書皆原於此足見此老自得與不可草草論此古之真蹟過惜不見大慧張平叔與之論此

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詎脩然而往翛然而來正一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

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後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

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此一段只說生死出入死也翛然而往翛然而來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後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

復即生是生死兩字不距者不求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後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

意也死生之說也或問趙州曰和尚百歲後向那知死生之說也或問趙州曰和尚百歲後向那

裏去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草是不求其終也受其形也後成於天安得不喜復歸也

全而歸之無所係念故曰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心外無道也

命人之力無所加也此十字當子若然者其心志細讀之不捐者不斯須離之意

其容寂其頽頽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

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意此書字義不可以

語孟之法求之前輩云佛氏說性止說得心既
曰異端矣又安得以吾書字義求之寂靜也面
壁十九年是其容寂然怒也然怒也然喜也然
怒猶見其額頰然春秋也無一極止也然喜也
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以
其心者生時乎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
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澤愛天下也皆以
無心行之則亡國者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
力於我何有吾書亦有此意但莊子之筆形容
為仁蓋萬物而不如曰澤及萬世而不故樂通物
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
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

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
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也此數句乃是譏誚聖賢以形容真人之不可
下無大無小皆為非也樂通物者聖人之窮
一物不得其所為樂也通得所也聖人之窮
通而有此為樂不足為聖人矣無心則無親
有疎而有親有心矣有為聖人矣無心則無
天時者也賢者以此為能亦非也君子就利
子能之未能通利害而為一則君子亦非矣
必為名者實之實為賓失己也故曰非士真
自非役人者也自然之勞苦以喪其身是役
如伯夷叔齊箕子皆遭譏訕以論故狐不偕
其不偕務光胥餘紀他申徒狄皆古之賢者不
孤己者故曰不自適其適其語雖偏其文亦妙

自得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明，若不足而不自得也。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悵乎其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此一段形容之

語儘有溫粹處，但說得太頹洞。佛書中多有此類，狀容也，義而不明，中立而不倚也，慊然若不足者，曰不自卑，承者奉承而自卑之意。左傳使之副者，曰承與乎容與也。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隅，而無圭角也。張乎舒暢之貌也。虛者，有若無也。不華者，實也。邴邴，喜貌。似喜而不喜者，崔下也。濔，聚也。應物有不得已之意，亦猶悶然而後應也。濔，聚也。應物有不得已之意，亦猶悶然而面，故曰進我色也。充悅之貌，其生色也。辟然見於止也。與乎自得之貌，厲嚴毅之意，望之屬然亦止。與世同也，而其中實有崔乎不得已之意，故曰未可制。好閉不欲開口也，連合也。密也，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既言，亦若不言，故曰悵乎其忘言也。聖人則曰：「明于一意，悵乎俯下之貌。」體本也，翼附也。本而禮為附，皆是反說。綽乎其殺者，雖殺之而綽綽乎母忤於我心也。行於世以禮，徇俗也。時

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
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湖之相忘喻人處世而有為不若體道而無為也譽堯非桀一句雖若不經此其獨見自得處無桀亦無堯無廢亦無興無善亦無惡無毀亦無譽毀譽廢興善惡皆相待而生與其分別於此不若兩忘而付之自然付之自然化之以道也佛家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曰有無俱遣又曰大道無難惟嫌揀擇皆此意也兩箇泥牛闖入海直到如今無消息一語最佳大塊天地也有形而後有生則不能無勞老而筋力衰則自然安佚矣息者休止也善吾生者全吾身也所謂朝聞道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夕死可已是也

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
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
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
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
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
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壑中之舟澤中之山可失之夜半有力言造化也負之而走失也言人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便是昧者不知也小大舟壑山澤也壑之大可以藏舟澤之大可以藏

山以自藏小是有宜也。遯失也。藏天下於天下，無付之自然也。凡在天之下者，皆付之於天，則無情也。遯矣，萬物之真實，顯常如此。故曰：常物之大，萬化安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身千變，然則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善，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造於物也。善者能也，言造也。物能此人所待者，道之况道乎？萬物之所繫者，道也。一節高，一節此是莊子之筆。夫道有情有信，無勢若聖賢之言，則平易而已。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

先天地生而不為父，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前段不說

道字到此方提起，一道字說大宗師也。情實也。信亦實也。無為無下手處也。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此兩句非知道者不知之。關尹子有一章發得傳授字甚好。自本自根，推原其始也。推原此道之始，則自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已存矣。是曰：無極而太極也。鬼造化之迹也。帝猶易曰：帝出乎震之帝也。鬼之與帝，所以能神者，此道為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故曰：生天生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也。不為深，不為父，不為老，四句發得越痛快。六極也。六合。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宥吾得。

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
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
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
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
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自稀韋氏而下有十三箇得字皆言得此道而後能如此也稀韋氏古帝王也挈天地猶言整齊乾坤也氣母元氣也襲合陰陽之氣而在我
也此又是脩煉家之所祖堪坏山神襲崑崙有崑崙也馮夷水神有吾太山之神黃帝登雲天鼎湖之事也玄宮猶今太清真境禹強北方之神也少廣神僊之居也入莫知始終八字意同而句有長短此文法也十三句之中却以日月斗入其間又以彭祖傳說證諸其後此是其筆

端踰越規矩處不可以聖賢之書律之當令作一眼看

南伯子葵問乎女

僞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
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
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
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
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
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
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
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

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
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
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攫寧攫寧也者攫而後成
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
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
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
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
疑始此子葵女偶皆是寓言年長而有孺子之色
此今脩煉家之說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如

此分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
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
已三耳外生者遺其身也朝徹者曾中朗然如
一節耳外生者遺其身也朝徹者曾中朗然如
在天平旦澄徹之氣也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
也無古今則無死生又把握生者自見而人不見
字說不生死之筆端鼓舞之常法言雖殺之而
不為死生之而不為生也將送也無迎送無成
毀即其定者常在寧也攫者拂也雖攫擾汨亂之
中而其定者常在寧也攫者拂也雖攫擾汨亂之
故曰攫寧攫寧也者攫而後成此名也。九箇
聞字真是奇絕副墨文正也書之墨副也。洛誦
簡冊故曰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
者苞絡而誦之也瞻者見也徹者行也。需役
與攝下同以言自許故曰聶許役者行也。謳
也。可以待時而行使也。故曰需役於謳者言之
不足而求歌之也。於嗟嘆也。言其自得之樂也。

凡此數句謂道是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
字也是奇特到了却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
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即所謂有
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始也者此意蓋言道雖得之於子祀子輿子犁
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
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
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
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
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
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聞而

無事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
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
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
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
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
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
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
焉

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之意無者自無而後
有也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莫逆於心心皆

自悟而相契相順也。曲儻哉。造物者言造化之大也。拘拘者病之狀也。曲儻哉。造物者言造化之大也。管瘡之發也。顯下而隱於臍。有聳而高。於頂皆形。容其病。軀之狀。句贅髻也。指天露頂也。在身。陰陽之氣不和。而後成病。故曰有沴其心。而無事。不以病為憂也。跼蹐扶曳而行。之貌。自也。汝惡之乎。此子祀。戲問之也。假使也。浸漸也。此一段最奇。只浸假二字。便自奇。特言假使造之物。漸。漸。以予之身。化為他物。吾亦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得者。時失者。順。即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亦。是。說。死。生。之。理。縣。解。者。言。其。心。無。所。繫。着。也。苟。為。物。所。着。則。不。能。自。釋。故。曰。不。能。自。解。物。有。結。之。萬。物。豈。能。勝。天。此。皆。安。於。自。然。之。意。自。然。之。天。即。大。宗。師。也。樂。軒。嘗。云。莊。子。三。十。三。篇。只。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是。自。然。兩。字。

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

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

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曾子之

言如許聖賢之學也莊子為此論又自豪傑此

者呵止之聲避者使其妻子遠去也但驚也謂

其無以哭泣而驚也

小之物也便是趙州火燒過後成鼠肝蟲臂言至

論但其文奇唯命之從我不聽則為捍逆亦前

段物不能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自奇絕貫誦

曰陰陽為炭萬物為銅皆自此中抽繹出金若

能言人則必以為怪造物之視人亦猶大冶之

視金此等譬喻非莊子孰能之成安也成然寐

之狀也遽然覺之狀也以生為寐以死為覺却

下六字如此結上

一段真文之奇趣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

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

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

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

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

惡知禮意相與於無相與相與以無心也相為

意無極無止也登天遊霧遊於物之外也相忘

以生無所終窮即所謂不忘其始不求其所

終也彼言不忘此言相忘則此八字只是不求

其所終五字也莫然冲漠無有之貌有間有頃

也往待事猶助原壤沐樽也編曲織箔也或編曲或鼓琴指孟子反子琴張而言也猶助語也嗟來歌者發聲之詞也反其真猶言復其初也我猶為人猶便是忽聽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此等皆其文之奇趣禮意猶言禮之本也莊子雖為寓言而禮記所載原壤耷首之歌則知天地之間自古以來有此一等離世絕俗之學今人但云佛至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此等人不待學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佛而自有也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

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言脩行無有言無德行也無以命之猶言喚作何人始得方外方內猶今釋氏所謂世間法出世間法也意趣既不同而使汝弔之我則失矣故曰外內不相及而某使汝往弔之某則陋矣與造化者為人只是與造物為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於造物之初附贅縣疣喻此身為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即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之意假於異物便是

圓覺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為身故曰托於
同體雖肝膽耳目亦不自知即忘身之意也反於
覆終始不知端倪謂原始要終而不知其初也
彷徨浮遊之意茫然無所見知而不知其初也
即方之外也無為之業即自然也憤憤然自昏
之貌為世俗之耳目而行禮徒自昏勞此老子
觀者示也之意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
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
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
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
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
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

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何方之依者夫子所

依行者方外耶方內耶天之戮民即前所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為方外之人也吾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敢問其方猶問其故也魚相造乎水即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之意穿池而養亦自以為給足言得水生定無事無為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也言獨異之君子則人以合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也言獨異之人矣莊子以所謂小人人者以為君子則天以為小於其間蓋以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為天之君子也此亦憤世疾邪而有此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
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

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
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
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
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蓋魯國者以善喪之名高於一國也壹猶常也
言其常怪之也言怪訝之矣進於知者言其
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如哭
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也雖欲簡不得而其
所為已為甚簡故曰夫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
生不知所以死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之意就

先即始也就後即終也順造化而為萬物故曰
若化為物以待其終也順造化而為萬物故曰
已乎助語也既聽其自然則安知將化已化與
不化哉此類皆其鼓舞發越之語彼既知道能
聽其自然而我乃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
之是我之夢未覺也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
所以乃可駭形者形有老少之變也老少之變雖
宅居也旦生也死生也故曰無情死情實也特覺
則雖死而非實死也故曰無情死情實也特覺
人哭亦哭言隨眾也此是其欲簡而不得之妙所
是以欲簡不得簡而此六字最奇言其自得之
故數本以上句乃字與下句且字合為宜也兩
字良可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
笑也

之乎

且只是目字添一也字前篇中屢有之矣吾者我也目今之相與既以我而怪之

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如何邪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距知吾所謂吾之乎莊子大抵如此鼓舞其文若非別具一隻眼者亦難讀也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

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

乃入於寥天一

夢鳥夢魚只是前篇化蝶之意今之言者其覺乎其夢乎即所謂蝶夢為周乎周夢為蝶乎意有所適有時而

不及笑者言適之甚也亦猶杜詩所謂驚定乃拭淚樂軒先生亦曰及我驚已定矣此言驚也造適言喜也驚喜雖異而不及之意同排安排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不及排此排字與下句然何待安排故曰獻笑不及排此排字與下句

排字雖同而文勢異不可聯上字說造物之間事事皆排定死生窮達得喪禍福皆已定矣我但安其所排隨造化而去乃可以入於造化之一即妙前所謂寥天一只是造化字寥遠也寥天之一即也又做成名字如此皆莊子弄筆趣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剝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然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

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
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距知夫造
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剗使我乘成以隨先
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
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
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履載天地刻彫衆形
而不為巧此所遊已資汝者教汝也明言是非
辨別是非也為助語也
亦助語也奚來為何必來也黥剗猶言汝被
言汝被他教壞了遙蕩恣睢轉徙猶前所謂撓
挑無極彷彿塵垢之外之意遙蕩放蕩也恣睢
縱橫也轉徙變動也藩籬也言我不敢求

其堂奧且願至於藩籬即是願聞其略如此翻
下盲者瞽者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也
無莊古之美者也據梁古之勇者也不言汝能
道而不知其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不知其勇知
者不知其在鑪捶乘行也成自然之理也去我
曰皆在鑪捶乘行也成自然之理也去我
之習而乘成以隨先生也噫嘆也未可知者言
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也噫嘆也未可知者言
未見得汝便能如此也吾師乎以不數句方是
說出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蓋言無為而為自
義澤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蓋言無為而為自
然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是此意長於上古言在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是此意長於上古言在
天地之先也千古萬古常如此安得以老少名
之上而天之少是所覆日月星辰左旋而地之
川丘陵多星少乃右轉或遲或速或流或伏百
動日月五星乃右轉或遲或速或流或伏百
水石多少奇怪皆造物為之衆形之間如百川

羣木多少奇異非巧而何但喚做巧不得凡此
數句皆是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然則見天
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故曰顏回曰回益
此所遊已言吾之所遊者如此也
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
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
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
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
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
丘也請從而後也此一段借顏子之名以形容
造道之妙畢竟莊子在當時

亦知顏子之為亞聖也坐忘之說乃莊子之說
而後禮樂二字只是以禮樂為高於仁義一節蓋莊子
仁義二字只為愛惡凡此字義皆與聖賢不同
先忘仁義而至於坐忘則禮樂亦猶所謂外天下
而後萬物也至於坐忘則盡忘之矣此有無俱
遣之時所謂今者吾喪我亦明離形墮肢體也
皆不自知故曰墮肢體黜聰明也所謂聖者無所
去智黜聰明也大通即大道也所謂忘二字便是禪
家面壁一段公案同者與道為一也與道為一
則無好惡矣無好惡則化矣化則無所住而生
其心矣故曰同則無好惡則化矣化則無所住
言汝更勝於我我反不及而在汝後矣賢者勝
也此賢於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
人之賢也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

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也是奇絕恐其以飢而病故曰殆病矣古人彈琴必

有歌如舜鼓琴而歌南風是也若歌若哭者力弱而其聲微也不任其聲者言無力聲不出也趨舉其詩所謂情隘而其詞蹙是也歌得不成

頭緒故曰趨舉父母豈欲貧我天地豈欲貧我此數語最精絕求其爲之不得言既非天非地非父母則孰爲之然則使我至此極甚者命

也此意蓋謂自然之理在於天地之上命者自然之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便見列子力命篇不及多矣

莊子內篇應帝王第七

言帝王之道合應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四問而四以不知答之即維摩經以不言爲不二法

門多之意蒲衣或曰即被衣也莊子所言人物名
字多是虛言即鳥有亡是公之類不必致辨齧
缺悟其不言之意故喜以告蒲衣蒲衣曰而乃
今知者言汝之意今方悟也而汝也泰氏古帝
王也即大庭氏之類藏懷也而要結也仁而結
人之心亦可得之類不出於天而始出於非
人能與天為徒也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
人未始出猶曰不非過如此也故曰天而始出
皆是其奇筆歟其或以已徐徐安也其覺于自
得也或以已為馬或已以實理情信皆實也其
聽人誰何也其到知此實字又不足實也其德
在已皆天真也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
其任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
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歟帝王之道
以應帝王意正在此篇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
日中始何以語汝有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

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
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
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
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
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
知肩吾先見日中始後見狂接輿故接輿以此
義皆出於法而已言以身為天下故曰以下法
也皆以身法而已言以身為天下故曰以下法
經式義句法便與天和豫通同也欺德者孰敢
非實德也欲以此治天下難於涉海鑿河而使
蚩蟲負山也鑿河即治天下難於涉海鑿河而

門之意蒲衣或曰即被衣也莊子所言人物名
字多是虛言即鳥有亡是公之類不必致辨齧
今知悟其不言之意故喜以告蒲衣蒲衣曰而
王也即大庭氏之類藏懷也要結也泰氏古帝
人之也即亦可以得之類不出於天而始出於
能與天為徒也非人即天也故曰天未始出於
人未始出猶曰不非過如此也故曰天未始出
皆是或弄奇筆歟其或以徐徐安也其覺于自
得也或以弄奇筆歟其或以徐徐安也其覺于自
聽人誰何也其所以為馬或已為牛皆置之不問言
在己皆天真也其所知皆實理情信皆實也其德
其任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
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與帝王之道
以應帝王意正在此篇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
日中始何以語汝有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

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
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
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
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
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
知問之吾先見日中始後見狂接輿故接輿以
義皆出於法而已言以身為天下故曰以下法
也皆以身法而已言以身為天下故曰以下法
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
而化言民皆聽順而化之也欺德者言自欺也
非實德也欲以此治天下難於涉海鑿河而使
蚩蟲負山也鑿河即天難於涉海鑿河而使

化者順性命之理而行之也。其身則有迹也。正而後
行之事也。確乎斷乎也。言其為治斷斷乎如此。莊
子之意也。主於無為。故其說如此。所以異於吾儒
鳥高飛而避繒繳。鼠深穴而避重鑿。言有迹者
必自累。今不能行。無為之化。而至於有迹。是其
蟲鳥鼠也。神立猶曰。神臯也。二天根遊於殷陽。至
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
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
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
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壖埌之野。汝又
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

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
而天下治矣。道以為天下為鄙人之問。便非無為之
不豫者。不樂也。與造物者為人者。言遊於人世而
順造物之自然也。厭足也。飽也。言遊於人世而
已飽足。則將遊於造物之外。莽眇之鳥。虛無之
氣也。無何有之鄉。壖埌之野。皆言太虛無極之
地也。何帛猶何故也。注訓法字。法亦故也。以治
天下之問。而感觸予之心。所以不豫。此感字。猶
言恬淡觸我也。漠冲漠無形之地也。亦是。何故之
者。恬淡皆合於自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
前此言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看此氣字。便合
作性字。說順造物之自然。而無容私矣。此天根再
治矣。何必為天下乎。有自然。則私矣。此天根再
而無名人。又以其真實語告之。其名為無名。所以
便見前後所稱人名。皆是子虛烏有之類。所以

後篇有寓言重言之說如稱黃帝孔子顏子狂
接輿則是借重於其名以實己之說寓言則是
無名人之類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
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援狙之便執殽之狗來藉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
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
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
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此有人於此數句是不指名如

而譏侮孔子嚮疾趨走捷疾也強梁剛健也言
敏於學而能力行也物事也徹通也言事事通
徹而明王否言用之疏虛也王者事如此而學
徒也易更也猶言卒更也王也胥易之名必古
語如漢所謂鬼薪是也更也王也胥易之名必
技其術之人也此為二等身人胥易則勞其形
怵其心言如此為學身人俱勞是猶胥易技係
招來田獵之言其藉繩也所以束縛者以皮有
縛狗能執理與人藉繩也便捷可觀皆以招來
若以有為之學可以自累也執理可觀皆以招
亦可比於明王矣此貶之者甚之辭也虎豹之
文自奇功蓋天下而民弗恃此朝野不知而帝
何加之意貸萬物而民弗恃此朝野不知而帝
就平仄之意呼施字便與施字同義天施地生
云

行兩施天施兩施此二字平仄雖殊其義則一
有莫舉名者言其所有二人莫得而舉名之民無
得稱之意使物自喜言我雖無功可名而物自
得其樂猶韓文所謂人自得於江湖之外也不
測者不可測識也只是無有字立乎不測只是
遊於無有筆端鼓舞大率如此以上數段皆是
說其各篇應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
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
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
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
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
無雄而又奚郊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

人得而相汝

歲月旬日或遠或近神巫相者也

言其驗也心醉者心服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
既其實未盡其內也而汝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
固以為能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以
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郊生也無雄又
奚郊可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喻其心未能
化故可以形見之意亢高也自以其道為高於
世而欲人必信之神巫得以此相汝 嘗試與來以
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

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

杜德機也

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

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

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

濕

勿正同惟火也濕灰則動而又火欲滅之意杜德

機

亦是脩觀之名德機生意也杜德機

而

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為非活

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

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

善者機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

善者機也

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

露故季咸以為全然有生意也天壤亦是觀名

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

今脩養家以舌間為天津以頂上為泥丸之類

此是生發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即是有無

俱遣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嘗又

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

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

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

殆見吾衡氣機也

太冲莫勝亦觀名也太冲太

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

靜而不動半靜也神巫以為不齊言其半動半

定也

鯢相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

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是觀相止水流水皆
為觀而古人以為淵淵有九名猶今觀音十二
觀也審信也言鯢相信乎為一觀止水信乎為
一觀也流神巫者皆此一觀也我有一觀此方說
所以觀我之妙與猶有未盡者審字作蟠非列子
三言淵之名皆全洪野與謂列子勝於莊子恐未
為的論若此九淵皆說盡則不得為奇文矣此
盡不盡正是莊子之奇與精論文者方知此
章本有四節就此說淵九名一項
却入第四節文章伸縮之法也
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
之列子追之不久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
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
以為波流故逃也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始
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故曰不
知其誰何也
蕩也言其看我不出但見
拉扱莽蕩故自失而走也
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饜食豕如食人於
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
哉一以是終為其妻饜代其妻執饜於鼎竈之
於內而不知其外也於事無與親者言其雖為
復於朴即前所謂墮枝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
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

已如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其終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之意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莊子於此又說盡無為而為之事尸府聚也前言不暮事不謀焉用智即此意有意於謀則其謀聚於此可謀則謀無所用此意有曰無為謀府事雖不能無智而不可以智為主任故曰無為知主心之所主則私矣此四箇無字是教人禁止之心之所主則私矣此四箇無字是見道至於盡而無窮極而心游於無物之始故曰體盡無窮而遊無朕朕兆也始也無朕即無

始也天之授我所以是理吾能盡之又不自以為有得故曰盡其所以受於天而無見得見其有得則近於迹矣所謂依幻說覺亦復如是便有是此意鋪說至此以虛字結之此一句甚有力虛即自然也無所着也鏡之於物妍媸去來照者自照何嘗將之何嘗迎之將送也照形而應形照物而見物謂之應鏡中何嘗留之故曰應而不藏至人之心如此所以於物皆無所忤故曰勝物而不傷天道不爭而善勝便是此勝字若鏡數句分明是解上面一虛字文勢起伏豈不奇哉平淡之中自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

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此段只言聰明

此形容墮技體黜聰明則為渾沌矣本乎是平常
談話粧出日鑿一竅之說皆奇筆也儻忽渾沌
皆渾沌即元氣也人泥着泥着則為竅如赤子
目鼻舌雖具而未好惡是知識是渾沌之全也
稍萌則有喜怒哀惡是知識是渾沌之全也
失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也莊子三十三篇分
便如此詭怪但文亦奇矣。莊子三十三篇分
為內外篇有七字或三三字為名如學而為政
則其書本無精義萬世之意但外篇文辭有特
地如此亦是鼓舞萬世之意但外篇文辭有特
長枝大葉或人為次第而說如曰先能逍遙
也又有以七為一者為次第而說如曰先能逍
遊而後養生主繼之既盡養生之事而後遊於
故以養生主繼之既盡養生之事而後遊於

問故以人問世繼之遊於世間使人皆歸向於
我故以人問世繼之遊於世間使人皆歸向於
人師於我而可繼之以道為師故以大宗師繼
之雖其說亦通但如子却牽無甚義理却與易
之序卦不同善讀莊子却牽無甚義理却與易
之字筆勢出自無窮快活。文字最看歸結處
如論夢蝶物化養生主之逍遙。文字最看歸結
物論夢蝶物化養生主之逍遙。文字最看歸結
以堅白鳴大宗師之養生主之逍遙。文字最看
七篇都盡却粧撰儻忽渾沌夫自是箇箇有意
日而渾沌死看此機軸豈不奇特中有一
篇起以天命之謂性三句機軸結以上天不
無臭至矣此亦是謂性三句機軸結以上天不
破耳向侍先師講春秋至西狩獲麟於此是
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所以絕筆於此
夜散行西軒廊間忽問曰今日獲麟處看得
何希逸應曰以中庸聖人所不知之語斷之諸

家所未有也但經始於王正月終於西狩獲麟
當時下而若更有此一句夫子亦必不書矣
先師曰如何希逸曰如歸結一句更如何添得
先師不答而希逸曰已夜深矣即叩伯已丘丈之門
曰肅翁春秋讀得甚好其與朋友讀春秋許多
年未有如此見解者言之喜甚至半夜方歸後
兩日伯已丘丈與希逸言之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
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
藏哉而非道憲止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
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

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

之用也

也與生

也指手

指也駢合也枝旁生

也駢合也枝旁生

也駢合也枝旁生

也駢合也枝旁生

枝指皆病也本出於自然比人所同得曰德駢拇
侈矣侈剩也似此性德字義皆與聖賢稍異附
贅縣疣亦病也駢枝則生而有之贅疣生於有
形之後故曰出於形而侈於性多方多端也用
之用之於外也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也非
道之自然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
則併以仁為外矣以仁義為淫僻而與聰明並
言皆以為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多方猶
多事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

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
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

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五色文章青黃黼黻古者以養目而莊子以爲

亂淫故曰駢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
離朱明者也若以爲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爲

是矣故曰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意亦然蓋以禮樂爲外物也擢抽也塞猶言茅塞也德性

本青而強亦爲是掃德而塞世也法禮法也
不及者人所難行之法故曰使

動之以瓦而繫以繩而結事之無益者辯者

之多言連牽不已累疊無窮而無意味故以累
瓦結繩比之竄定猶言脩改也脩改其言句以累

爲辯故曰竄也。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蔽罷也。言皆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

勞苦故曰敝跬以譽無用之言若以爲非乎而
楊墨之徒則以爲是多駢旁枝猶言餘剩也

事非至正也至正者本然之理也彼正正者不

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

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

然之具憂奮則與長斷之具悲故忙長非所斷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正正者猶言自然而然不失其生命也

之實理雖合而不為駢雖枝而不為駢雖極而
不為有餘雖短而不為不足此數句極有味即
前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也
他這般下字豈苟然哉性所安無憂可去也
喻最佳意與意同數也以見鶴二端言之則仁
義多端非人情矣故數而言之使仁義出於自
然則不如是其多憂矣多憂者言為仁義者多
憂勞也莊子之為此言自孔孟而上以至堯舜
禹湯皆在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
斷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
憂一也今世之人高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
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病而不可強去之則為憂苦矣枝多一指
也故曰有餘於數駢合二指而不可分故曰不
足於數高目者半閉其目也欲閉而不閉則其
睫蒙茸然故曰高目高者蓬蒿之蒿也高目有
獨坐憂愁之意此莊子下字處憂世之患而自
勞仁人也貪饕富貴而破壞其性情不仁之人
也二者皆為自苦故並言之又嘆曰仁義非人
情乎言如此看來仁義信非出於本然也囂囂
曹雜也三代而下此且夫待鈎繩矩而正者
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
屈折禮樂啗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
常然也性自然也德自得於天也皆非人力所
為若必待修為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

鉤繩繩約膠漆皆修為之喻也侵削戕賊也固
定也屈折其身以為禮樂喻其言以為仁義
之理故曰失其常然喻猶嫗撫也天下有常
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
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
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
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
哉使天下惑也口然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為駢
圓或附或離或加約束皆當出於自然而不
人力則為正理誘與莠同莠然而生者孰生之

物之所同者孰與之皆自然也故曰不知其所
生不知其所得古今不二者一也故曰不可虧者亘
古窮今拘束也性以連為仁義為之不已則固
泥拘束何以同時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
故其書專抑仁義而談自然亦有高妙處但言
語多過當大抵莊子之所言仁義其字義本與
孟子不同讀者當知自分別可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
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
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
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

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

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惑迷也

也小迷則東西南北易位矣大惑則失天地之性矣借上句以形下句招徠今人言招牌也立

仁義之名以撓亂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趨於仁義奔命為其所使而奔趨也知仁義而不知道

德是以外物而易其性也在小人則殉利在君

子則殉名卿大夫則殉其家主人主則殉天下殉

從也忘其身以從之曰殉若莊子之意則天下國

家名利均為外物也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

以指上言聖人下抑高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

同而其忘身傷士則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

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

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

夷死名於首陽二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

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

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之所殉仁

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

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

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

其間哉博塞讀書二事之美惡不同而亡羊則均此喻最佳挾策即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瓊猶今骰子也亦曰齒亦曰目塞與賽同伯夷盜跖莊子豈不知其賢否特借此

以立言此皆是其過當處君子小人雖異而殘生損性則一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是皆以小抑大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以下抑高之意也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

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屬性猶言留意也曾曾子也諱參史子魚也名鯀以俞兒師曠離朱而此曾史亦是以下抑高之意臧善也言雖如此非吾所善也善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也此數語之中如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一大藏經不過此意安得此語若此等言語皆莊子獨到不可及處這一彼字不是輕可下得禪家所謂狂

犬逐塊所謂幻花 生幻果便是這箇彼字自
得其得自適其適即自見自悟也大抵分別本
心與外物耳不得其本心而馳騖於外則皆為
淫僻矣自聞自見若在本心而即論語所謂默而
識之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孟子所謂施
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伊川春秋傳序曰優游涵泳
默識心通皆是此意但說得平易爾晦翁懲象
山之學謂江西學者皆揚眉瞬目自說悟道深
詆而力闢之故論語集解不以識音志曰默而記
之爾孟子不言而論語亦曰不待識音志而自喻不
肯說到頓悟處蓋有所慙而然非語孟子二書之
本旨也若以伊川默識心通之語觀之豈得音
志乎然學道者若用功之時常有等待悟之
漸自有一二機不可謂執迷待悟則隔須彌山矣頓
皆自頓悟得之謂有漸而無頓亦不必人人
復禮頓也不然何一日而得之非頓悟而何看此
仁焉仁何物也一日而得之非頓悟而何看此

數語先振起一句曰克己復禮為仁乃曰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為仁由己由人乎
哉語勢起伏既下言下領略乃曰同子細吟玩方
見其味所謂既下言下領略乃曰同子細吟玩方
即禪家所謂知天之下何保任之時四非四勿便是盡
命之事也其曰為仁由己即禪家所謂此天脩身俟
人着力不得也先師嘗曰佛書最好證吾書證
則易曉也上淫僻之行是為惡無近刑也道德
也下不為近名之事近名則非自然矣故曰余愧乎
不為近名之事近名則非自然矣故曰余愧乎
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
僻之行也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脩身其戲
侮堯舜夫子曾史伯夷初非實論特鼓舞其筆
端而已塘東劉叔平向作莊騷同工異曲論曰
莊周憤世疾邪而樂軒先生甚取此語看來莊
子亦是憤世疾邪而樂軒先生甚取此語看來莊

又奇所以有過當處太史公謂其善屬書離辭
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
免也其言洗洋上音汪下音羊自
恣以適己此數語真道著莊子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
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許宜反臺路寢無
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
維之連之以羈馮丁邑反編之以阜棧馬之死
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
有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

過半矣

此段言外物能為身累之意翹足而陸

下句處義臺路寢即其蹄必有跋起者也此是

也居移氣養移體之地必當時有宮室也義者養

治馬蹄也刻剔其足也亦削其蹄也維之籠絡也羈

絡其頭也馬絆其足也今所謂前鞵後鞵也連

布行之也阜棧槽櫪也衆馬列於其間也整齊排

飾之患馬制於人而不得自樂其樂所以死者

多矣即元龜與其曳尾於泥中意同但其間下

數箇之字與前言二三後言過半文字華密如

美錦然古今多少筆法自此萌芽而出或曰外

篇文粗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
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

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

過也而陶泥匠也匠木作也泥之與木皆人造之

也豈不失土木之性人皆以伯樂陶匠為能亦

猶泰氏而下以治天下為能也即前篇仁義非

人情之意此三數行之文其吾意善治天下者

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

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

顛顛當是時之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

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

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

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

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

民性得矣同於天者言得之於天者同然也人之生

也倚故曰常性常性者即前篇所謂常然也黨偏

也故曰純一而無所偏倚放肆自樂於自然之

齊物論之一天行天鈞天遊與此天放皆謂之也

也此名字以形容自然之樂至德之世言上古

也填填滿足之貌顛顛直視之貌形容其人樸

拙無心之意又就其跡徐徐其覺于于應帝王

路未通也此語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水

中自有長幼上下相連屬也禽獸羣居深山去

人尚遠無害之者草木各遂其生長未有斧斤

之禍也羈係禽獸而遊攀引鵲巢而闕人與物

相忘也東坡雜說有少時所居書室鳥鵲巢於
低技桐花鳳四五日一至頗與此處相似見詩
集二十卷異鵲詩注以此觀之上古之時必
是如小禽獸可與同居萬物可與同聚又安有
君子無欲純乎天理也舉世皆然故曰同乎無欲
也無離渾全也素樸純質也當此之時各得其自
然之樂故曰素樸而民性得矣其德不離是謂
素樸兩句相因而下句只用素樸二字接
過古文法也今人之文更無此等法度
聖人蹙蹙下悉結反為仁跼跼反為義而天下始
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
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
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

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
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前言
伯樂此言及二聖人以下段應上段也蹙蹙勉
強而行之貌蹙跼行立不安之貌澶漫即汗漫
也流蕩之意摘僻用手足之貌僻合作僻向音
藥是也此又自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中翻出
言雖不經其文亦奇始分者言其心迹始分矣
分則不純一矣如此分字皆是下得好處搏刻
木而為之故曰純樸不殘孰為珪璋道德自然也莊
成器故曰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自然也莊
子以仁義為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
固也有也莊子以禮樂為強世故曰情性不離安
用禮樂若孟子曰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聖賢
之言也此書禮樂仁義字義不同並以爲外物
矣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
然之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兩句此上文結語

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此一段又把前頭許多說話翻做數行中間係得幾句愈是奇特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分明

是一箇畫馬圖也相靡相摩擦也看他交頸分背字下得如何衡扼車上之物扼勒也月題今所謂額鏡也介倪闔扼獨也獨立而睥睨怒之狀也闔扼曲頸而扼拒也獨受銜絡之意驚猛也曼突也詭計以入銜潛竊以加轡皆是悍驚不潛地也詭計以入銜潛竊以加轡皆受調服故銜轡之時如此費計較也與人抗敵者曰盜馬之知至於抗敵此費計較也與人抗敵衡扼銜轡之事則馬自馬人自人豈見其介倪闔扼之態哉民能已此者言民之所為止於如此此也匡正也以禮樂而後有比上古本無之縣跂高揭而提超之意踉跂不自安也好知爭利比馬之詭銜竊轡也內篇外篇正與左傳國語相傳以皆出一手做了左傳又成國語其文却與左傳不同如莊子此篇便是箇長技大業處故或首以爲非莊子所作却不然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三





莊子虛齋口義卷之四

虛齋林

希逸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
滕固局鐻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
負匱揭篋檐囊而趨唯恐緘滕局鐻之不固也
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
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
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



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
耒耨之所刺反七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
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
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
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
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
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
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看此篇便見得憤排之雄劇莊撰一段譬喻自
為奇特眩開也探手取之也發亦開也鼠竊之

盜却下此六字非文乎緘縻繩結也鼠竊之備大
高管鑰也鑰鎖也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大
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
入看左傳所言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
之謀戰國之時大抵如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
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
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
干剖萇弘肫勅紙反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
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
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妻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
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

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此是莊子撰出這般名字以譏侮儒者其言雖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亦是精絕

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邳鄆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梧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

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

盜跖也

楚方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

而齒自寒川與谷不相干川竭而谷自虛丘夷與

淵不相干丘夷與谷不相干川竭而谷自虛丘夷與

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生而

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生而

大盜不起梧擊聖人縱舍盜賊言亦無聖人亦

無盜賊而後天下治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

有水川竭則谷自虛矣川與谷雖不相通而春

夏之盈秋之涸却同也丘夷與谷雖不相通而春

猶曰山附於地剥也山夷則土實之於淵是不

相關而相因也無故即無事也重聖人而治言

聖人復出也聖人復出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

之益可以欺世故曰重利盜跖也曾酒薄而邳

鄆圍又見淮南子其文稍異意亦同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斗斛權衡符璽仁義四者並言以下抑高之意竊鉤小盜也鉤腰帶環也戰國之諸侯篡奪而得皆大盜也小者誅而大者乃如此憤世之言也既爲諸侯則其立國亦以愛民利物爲事是不特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聖也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

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名爲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之諸侯皆竊國者立於人上人誰不見故曰揭如此大盜昭昭於世併仁義斗斛權衡符璽以竊之而世未有立賞以求捕用刑以禁止者是皆憤世而爲此言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離水也聖人之法只可自用不可使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明者天下皆知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

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摘玉毀珠

焚符破璽剖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絕聖棄知之意非實論也殫殘者毀削也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言道也故曰民始可與論議此皆實出之辭故人每以剖斗折衡焚符破璽之事譏議之其實即老子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之意但說得過當耳東坡曰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矇之

人全不識字耶

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

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

規矩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

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

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

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

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

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煥亂天

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擢亂者抽擢而紊亂也六律有長短之叙抽而

亂之使其不可用也鑠絕焚棄之也有瞽矇之耳而後能為律樂之事塞其耳則人之聰皆合乎自然無此等造作也明巧兩句其意亦同因巧字却舉老子大巧若拙一語以證之亦是文法處曾史有忠孝之名楊墨有仁義之言攘除而棄擲之使仁義之說不行則天下之人同得此德始歸於玄妙矣不鑠不僻無偏陂也以曾史累也不惑不相誑惑也不僻無偏陂也以曾史

楊墨與師曠工倕離朱並言亦以小抑大也外
立其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也煥亂者言熏灼
而撓亂之也以正法言之此等入皆無所用言
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此一句結得極
有力文字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

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

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十二箇氏只軒

轅伏羲神農見於經自此以上吾書中無之或
得於上古之傳或出於莊子自撰亦未可知亦
猶佛言我於過去某劫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
間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所可考者三千餘年
豈有許大天地方有三千餘年伏羲以前必有六
籍所不傳者但言之則近於怪妄然亦不可不
知且如吾聞自無諸以來方見於漢至唐而後
漸有文物無諸之前當猶草昧可也近時襄山

寺前耕於野者忽得一穴其間金玉之器鼎彝
之屬甚多人皆竊而去之最後既虛鄉人皆得
率而就觀其壙無大小皆雕人物龍虎不勝精
巧此其前穴也其後一壁以銅鐵所灌意非有國
聲但堅固不可動必是銅鐵所灌意非有國者
之墳不然書籍所載閩之上無聞焉則必有之
而不傳者然則容成大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

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

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

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

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

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

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
矣何以知其然邪甘食而下又是山無蹊隧處
而趨之便是暗說孟子荀子推而上之孔子亦
在其間矣觀齊稷下與蘇張之徒便見莊子因
當時之風俗故有此論好知則非
自然之道矣故曰好知而無道夫弓弩畢弋
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曾筍之
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
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
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
好知畢有柄之網也弋繳射也機變詐也削格
猶漢書曰諸胥也猶今之木柵也捕兔鹿

者亦有之置罟亦網也知詐以智而相詐也漸
毒相漸染而為毒亂也頡桀頡也滑汨亂也解
垢隔角也堅白解垢異同皆當時辯者之名以
取魚取鳥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之亦是以曾
史與斗斛權衡並譏之意每每常常也故天下
常常如此而至於大亂皆好智之罪也故天下
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
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
不知者務外求異者也已知者曉然而易見者
也自然之理也不善在人者也已善在我者也
即齊物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故上
知他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也故上
悖日月之明下燮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
戛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

亂德皆不移於外物又何用治之乎不恬不靜也全書意勢皆如此其理皆未正然筆力人大豈易及哉以不恬比不愉便無輕重矣
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

哉

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也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有四時不

至寒暑不和之事氣序既逆則人亦病矣使人者言因堯桀在上致人如此也喜怒失位居處無常謂妄為妄動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思慮不自得也成章有條理也不成章則失中道矣喬好高而過當也詰議論相詰責也卓孤立也鷲猛厲也此四字皆形容不和之意盜跖曾史只是替換賢不肖字用心既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為天下者於其賢者而賞之於其不肖者而罰之賢非真賢出於好偽舉出皆然故欲賞而不足不給亦不足也言出問此等人多矣其意皆是譏賢者乃與為惡者對說所以重抑賢者也人人皆慕賞避罰以為相與則豈能安其性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

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
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
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
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僨囊而
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
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
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色為明而好五
義有以亂其真矣故曰淫德與理自然者仁與
也淫樂也彼以禮樂為外物故曰相於技相於
淫相助也助益之而愈甚也藝業也疵病也業

乃自勞病乃自苦以聖知之名而悅之則愈勞
愈苦矣故曰相於業相於疵此聖字止近以能
字猶今言草聖之聖也故於盜亦曰妄意室中
之藏聖也此皆字義不同處讀者當自分別不
可與語孟中字義相紊亂八者明聰仁義禮樂
聖知也安其自自然則八者雖有亦不能為累故
曰存可也亡可也然則八者自然則八者能為害
矣鬻卷局束之貌僨囊多事之貌豈直過也而
去之言不特獵涉一過隨即休止齊戒以言謂
鄭重而誇說之跪坐以進謂致恭盡禮而相傳
授鼓歌以儻之謂言之不足手舞足蹈也此皆
譏一時之學者吾若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果何
為哉吾非自言指他人而言也猶詩曰我姑酌
彼金壘婦稱其夫也書曰我用沈酗于酒微子
稱紂也此是文法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
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

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
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
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此段直
自然之治不得已三字便有有天下而不與之
意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
下托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為天下而後可
以天下寄之此兩句文亦奇理亦正讀莊子之
書於此等句又當子細玩味禮記曰筋骸之束
解其五藏便是束矣擢抽也過用其聰明也
尸居者其居如尸然即曲禮所謂坐如尸也龍
文采也尸居無為而威儀可則自然有文故曰
尸居而龍見淵深也靜也默不言也雷聲感動
人也雖不言而德動人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

其聲如雷也故曰淵默而雷聲神精神也天天
理也動容周旋無非天理故曰神動而天隨如
此三句亦可以莊子為異端之書乎理到而文
又奇所以度越諸子炊累即野馬塵埃生物
以息相吹之意炊動也累微細而累多也虛室
之中滿日如外觀看日影中微塵便見此兩字
下得奇特若動而又不動若多而不見其多故
曰炊累言我若無為於上而天下之人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自得自樂如萬物之崔瞿問於老
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撓人
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因殺淖約柔乎剛彊
廉剡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
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

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此一段把孟子

莫知其鄉合而觀之便見奇特無攪者無撓亂
攪拂之也排下者不得志之時愈見頽塌得志
之時則好進不已此心向上也下心趨下也
向上則向者皆為囚殺乃自累自苦之意綽約
美也剛強之人或為綽約所柔以項羽而泣涕
於虞美人是也廉劇主角也彫琢磨礪也諺云
入太學者菱角入去雞頭出來即此意也少年
得志之人多少圭角更涉憂患出此意也少年
故曰廉劇彫琢其內熱時如焦火然其凜凜時
如凝冰然此皆形容人心躁怒憂恐之時一俯
仰之間而此撫臨撫也猶言行一過也其居也
疾也如此撫臨撫也猶言行一過也其居也淵
而靜言心不動之時其動也縣而天言此念一
起之時如縣係於天儼與憤同憤驕亢矣之狀
不可係即不可制也佛經云如何降伏其心看
他降伏字便見得儼驕不可係之意此一段模

寫人心最為奇妙非莊
子之筆亦未易能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攬

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肢脛無毛以養天下
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讜兜於崇山投三苗
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
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
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
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
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股無肢猶髀肉不
生之意脛無毛言

勞其足也矜與謹同矜矜梗其血氣也猶曰柴其內也規為也言其為仁義法度勞苦如此雖如此勞苦而猶有無奈何處故有放流之刑不勝天下者言其無如天下何也四罪而天下咸服本舜事也而莊子喚作堯所以曰其辭雖參差而誼詭可觀見天下篇此便是參差處是實供吐了堯舜且如此延及三王尤大可駭矣施延也三王既如此所以天下而小人則為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曾史之名而為起儒墨之爭於是自喜於我而加怒於人自以為信而以為愚自以為善而以為人否自以為非相譏而以為人為誕彼此皆然故有相疑相欺相非相譏之事即齊物篇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之意爛漫字下得好性命之理到此都狼籍了求於是乎鉞鋸制焉繩竭者言下無以應之也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撻人心

故賢者伏處大山嵒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摺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此段言其不勝天下遂鑿皆用刑之具也繩束縛者也墨黥涅也脊脊者猶籍籍也罪在撻人心者言自黃帝始也賢者隱遁不出而儒墨於此時猶且高自標置於舉氣象如許而儒墨於此時猶且高自標置於舉

世罪人之中故曰乃始離趾攘臂乎桎梏之間
離趾支離翹趾也攘臂奮手言談也乃自許自
高之貌意嘆也甚矣哉言其所為已甚也儒墨
於此可謂甚不知取也上下兩其甚矣字意却不
同皆是奇筆題術術揚械也相推言行者相挨抄
也術術接摺因聖知而有桎梏鑿枘因仁義而
有桎梏借曾史之說得自以自文而為害是曾史
為盜跖之噶矢也接摺今加中橫木亦楔也噶
矢今之響箭也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
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
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
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
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

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
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
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是致和
而使萬物育也官陰陽以遂羣生是燮調陰陽
以順萬物也官各任其職也陰陽不相戾各當
其職曰官物之本然者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
之殘者言害物之事也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
五穀羣生亦自生自遂之物有心以官之則反
為物之害矣而汝也指黃帝而言也族聚也雲
不族而有雨是此有而彼無也不待黃而落失
時也荒者日月有薄蝕廢其光也荒廢也翦翦
猶淺也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
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

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
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
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
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
乃長生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故以為善問窈窈冥冥而不可見也無視無聽耳目俱忘也神存於心曰抱靜而無為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搖動則可以長生今修煉之學皆原於此如仙如佛自古以來必皆有之亦不是莊子方為

此說也無勞無搖此無字與勿字同有禁止之意目無見耳無聞心無知又解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兩句神守其形則可以長生慎汝內閉汝

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

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

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

形未嘗衰慎汝內不動其心也閉汝外不使外物得以動吾心也

不識不知而後德全故曰多知為敗至陽之初大明也至陰之初窈冥也

虛之上也窈冥之門無極之始也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是此等說話但其說涵畜莊子要

說得暢快故其辭如此為汝者教汝也遂從也
猶往也入窮也言欲教汝汝極至於此也官職藏
府也此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也我之天地各
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居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
物物皆自堅固物者我身所有之物也故曰物
將自壯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此
所以形雖千二百歲之久而不衰也處者處事
處物也感而應之者也天地即吾身之健順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
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
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
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
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

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

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廣成子之謂天

者言其可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其
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是以有涯而
隨無涯也此兩句極有味以麗言之則打鐵作
門限鬼見拍手笑亦此意易不終於既濟而終
於未濟是知物無窮而物無測也子在川上而
曰逝者如斯乎亦指其無窮無測者言之上可
以為皇天下可以為王此皇王字如聖盡倫王盡
制如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皇是無為者也
王是有為者也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
者日月也下為土者地也言居天地之間瞻然
無知舉頭但見日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百昌
百物也生於土而反於土葉落歸根臭腐化神
奇神奇化臭腐之意去汝者離去人間之意無
窮之門無極之野猶言天地之外也可與日月

天地相爲長久故曰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籍與冥同
昏昧也當我者迎我而來也遠我者背我而去也物之來
去我皆泯然而不知故曰當我者籍乎遠我者籍乎人盡
死者以其心死而不知道也

雲將東遊

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脾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脾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

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問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軼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蟲意治人之過也

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也拊脾

雀躍形容其跳躍自樂之意倘然自失之貌贊然屹立之貌叟指鴻蒙也趙州見投子買油而

歸州云父聞投子今見買油翁投子曰油油看
禪宗此事便見雲將曰遊乃莊子形容鼓舞
處油字與遊字不同非以油為遊也不輟而對
曰遊仰而視曰吁盡得自妙有羣生之問便與
前黃帝之問同掉頭搖頭也天忘朕邪朕我也
呼鴻蒙為天言前日曾一見尚記得否豈已忘
之邪浮遊周遊也獨狂軼蕩也紛汨也無妄真
求也於舉世紛汨之中而自觀其真不得已於
也遊於舉世紛汨之中而自觀其真不得已於
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也放效也民以我為法
也天之經常物之情實皆自然矣豈得成自然之化
心為之則是亂逆其自自然矣豈得成自然之化
故曰玄天非成玄虛也猶言先天也獸羣而不
爭則無異類同類之別今各解其羣而去則是
有爾我同異也鳥皆夜鳴驚也不能輔物之自
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皆自
前曰罪在櫻入心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

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
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
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溱溱解心
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
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
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
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
首起辭而行然則吾奈何毒哉猶言石頭所謂苦哉
苦哉是也僊僊乎急去之貌言汝已自毒自苦
可急急歸去不必問我這一段粧撰問答處便

似傳燈錄上說話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
便是不可曰養心而曰心養當子細分別徒但
言汝但處於無為之中而物自化自化者往來
不息自生自化之意也將從前許多聰明皆吐
去而莫留之倫與淪同淪沒也泯沒而與物相
忘則與淞溟大同矣淞溟無形無朕未有氣之
始也解心解去其有心之心釋精神釋去其有知
之神莫然定也無魂者無知也精神曰鬼神曰魂
無魂者猶前言塊然以其形立也解心之心與
心養之心自異解神之神與抱神以靜之神自
異此等字又當子細體認云云衆多也各復其
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
復其根而不離乎道矣纔有知覺則與道爲二故
則終身不離乎道矣纔有知覺則與道爲二故
曰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此一句甚精微當着眼
看凡有分別之謂名凡有好惡之謂情關者見
也無問無關則無所分別無所好惡此即無
爲自然也我能無爲自然則物各遂其生是

其固然者也故曰物固自生固者固有也降猶
言賜我也默者不言也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
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之已得此道躬親也自
也言自於吾身求之乃得其所得矣遂拜謝而
去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
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
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
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
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
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
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

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自此篇末乃是莊子自鋪說一段欲人同己而不欲其異己是以我皆出乎衆人之上也以己之所聞必欲出衆人皆歸向而後安則我何嘗異乎衆人雖欲出衆而何由出衆若謂之獨見則必衆人皆不知而後可既欲人人同我則我貴矣莊子又人之技多矣老子曰知我希則我貴矣莊子又如此翻騰出韓退之論文所謂猶有人之說在亦是此意其心如此而欲爲人之國是欲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爲害患也以謀人之國是圖僥倖也僥倖爲心但見有喪安得有成但有國者未知其入而爲其所惑也有土者有國也指當時諸侯而言也此意分明是譏當時歷聘遊說之士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

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物

者有心有迹也不物者無爲而爲自然而然也無爲則無所不爲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知物

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闔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爲一非人可得而二之大人

故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此則至貴矣大人

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有問而應之盡其

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

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

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觀

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即大入至人也

也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有問於我則盡吾之所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身而獨當天下之大也我為主配為賓無聲無臭也無方無迹也撓撓羣動不已之貌適往也挈提也汝指舉世之中人也復歸也挈舉世之人而往歸之於撓撓之中言雖出而不外於世間者是出也世間非二法也無端無始也無旁四面皆無極也出入而遊乎其間日日如是而不見其所終安知其始故曰與日無始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也故曰合乎大同頌贊也我身既與萬物皆同則不得而自私自利是無己矣既已無己則何者為有即龐居士所謂空諸所有勿實諸所無也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為友者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者自堯舜而下皆在其中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

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

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

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

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

不可不為者天也觀此一段莊子依舊是理會

伊川言釋氏有上達而無下學此語極好但此數語中又有近於下學處又有精粗不相離之意以道為貴則物為賤矣人豈能遺物哉故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任用人豈能遺物哉故曰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相依也匿隱也晦昧也明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晦昧矣然豈能盡遺世事哉故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道者精也

法者粗也法豈能盡棄哉故曰麗而不可不陳
者法也言義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故曰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道無親疎仁則有愛雖
非至道而豈能遺仁哉必推廣之故曰親而不
可不廣者仁也禮有節文似於強世而不可不
為故曰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豈一日一人之力可為故曰積德人所同
得也雖與世和同而有當自立處豈得與人同
故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中和同也一於自
然者道也然而有當變易處豈容執一而不變
故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不可不盡豈可盡委
之所為皆不可知人事不可以不盡豈可盡委
之不可不知哉故曰神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
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
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

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
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
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者不容力也在於人者不容不為而以道眼觀
之則雖為之而不容力故曰觀於天而不助此
助字與助長字同不累者不累積以高也累積
以為高則長字同不容力故曰觀於天而不助此
計度之心也不恃者不自以為恩也會聚也積
而不化也不積則化矣薄逼也近也所行雖近義
而不自以為有曰集義則不化矣不諱者不拘
忌也應應接也拘於禮文則有所諱避可行則
行隨事而應接之故曰應於禮而有所諱讓退縮
之意也接事之間直情徑行無所退縮故曰接
於事而不讓以法齊物雖紛雜之中而有簡直
之意故曰不亂民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倚重之

物雖可因而不本以就末幹轉從上數句到此已盡却又提起一物字曰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此物字即是精者為道粗者為物事事物皆在其中矣若以道心觀之皆不足為然而有不可不知精粗為一之理者又曰不明於天莊子豈不知精粗為一之理者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純之理則不可不明於天理之自然則在我之自然之理則不可不明於天理之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一矣不通於道即不明於天也無自而可者言無往而不窒礙也上言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到此結處又曰不明於道則知何謂道有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兩句只是一意

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此兩行最妙最親切於學問但讀者

忽而不深求之無為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之不容不為者也上句便屬道心下句便屬人心此為累字便與危字相近主者天道也是以道心為主也臣者人道是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不是朝廷君臣從來讀者只作君臣說誤矣此是一身中之君臣齊物論曰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當如此看可也莊子之書大抵貴無為賤有為為前兩轉既說有為者不可不為又恐人把有為無為作一例看故於此又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開闔抑揚前後照應若看得出自是活撥撥地但其言語錯雜鼓舞變化故人有不能盡知之者兼其間如遠而不入聖賢條貫所以流於異端須莫作語孟讀方可自賤而不可不任以下至不可不察也此莊子中大綱領處與天下篇同東坡以為莊子未嘗譏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今曰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為一之理於

此篇得之更有一說聖賢之言萬世無弊諸子
百家亦有說得痛快處且如易曰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
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何嘗不說精底何嘗
不說粗底說得如此細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
者悟道則其心愈細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粗此
看得儒釋骨髓出前此所未有也如莊子此段
把許多出問事喚做早喚做粗中又着箇不
可不三字似此手脚便粗了便無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氣象若分別得這粗細氣象出方知樂
軒是悟道來是具大眼目者他人闢佛只說得
皮毛他既名作出世法又以絕人類去倫紀之
說關之何由得他服

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
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

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其化均者言皆是元氣也治主

也萬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其
主君也猶言天無二曰民無二王也天之與我
者爲德我能推原其德之初皆自天而成之則
人力無所加矣爲人君者能知乎此則無爲而
順自然矣無爲自然便是天以道觀言而天下
德玄遠也玄古猶邃古也

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
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
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

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

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天地之間有氣則有聲有聲而後有名名之為

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此自天地之初纔有聲時

便自定了此是自然底故曰以道觀言而天下

之君定言聲也道自然也既有此分則自有君

臣之義便是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意故曰以

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

用於出者多隨其能而盡其職其所以能者亦

天與之蓋天生許多人出而做許多事故曰以

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萬物之間未有無對者

有寒則有熱有雌則有雄有上有下有前有則

有後有左有右箇箇相應皆出自然故曰以

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此四句最妙其語亦甚純

粹天能覆能生地能載能成同此德也通同也

萬物之間各有自然之理行乎其中故曰行於

萬物者道也上之所以治者如禮樂刑政皆治

之事也事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

技也道德精者也事與技粗者也無精無粗皆

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道道

即天故曰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

於道道兼於天兼者合二為一之意故曰古之

義合作藝因聲同故傳寫之訛耳

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

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

神服畜天下即孟子所謂以善養天下者我無

我欲則天下自然足我無為則天下自然化

一理能靜則百姓自然定淵靜澄靜也萬事不過

則非特人服之鬼神亦服之記曰若猶傳有之

也此語上出所傳故莊子舉以自證此五句極

純粹上三句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

與老子畧同

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
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
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
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
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
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夫子言其師
去其知覺之心也去此知覺之心而後可以學
道天自然也爲之以自然則謂之天得於己者
不言而喻故曰無爲言之之謂德無爲言者謂
無所容言也異者亦同故曰不同同之如此大
矣崖異有迹也寬綽然也物物不同而我皆有
之故曰有萬不同之謂富即萬物皆備於我也

紀條理也所執之德小大有序各有條理故曰
執德謂之紀卓乎如有所立德之成也循其道
而行則無所不備備道全美也完全也外物不
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故曰不以物挫志
之謂完十者天德仁大寬富紀立備完也韜藏
也包括萬事而無遺皆歸於心此心之大無外
矣故曰韜乎其心之大也逝者往也逝者如
斯之逝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與之爲無窮故
曰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
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
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
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藏金於山藏
珠於淵富藏
於天下也不近者遠之也不以壽夭爲哀樂不
以窮通爲榮辱醜字下得便勝辱字一世之利

與一也其之不拘以為我之私分人亡弓人得
之之意也雖王天下不自以為尊顯黃屋非堯
心之天意也曾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為顯故不
以王天下為顯也聚萬物而歸之一理故曰一
府死生亦大矣而無所變於夫子曰夫道淵乎
已視之若一也故曰同狀
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
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淵乎其居靜也定也濇乎其清不混不雜也金石之鳴亦自然之天也故曰金石不得無以鳴言鳴底便是道也然金石雖有聲非人考之擊之則不鳴人之考擊亦是天機也此兩句又是一般道理亦猶前所謂庸詎知吾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故曰萬物孰能定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亦是此意但此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取通
書文字說得奇耳

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
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
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
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王德者言有王天下之德也素逝者以素朴而往猶易言素履往也事事無不為無不能而以往以此為名故曰取通於事本原萬物之初也後知通於神至誠如神也採取也物有取於我而後其心應之故曰其心化之所生凡有形者皆同此道也出猶應也萬物皆造則此道不明言不知也下句生字言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存我之形以窮究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其自然之道此非聖人不能也勃蕩乎言其大也忽然出首出庶物之出也勃然

動不得已而起之意也萬物視乎冥冥聽乎無
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
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
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
小長短脩遠冥冥無形之地也視於無形而其
見曉然即恍兮惚兮其中有象也
人皆以為無聲而我之所獨聞如八音之相和
所謂非見彼也自見而已矣非聞彼也自聞而
已矣深之又深入玄入妙也而又能應乎物言
能精能粗也神無形也精氣也而無形而見之
有氣形上形下之意也存於我者虛而應於物
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也時騁時出
而用也要其所歸宿不可以一定言或大或
或長或短或遠或近便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

遠近其意方足今曰脩遠脩即長也分明是箇
近字意或是上面既曰小大長短此言脩遠則
近亦在其間不然則是筆快失檢點處但此黃
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
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
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此段言求道
不在於言語即佛經所謂以有思惟心求大圓
覺如以螢火燒須彌山却粧出一段說話如此
玄珠道也知知覺也離朱明也喫詬言辯也象
罔無心也知覺聰明言辯皆不可以得道必無
心而後得之此等
譬喻也自奇絕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

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
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
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
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
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
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
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
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
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

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

賊也

段段是撰出愈出而愈奇若此一段謂外
篇粗於內篇可乎配天猶書云殷禮陟配

天也言王天下也要邀致之也圾危也殆亦危
也聰明叡知性也給捷也數急也敏見快也應
事之間以其性之敏故應之捷給此其過人處
也脩人事以應天理故曰以人受天審明也禁
過猶持心而未化也知過之由生則不待禁止
之矣乘人而無天言盡其有爲而不知無爲也
乘行也行其本身而異形火馳如乘人身我
對物故曰本身而異形火馳如乘人身我
也自尊尚其知而急用之故曰尊知而火馳
末也爲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故曰緒使叢脞
之意也物絃爲事爲物所拘礙也物隨四方而
來顧視而應之故曰四顧而物應事事而應各
度其宜故曰應衆宜爲物所汨而失其自然之
常非能定而應也故曰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化爲事物所變動也常一也未始有常無定也
一箇彼且七箇方且古今以來那得這般文筆
雖然又轉一轉言其雖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
歟一族之聚必尊其祖故曰有族有祖只此等
閑四字下得亦奇衆父者出於衆人而可以爲
其父也謂其高一世也衆父之父則高又高矣
衆父之父天也自然者也率將帥也言此人之
用於世亦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北面臣也南
面君也言以此爲臣道以此爲君道皆堯觀乎
有患害故曰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堯觀乎
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
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
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

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
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
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

事之有

富壽多男子之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爲

不足介意莊子却如此翻說越見他高
食分劑山谷所謂百草愁春雨是也富而使
人分之言各

付諸人也夫聖人鵲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

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干

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

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鵲居無定所也穀鳥初生者也其母哺之

雖食而非自求也言無心於食也鳥行飛也無彰無迹也隨所寓而無戀著也與物皆昌者物與我各得其生也修德就間邦無道則隱也感世而上僊解脫之意也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少壯老也撈嚴經恒河水之喻便是三患身常無殃自樂也上言壽富多男子下却倒說壽既在後其辭又多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此亦文之機軸也

封人曰退已堯猶欲問而封人不之答但曰退已猶言你去休接輿趨而辟荷篠丈人至則行矣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皆此機關也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

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佗佗乎耕而不顧此段又言世變愈下一節不如一節在也言吾不暇與汝言恐廢吾耕事也佗佗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子賞罰而民不仁其意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訟之意却借堯舜禹之名以言之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

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
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
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
謂玄德同乎大順泰初造化之始也所有者只
猶無之則安得有有名此乃一之所未有箇有字也有一
字便是無字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
有矣凡物各有其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以起
之時也若分矣而又分他不得故曰且然無
間且然猶且也且字下常添一字無間便是渾
然者有分便是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性是渾
命留動而生物元氣之動運而不已生而為物
則是其動者留於此故曰留動而生物留動二
字下得其極精微莫草草看動陽也留動靜也
靜為陰此句便有陽生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

既成物矣則生生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者而
為我之生者此謂之形也看他形字却如此說
實他書所無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此
句便是詩有物有則便是左傳所謂謂之性此
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也形體氣也氣中
有神所謂儀則皆此神為之便是性中自有仁
義禮智之意若以吾書論此四句第一句德字
却是性字此性字却是性之用矣所以道此書
字義當作一眼看性脩反德者言脩此性以復
其自然之德德既至矣盡矣則與無物之初同
矣反德猶言復禮也至極至也則與無物之初
則虛矣虛則大矣既虛而大則有不言之言合
喙者不言也鳴者言也以下不言之言如此下三
字便是他奇筆處下面却翻一轉又曰喙鳴合
此合字又與上合字不同矣言此喙之鳴既以
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之鳴既以
與天地合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為合緡緡猶
泯泯也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

謂之玄妙之德則與大順同矣大順即太初自然之理也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同異紛紛多端而我不能分辯之若懸於天宇之間謂能曉然揭而示人也離分析也胥易技係解已見前篇成思者爲人所繫縛而成其愁思也白山林來者言爲人捕而來也前曰執繫此曰執狸繫字誤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言人之頂踵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然無形無狀而皆存也此一句下得亦奇盡無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此一句下得亦奇盡無者言出無此人也動止起居也廢起窮達也言起居死生廢起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者人皆知其動止死生廢起之爲動止死生廢起而不知其所以爲動止死生廢起者也退之送文暢序曰江河所以爲動止死生廢起者也退之送文暢序曰人等閑讀過了治者所以蕃亦有治在人非因人事而治之則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非

惟忘物併與天亦忘之此謂之忘己忘己者無我也入於天者入於自然也猶前曰入於非人也上曰忘乎天此曰入於天入則與天為一矣惟其忘而後能為一也但應帝王曰未始出於非人未能忘乎天也未始入於非人出乎造化之上也與此入乎天之語又異此皆其鼓舞處則難讀莊子矣將問蒧見季徹曰魯君謂蒧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

物將往投迹者衆將問蒧覩然驚曰蒧也注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薦陳也請以所言陳之拔出公忠之屬舉賢也無阿私無偏黨也輯安也局局笑之貌也螳螂怒其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以任此大事也曰怒而飛曰草木怒生此言怒臂莊子喜下一箇怒字其自為處者言其自為所處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觀臺以示於人人將往而歸之則投足而來者愈衆矣多物人物之多也意言名聲愈盛而世之趨者愈衆則自累矣覩然驚之貌聞此言而無所知故曰注若於夫子所言風者遺風之風亦猶曰言其略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

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溷淖然

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搖蕩者轉移也賊心有爲之心也獨

志獨得之志朝徹見獨之獨也民既成教而易其習俗皆滅去私心而進於道但如生知之性自有而不知爲上之化故曰不知其所由然以堯舜爲高而以我次之故曰兄堯舜之教而弟以之謂堯舜豈能勝我我不在堯舜之下却下句如此也是好奇溟淖有低頭甘心之意民字即是人字言凡人能如此則豈肯兄堯舜之教而自處其下也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居安也欲者聖人欲

其民如此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澶

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

灌澑澑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

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

乎爲圃者卽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

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

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

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

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

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

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

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

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
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
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畦間鑿隧
抽拔也洪湯洋溢而湧出也言取水之易也此
數句形容得枯槔自好機械器也用之則爲機
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純白不備言不
純一虛明也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也道所
不載言不能載道也要學問工夫這般處皆
當子細體認子奚爲者猶論語曰奚自也擬聖
言慕聖人也於于自大之貌獨弦哀歌言人不
已知而自誦自說賣名沽名也獨弦哀歌譬喻
說也比之擊磬於衛則非矣忘汝神氣猶曰黜
其聰明也墮汝形體即忘已也汝能如此猶尚
庶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此
譏吾聖人之言無乏即無落也
子貢卑陬失

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
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
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
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
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
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
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
機巧必忘夫人之心卑陬慙惡之貌頊頊自失
也天下一人言孔夫子也事求可爲則爲也
力少而功多便是枯槔之類徒獨也今其人獨

不然言漢陰丈人也託其生於世雖所行亦與人同而自不知其所往即浮游而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也故曰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機巧必忘夫人心之此忘字與亡同無也若夫人功利機巧之事也此忘字與亡同無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整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夫人者指漢陰丈人也不以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所言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為世故所役而不自定也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

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初也大也假脩大脩也渾沌氏即天地之知其二者言心不分也內本心也外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素者素朴也無為則復歸於自然之朴體性全其性也抱神一也汝將固驚邪固宜也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異也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

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
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
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
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大壑也橫目之民撰出此等字以形容世人也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也官施不失其宜隨所職而各當其任也拔舉而不失其能無遺才也情事實事也盡見事事可為之實順其所可為者而行之故曰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所行所言皆是自為不為人而為也天下自然化之自為者為己非為人也不應書曰惟動不妄舉其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書曰惟動不妄應
聖人之治天下如此意謂古帝王也願聞德人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超又乎

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

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

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居行動靜也動靜無所容

不藏是非美惡佛家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共利共給與人同樂之意居無思行無慮也

失母若行失道皆言其無意人出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致之不問言無心也德人比之

聖治高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

此之謂混冥

神言其神騰躍而上也出乎天地之外日月之光反在其下故曰

乘光與形滅亡言雖有身似無身矣照曠者言大昭晰也致命極乎天命也盡情者盡其性中之情也此情字與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同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所累於我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復情復於實理也萬物皆復於實理則與我為一矣混冥即混倫也即所謂渾沌氏也神人比之德人又高一層如此分別蓋謂古帝王之上更自有不可及者

門

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

虞氏之藥瘍也死而施髡病而求醫孝子操藥

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滿稽之言以征伐不及於揖遜

因無鬼之問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於治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為累也無瘍何以藥不禿何用髡不病何用醫蓋言喚作治天下便是病了無為而治則無病也孝子為父操藥其色終是不樂不若父之無病也故聖人以為有心於治天下則可愧矣其言雖不正譬喻更亦奇特脩進也與羞同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古字通用羞之羞恥也

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

事而無傳

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曰不尚

見其葉故曰標技野鹿標技皆無情無欲之喻端正脩身也相愛相親也相與以實誠也由心之謂忠當事得其當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有生之民也相使相友助也不以為賜者不以為恩也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是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此皆形容客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

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

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

言不諛不諂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

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者為是以不諫者為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謂善者而善之隨其所謂是者而為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此意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己而與造物為徒者也導順也諛諂也我之所謂道只與世俗同則是我之所為亦導諛也世俗而已矣若人加以導諛之名則我必不悅而終身所為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聖人以天下通行者為道而莊子以為道必出於一乃如此發明一段筆勢瀾翻合譬飾辭聚眾也信不可及然其言亦太過矣

合譬飾辭聚眾也

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合其譬者言合天下譬喻以立說也飾辭者言脩飾其言辭也聚衆者言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已也觀其初心要高於一出要其終也不能離於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故曰不相坐猶不相當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言儒者之衣冠也采色文章也循循以誘誨學者故以為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已之所是學於我者皆以為是己之庸人也我之是皆以為非學於我者皆以為非

非與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矣既與庸人為徒而不自謂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莊子之意蓋以其所獨得者人皆不知故已知其愚者與人異遂有此憤排之言非正論也

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

誰其比憂

終身不解不靈只言其不自知也祈

且勞苦而何行不至今天下皆惑於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嚮何以回一世哉此子字莊子自道也折楊皇華里巷之曲名也大聲古樂也喻其至高之論也不止於衆人之心者與之說不入也折楊皇華比俗言也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者垂其足而坐不肯行也二垂踵惑者即前言二入惑也所適不得即前言勞不至也傳寫之誤以垂爲在所以踵爲鍾皆不可解以前句證後句合作垂踵分明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也此自嘆之言謂我既知其不可告語而欲強以語之是我又添一惑也釋之舍去也不推不必推說也比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於憂矣此自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

然唯恐其似已也

厲人惡人也中間添一之字猶前言驪之姬也此是其文

法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己是自知其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以前面大惑終身不解大愚終身不靈又如百年此譬說兩句而不結斷此皆是弄筆處

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

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

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

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懷中顙四曰五

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

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

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其斷在溝中者破為犧樽之餘者也

同此一木或為犧樽或棄溝中榮辱雖不同必竟皆是枯木矣此與藏穀亡羊處意同五色五聲五臭五味皆人力為之故以為亂性以此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憊衝逆人也中類自鼻而通於顙也濁口汙其口也厲爽垂失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而汨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故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揚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而乃自以為能彼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以此為自得則禽獸在籠中亦為自得矣貶之之甚也濁口一本作囁非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繆繳皖皖然在

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言以其趣舍形諸

與人爭是非曾次為之梗礙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皆儒者之服也衣服必以禮強自拘束故曰以約其外搢笏執也紳脩長帶也其在於內也支塞充盈如柴柵然言曾中不自在也外為禮文束縛如罪人被束縛然繆繳繩縛也皖皖目視之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為得是罪囚之人與囊檻之虎亦以為自得乎極口以詆揚墨亦已甚矣交臂束其手也歷指繩縛其手而指可數也囊與檻並言亦猶俗言胡孫入布袋也

莊子虛齋口義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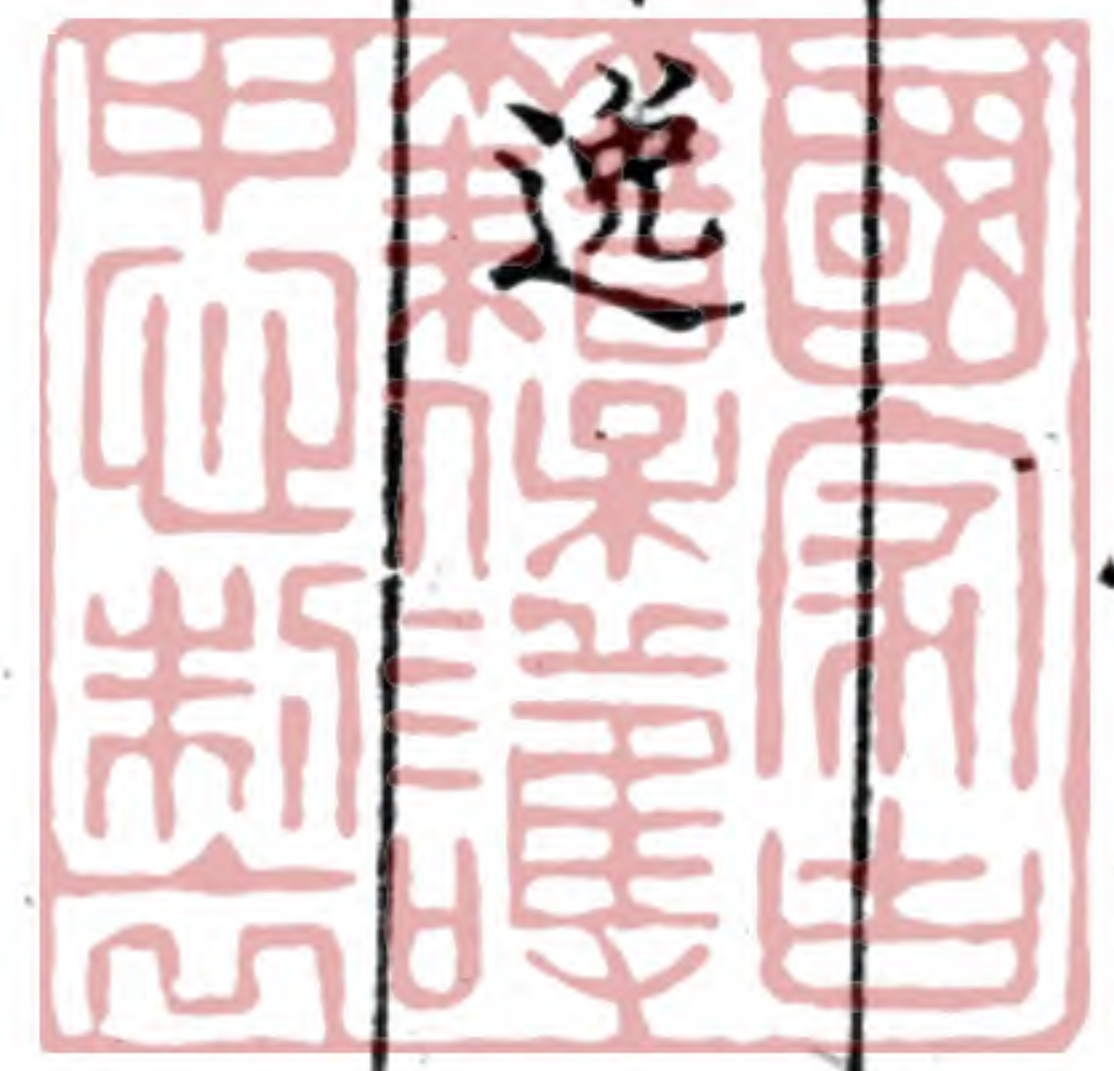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五

肅齋林

希

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
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
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
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
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
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



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帝道聖道本難

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為三皇聖為五帝也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無積字更分曉此段主意却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但讀者不察之耳六通四辟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障礙也昧然者冥然之意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此一句最精神以撓動其心故不求靜而自靜也鏡與撓同以水以鏡為靜之喻即眼前說話但是文字精到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

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

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

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

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

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

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

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虛靜恬淡寂漠無為把一靜字演作

八字要得分曉也平定也至極也言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極至之事也休止也言帝王聖人之心止於此也亦猶曰止於至善也休則虛即惟道集虛吉祥止止也但此下又言虛則實實者倫矣發得又精神虛則實即禪家所謂真空而後實有也倫理也實理之中自有條理便是

渾然之中有聚然者上句發了虛則實下句又言虛則靜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無不當其宜故曰動則得矣任事者責言各任其事而盡其責是無為而無不為也俞俞安樂之貌憂患不能入便言不入於憂患也憂有陷入之意憂患不能入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久便是靜者壽也四句以虛靜無為字相生成文此莊子筆法也到此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之以萬物之本本者初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初即南鄉之君也處下不仕者也玄聖素王言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也退居而閑游隱者也進為而撫世用於時者也觀此一句其意何嘗不欲用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世何嘗不以動靜為一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

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

天和者謂之天樂

靜則為聖動則為王即尊貴也言天下之道莫貴於無為也樸素無文采也雖若樸素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故曰樸素

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明白者言曉然如此也若知此天地之德則可以與天為徒故曰與天和者也和合也大本大宗即是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調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

又曰人樂天樂鼓舞發越其筆勢大抵如此莊子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既曰天和人

又曰人樂天樂鼓舞發越其筆勢大抵如此莊子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既曰天和人

又曰人樂天樂鼓舞發越其筆勢大抵如此莊子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既曰天和人

又曰人樂天樂鼓舞發越其筆勢大抵如此莊子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既曰天和人

又曰人樂天樂鼓舞發越其筆勢大抵如此莊子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既曰天和人

又曰人樂天樂鼓舞發越其筆勢大抵如此莊子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既曰天和人

莊子曰三字前曰許由之言今以為自言可見件件寓言豈可把作實話看故曰知

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也

物化隨萬物而化也靜則為陰動則為陽同波同流也聖門只曰不怨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愈自精神鬼出而見於人則曰崇其鬼不崇言神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言精神不倦也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而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故曰推於天地而通於萬物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夫帝王之

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天地道德皆無為之理而已此段又將無為與有為對說以無

為為君之道以有為為臣之道下與上同德則
不臣者言臣當勞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者言
君當佚也用天下君也為天下用臣也如此說
臣主又是一意不可與在宥篇天道同說
若如此拘泥便讀莊子不得且如此篇既言君
當無為為臣當有為而前章又曰明此以北面舜
之為臣也又曰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
則臣道亦無為矣豈其說自相戾乎所以道若
讀莊子不得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
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
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
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
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

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落天地言籠絡也落與絡同彫萬物者言其巧

也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故
曰天不生地不長帝王以無為而成天下之功
亦與天地同也乘天地者猶曰乘六龍以御天
也馳萬物者役使羣動也此段只是贊說君道

無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

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
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
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
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
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此

以下又說有為蓋以無為為本而以有為為末
要在主君道無為也詳在臣臣道有為也威武
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
兵弓矢矛戟戟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利害
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形名各物也
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鍾鼓羽旄皆非
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也哀之末也
即與其易也寧戚之意此數句甚平正精神之
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以生非
由外鑠我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此
一句尤好看得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
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
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
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

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
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
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
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
非其道者安取道因上面一先字與一從字又
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人取象焉天
地四時亦喻說也化作化生也詩言微亦作止
是也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
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
等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
次第故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
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為先也齒爵

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此段自言為治

之序凡有九等以天為第一道德為第二仁義為第三分守為第四刑名為第五因任為第六原省為第七是非為第八賞罰為第九分守職而大任之也原免也形與形同因任是因其所職則省去之矣是莊子別淑慝也不任其事則免之服以彰之類也命有德賞罰何嘗非天之序如九變而天討有罪天類也莊子其言為治之序如九變而後及之如此議論便去聖賢遠甚但言先明而次知道德其下又此數節亦不是舍粗而求精愚知處宜言當其任也履位亦猶當位也也安知其情實則君子小人各有其所處也必由其名循名責實也知謀不用必歸於自然而已此太平各有處而無容其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太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

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書古書也古書之中雖有形名之說而未嘗捨本以求末故曰非所以先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之則失其本始矣倒置也迂逆也若逆此自然之道倒置其說則是治於人者是為天下用也非用天下者也以形名賞罰為治之具以分守仁義為治之道何嘗差錯

但說得袞雜爾一曲一偏也上以畜下則是君道下以事上則是臣道比例也詳目也

昔者舜

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教嫚侮也苦哀憐之也嘉喜之也婦人寡婦也既與

孺子對說雖無寡字而意自明天德自然之德也
也出寧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日往則月來
寒往則暑來日月照四時行也既晝而夜夜
而復晝常常如此經常也雲行雨施隨時自然
此皆形容無爲而爲之意膠膠擾擾言撓亂也
堯曰我之所爲未及於汝未免自爲撓亂所以
只合於人而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句謂堯自
嘆之辭也天地者古之所大言天地自然之理
自古及今莫大於此也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
下者無它爲但法天地則可矣前言堯舜既有
抑揚此又與黃帝同說殊無輕孔子西藏書於
重若泥其名字則窒礙不通矣

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
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
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
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
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
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
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
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
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
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
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
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

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

人之性也

西臧書於周室者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繙反覆言之也中其說者

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為太繁太謾言太汗漫也物愷者以物為樂與物為一之煮也後言猶曰淺近之言也幾乎危乎也物之不一齊何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曾中便有箇私字謂之無私使天下無失其所以無私焉乃私也牧養也欲使天下無失其所以無私焉乃自然之物皆有自然之造化何可容力但當依放自然之德循行自然之道能如此已為極矣故曰已至矣亡子逃也擊鼓而求言勞苦而驚動也夫子猶如此乃是亂人之性故嘆而言之意嘆偈偈勞力之貌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

趺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

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

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

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

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

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

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服以服有服

百舍重趺而不敢息言其勞也趺足跟厚皮也食蔬之餘棄於鼠壤暗昧不明之地妹與昧同暗也是不愛物也故以為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言其積蓄有餘也生熟者生熟也

物在目前者用不盡也猶且收積不已故曰積
歛無崖老子莫然不應是猶以不答答之也
譏也卻退也向有所譏今其心盡退然無有
既見之後忽有覺也巧知神聖有為之學也
脫者離也言出乎其上與之名而心受再受其
聽汝而巳苟有其實人與之此名而心受再受其
殃此一句最純粹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
我乃拒之是兩重罪過也即常如此非又翻
出此語服行也吾之所行常服如此非又翻
以服行謂不自知也故曰吾服也恒服吾非
却如此下四个服字皆是奇筆趣意
士成綺鴈
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
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顙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
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

觀於泰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

行

避影形容其側身之貌履行一步躡一步也履
行遂進形容其躡足漸行漸進之貌崖然有崖
異之狀衝然有突視之狀闕然口呿之狀義然
堅固之狀馬性欲馳雖繫止而自有奔突之意
即坐馳之意也形容得最好動而持舉動之間
有矜持之貌也發也機即所謂其發若機括其
司是非之謂也察而審者好自用明察而又精審
畧不藏蓄也知巧而觀於泰自恃其智巧而驕
泰之意見於外也凡此十事皆不誠所致故曰
病矣邊境之間不信不誠實也若見實理則無此
謂其機心太重不循乎自然處計能招禍也夫
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
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我神

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夫子老子也大而不終細而無

餘曰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載也萬物不能外此道故曰萬物備廣廣乎大也淵乎深也形而為德為仁為義皆其妙用之餘也形見也神妙用也定審定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也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

天下奮揀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

入之心有所定矣

大有世有天下也雖有天下之

奮而執天下之揀此心亦不足累其心揀權也雖動也不為利遷言不計利害也究極萬物真實

之理故能守其本然之靜外天地遺萬物不動於外也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乎通同也道德自然也退仁義以仁義為後而非禮樂為主以情性而禮樂為賓也定靜也此至人以靜定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

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

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

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

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然夫世人以

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

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

識之哉書能載道也以道為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意而不在言隨向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之與書皆不足貴矣以此為貴者不足貴故曰為其貴非其貴也名名言也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豈有形色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得其實可也哉情實也果斷也見聞斷然不足以得之故知道者必不言而有言者必非知道者也今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

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此段只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此極為精妙甘滑也苦澁也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澁而難入要得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說不出雖父之於子亦不可傳書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

柏之舖豈知酒味哉道而可獻人莫不以獻諸
其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傳於其子亦此意也
大凡著書所載所言必非一事此書翻來覆去
只說一箇自然之理而撰出許多說話愈出愈
奇別無第二題目若如此看愈見
莊子不可及處讀佛書者亦然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
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
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
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
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

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此數行句句精絕五

無來者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前無古人後
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却喚作爭其所
言如人相追奪也此三字誰下得主張維綱但
是着力之意機緘不得已運轉不能自止言亦
不由他意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所以為雲為雨
但不知雲為雨乎雨為雲乎如此設問豈不奇
特隆施隆起也淫施止也與張弛同言或作或止
孰為之也意戲樂淫放也樂戲劇也勸助也言何
人為放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四方皆
有風此言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之天倚於北
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彷徨往來
來之貌言上不言下文法也披拂搖蕩也

敢問

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
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

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發問不言人名又是自下箇筆法六極六

氣也五常五行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也九洛九州也洛聚洛也洛與落同古字通用治成德備言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而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人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

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

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

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

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

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以虎狼為仁便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排

抑儒家之論但其言雖偏亦自有理諺云惡虎不食子知有父子即為仁矣至仁無親者言相親而不自知乃仁之至也孝不足言者盡仁之至則孝不待言也至仁過於孝若太宰所問乃是不及孝之言言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為不及我既盡仁則過之矣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

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

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

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

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

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

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其山在北自北而南行至郢則望北山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遠非不及也等閑小譬喻以發過孝則相忘矣自意亦自奇特敬孝猶有迹也愛孝則相忘矣自意亦自奇特敬孝猶有迹也愛忘我但要一節高此以下曰忘親孝猶有迹也愛有迹不若無迹有以不若無心遺棄也殘視之意殘視堯舜不足以為德澤及萬世不足以為仁又豈以仁孝自誇美哉太息而人言嗟嘆自夸也孝弟仁義忠信廉貞入者出人以役其德不實相勸勉以自苦而已故曰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役勞也自苦而已故曰自勉以役其德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國財我之至貴何取於名譽并者皆屏去之也至貴至富至

願無為之道也國財埒國之財也不渝不變也即所謂常然也八者有為以自役而我常無為也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

默默乃不自得

此段把樂來粧撰一項說話又而惑言我聞此樂如此三變蕩蕩精神散也默然口噤也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徽之以天行之

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

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

故懼也

汝殆其然哉言我之樂而汝聽之宜其

建之動也作聳起也人人事也天理也禮義聲
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謂始作之時變也驚動
此自四時迭起以下又言作用之時變也化驚動
可喜可愕且作且止而未見歸宿之地也發生
文也肅殺武也倫經次序也四時生殺萬物循
序而生長既盛復衰猶樂聲之有文武倫序也
琴有文武絃即此文武之類故曰文武倫序也
光流暢光華也調其陰陽清濁之聲如此流暢
光華若蟄蟲將奮而雷發聲之時迎之不見其
首隨之不見其終故曰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首
尾即終始也死生償起所常無窮言或作或止
既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也求其歸一之地而
未得故曰一不可待汝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
之初聞所以懼者如此

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

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

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

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

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

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

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

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陰

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華之意長短剛
柔同為變化不可指定故曰變化齊一不主故

常齊一也故舊也不主故常言愈出愈新也
滿院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塗卻塞其聰明
也卻與隙同言七竅也黜其聰明而守之以神
隨萬物而為之劑量言我之作樂不用智巧而
循自然也其聲搏動寬綽自然有高明之各鬼
神守其幽即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也日月星辰
行其紀往來自然也若有不止又若無止故曰
止於有窮流於無止欲慮不知欲望不見欲逐
不及皆形容其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四虛即
太虛也我當是時立於太虛之中隱几而吟且
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其形雖充滿而
自忘其身若空虛然乃至於委蛇放弛而況汝
乎汝惟如此放弛所以
怠也儻然無心貌也
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
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

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
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
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
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
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
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也若混逐叢生者如萬物之叢生而混同相追
逐也林樂林然而樂言林林惚惚無非樂也而
不見其形布散揮動而無方所其居乃在窈冥
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其居乃在窈冥
冥不可窮極言不可窺測之地非生非死非華非
實行流散徙言不定也不主常聲即不主故常

也世人也至此疑而不曉乃以問於聖人稽考也問之意也達於情者達於實理也遂於命者極於自然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機不動謂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其自然之樂故曰天樂撈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即天機不張五官皆備之意也無言而心悅所謂其悅樂有不容言者汝於此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到此又撰出一頌此乃文字細繹之妙處充滿天地苞裹六極一轉便是塞乎天地此頌四句本無別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此是作文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之法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前而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俱也而可以入道這一轉尤妙蓋言人之求道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崇森爽之意怠而遁是欲罷不能之時惑而愚是意識俱亡六

用不行之時看此三節便似禪家作用其間說樂雖作三段亦無大分別但鼓舞其言而已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

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

是非其昧邪

此段議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

此一種人芻狗結草為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篋筐也衍筭也蘇取草也昧塵入其目也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

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

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

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

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

窮者也

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無方之傳不執一之道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不

執一之道所以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

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

而不得罪於人

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也

故夫三

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狙梨橘柚邪其味

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

也

狙梨橘柚人皆美之而其味各不同此三王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喻狙果屬似梨而

酸今取援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

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援狙之異乎周公

也

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今人行之是強援狙而衣以人之服也不曰人之服而曰周公之服

意在譏侮聖賢故多如此下字周公制禮有冠冕衣裳之制故曰周公之服故西施

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

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

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

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曠感額也

人猶以里女而學西施之曠曠之所以美者必有西施而後可道之所以行必見古人而後可而夫子言彼夫子也此段凡六譬喻節節皆好為文莫難於譬喻王陽軒邁嘗云平生要自做箇譬喻不得纔思量得皆是前人已用了底莊子一書譬喻處件件奇特孔子行年

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

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

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

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

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

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

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

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

與其子孫

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十二年初無義理但曰精粗求之

而未得爾自道而可獻以下四句發得極然而
妙即是道不可傳乃如此發出這般言語然而
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
於中聖人不隱言中無主而不止非自見自悟也
中自無所主非所自得雖欲留之不住也外無正
者無所質正也今禪家所謂印證也在我既有
所自得而質之有道之人得其印證則可以自
行我無所得則何以印證於人此兩句雖分中
外其實只要自得也中出者不受於外此謂
教人者我之言雖自中出而汝不能受於外與
言終日不違能受者也汝不能受則聖人不告
汝矣故曰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此言
受教者我言雖自外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
中無所主雖聞其言亦無得也即禪家所謂從

門而入者不是家珍汝既無得則但以聖人為
隱聖人實不隱也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
乎爾便是此意此四句儘自精微須子細參究
道之不可傳無它故也其病在此四句而已故
先曰然而不可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
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
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
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名
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也遽廬草屋也仁義不
可久處言有迹者不可久也觀見也纔有聲迹
不可見則禍患之所由生故曰觀而多責假道託
宿不可久處也過則化之意苟簡苟且也言隨

時而不着相也不貸者猶今人言不折本也易
養易足也無出不用力無費於我也采真采取
真實之理也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
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
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
也
此即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之意
操之而患失則恐慄舍之而迷戀則自悲三
者皆然無所鑒者畧無所見也闕視也所不休
迷而不知返也心無明見而不能反視其迷此
天奪其魄之人也天之戮民言天罰之以此苦也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
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
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君臣之間曰諫師友之間曰教有此人世則有
此八者之用器用也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
方能用之循大變順造化也無所湮無所汨也
我物能循造化而無所汨則在我者正而後可以
正物我未無心而以自然之理為不然而則其
其胸中之天已昏塞矣故曰天門不開詩曰天
之門民便是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
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膚則通
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
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撝德而
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憊瞶瞶目
偏說逆心之喻也昔即夕也左傳曰居則備一
昔之衛憊然毒之狀也言自苦也憤吾心逆吾

心也亂莫大焉言自亂性也放風順化也順化而行故曰放風而動揔執也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又何待教之乎王建路鼓于寢門建鼓言所建之鼓也招呼天下之人而教之猶負大鼓夫鵠不日浴而求亡子也傑然自高之貌

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鵠之白鳥之黑浴之黔之此二喻最佳黔漆黑色也黑白之朴言黑白皆有自然之質無美無惡不足致辯以名譽而觀示於天下便有是非之意有譽則有毀此心便不廣大矣黑白是非之喻也魚之响濡其能幾何若處之江湖則相忘於水中矣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忘矣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噤予又何規老聃哉

規諫也合而也散而成章粲然者也龍在天地之間可見而不可見故有散合之喻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也養乎陰陽言以天地之道自樂也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

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

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孔以

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之門人而脩謁也居於堂上而自居有傲物之意應微言其問答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自此以下一節下一節前篇亦屢有此意於此又添出數句頗奇特制服以其親之輕重爲降殺故曰爲其親殺其殺蓋言古無服而合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謂早也誰問也未至於孩提而早能問人爲誰矣始早也誰猶誰何也使民心變變於古也人有各私心也兵有順以用兵爲順事也爲

盜之人可殺則殺不以爲罪法禁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特共此天下而居故曰而天下耳其作始有倫言其始如此作爲之時人倫之道猶在今其弊也至於亂倫而以女爲婦又何可言哉謂其不容說也禮記大道爲公一段亦有此意但莊子說得太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慤於麤蠱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

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三皇之知亦拂

天地造化之理前此多尊三皇而抑五帝到此又和三皇罵了蠶蠱即蜂類也其尾有毒鮮少

也規求也小獸之求不過鮮少如狐狸之類言此等智巧其爲毒也亦如此小蟲小獸而已皆譏侮而卑抑之言惜毒也蹙蹙然不安之貌也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

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

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

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

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

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

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禮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

以名處想問禮於老聃而師之孰知其故者孰知其典故也鈎取也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

更笑汝也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也夫白鷗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鵒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父矣夫立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立得之矣此一段文之極奇者白鷗之視而已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字從虫便有生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子也鳴於上風應於下風

謂在上在下也黃帝順下風而行却與此同此風字與風化字又別類自為雌雄言其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為一類故能如此風化類之性於螺贏則非類而以呪化此則以相視而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也烏鵲鵒魚化也魚傳沫者相濡以沫而生子也細要蜂也生兄不得乳而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奇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盡文章之妙此類皆不可不知不與化為人者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能與造化為一也此章以造化生之為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為之為而無為之為無為之為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皆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譏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呶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

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刻雕刻也工苦用意以行爲尚也爲亢爲高也然譏憤也羨邪也非世議論世事是非也枯槁寂寞也赴淵投赴淵靜也即入林恐不密入山恐不深之意爲脩好脩潔也教誨之人爲師於世也致功并兼是莊子當時目擊之語避世閒暇隱者也逃世遠去超出是非之外故與爲亢非世者不同熊經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也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爲無不爲也無極無定止也衆美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如此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

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惓矣平易恬惓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此篇只是一片文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故曰字臨末用一譬喻却以野語有之為結頃子細看它筆勢波瀾道德之質本然者曰質平易恬惓即德全著此三字愈見精神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

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

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惓乃合天

德

天行順天理而行也物化視身猶蛻也同波

禍福之外矣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無心應

事迹則循乎自然矣若浮若休即泛然無着之

意不思慮不豫謀即何思何慮也光而不耀自

晦也信而不期不取必於物也其神故曰悲樂

全故純粹其魂靜故不勞罷與疲同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

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

之至也

然有所悲樂有所喜怒哀有所好惡則非自

變便是主一而無適也無所於忤順自然也忤

逆也不與物交感而後應雖與物接而不為物

所累也曰靜曰虛曰惔曰粹即是一箇自然之德如此發揮忤

者人忤我也以虛受之則無忤矣迎者我不逆物也逆迎也不

將不迎則在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

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

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

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

之道也

形勞則弊精用則勞此養生家切實之

語即前篇不搖其精乃可長生是也勞

而不已必至於竭故曰勞則竭以水為喻雖似

尋常之說但曰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則非全

然如枯木死灰矣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此無為

也不流不能清此無為之中有為也香嚴所謂

喚做閑坐又不得也鬱閉而不流則是禪家所

謂坐在黑山下鬼窟裏所謂默照邪禪也天之

行也一日一周非無為之有為乎故曰天德之

象也養神即是養生提起一個神字便親切了

此便是道家之學釋氏却不肯說這般神字如

曰無始以來生死本擬人喚作本來身便是罵

破這般夫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

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

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

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

通合于天倫

寶愛其劍則押而藏之劍且如此

達旁流下蟠上際言精神之用如此也並流同流也化育萬物亦此神也然而無迹可見故曰不可為象同帝者謂功用與天帝同也為純素之學者其始則唯神是守守而勿失用功久也父則與神為一矣此大而化之之時也守而未化猶與道為二也化則與道為一矣天倫即天理也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合此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此一章頗與吾書合但說得鼓舞變動遂成異端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野語田野語也聖人貴精精即神也以利名志三句形此一句也素一色也故曰無所雜純渾全也故曰不虧純素即軋之純粹精也真人至人前曰聖人之德此又曰真人便如內篇所謂至人無

已神人無名皆只是聖人字却換許多名字非曰真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時命行謬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此其分別學問工夫處讀者不曾子細為之參究甚孤莊子千載之意

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繕性治性也繕性以俗也初自然之理性也滑汨沒也滑欲於俗以利欲滑沒於世俗之中也明虛明之理也以俗以學治性而求復其理性之初滑於利欲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而無知者也蔽蒙之民以此名俗學之愚者也文字起語最難如此喝起三句方說古之治道者真是好文字東坡言因讀

莊子而悟作文之
法履之而後知也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
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
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
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
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
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
必失其性也恬靜定也定能生慧故曰以恬養
知為如此而後得其自然之性理順也智養恬
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理順也智養恬二者和
順也靜定而得其本然之性故曰和理出
於性性字即自然字恬養知知養恬此六字最

妙釋氏有曰戒生定定生慧却未說慧能生定
也如此等處當子細讀道德即是和順故曰德
和也道理也無不容即無不愛也無不理即各
得其宜也義明於中而後能與物親便是盡已
之謂忠也情發見者而反求之中心心之真純
外則其發見者而反求之中心心之真純則生
其容體之所已故曰信行而自然之實而反乎
旋皆中禮也故曰信行而自然之實而反乎情
任也信行猶安行也信行而自然之實而反乎
曰偏行猶言只見得一半也蒙晦也德積於已
不自眩露而彼物自正故曰彼正而蒙也德
正即物正也不冒者言我非以德加諸人也德
不自晦而求以加冒者言我非以德加諸人也
冒則物必失其性以善服天下不若以善
養天下便是此意
人在混芒之中與一卅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
古之

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
不天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
也莫之為而常自然混茫之中即晦藏不自露
求之意舉世皆純全而意澹然漠然上下不相
一莫之為者言無所容力也鬼神不擾山川鬼
神莫不寧也四時得節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
天地節而四時成也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
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
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漚醇散朴離道以善險
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

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減質
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
初三者一已離矣故曰順而不一理之可順則其純
則知有己知有己則離於道矣故曰安而不順
作意於為天知有己則離於道矣故曰安而不順
故曰漚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又下衰及唐虞
有行之可見則德不平易有善之名則遠於道矣
善險德以行險不平易也去其自然矣故曰離道以
其有為之心故曰去性而從於心我以為有心為
彼以有為之心故曰去性而從於心我以為有心為
心字皆機心也文者文華也博者名物之多也
禮樂庶事備也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以禮樂
故曰知而不足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以禮樂
博繁多而寡要也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以禮樂
心於此則猶陷溺也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

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有道與世交相喪言兩不相入也既不相入則又何必由而知道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眼前亦不知矣非聖人自隱也人不知之不求隱而自隱矣故曰隱故不自隱言其所以隱者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在目前而人不識之也此五字下得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

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

身之道也

因上面隱字又拈起隱士來說說隱士非欲伏身閉言藏知時不可也藏知

邦無道則愚也時命大謬言與時命大相戾也謬戾也反一無迹者言成功而無時命大相戾也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故曰反一根極即自本自根也極止也深根猶曰退藏於密也寧極猶曰安汝止也存我以待時故曰深根寧極而待存身即存我也

古之行

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

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

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

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因存身字又說箇行身存不用之時也行用之

時也。不以辯飾知，有所知見，不飾以文辭也。不以知窮德，雖用知而不知窮，天下有餘，不敢盡也。不以知窮德，雖用高也。而不知其自性，已即所謂也。危然無處，其所立者道也。而不知其自性，已即所謂也。危然無處，其所立者不知者，德之大也。有為則為小，行則為小，害道矣。不識喪德矣。正己而物自正，初不求於正物，故曰正己而已矣。正己而物自正，初不求於正物，故曰正也。以此二字生下一段文法也。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

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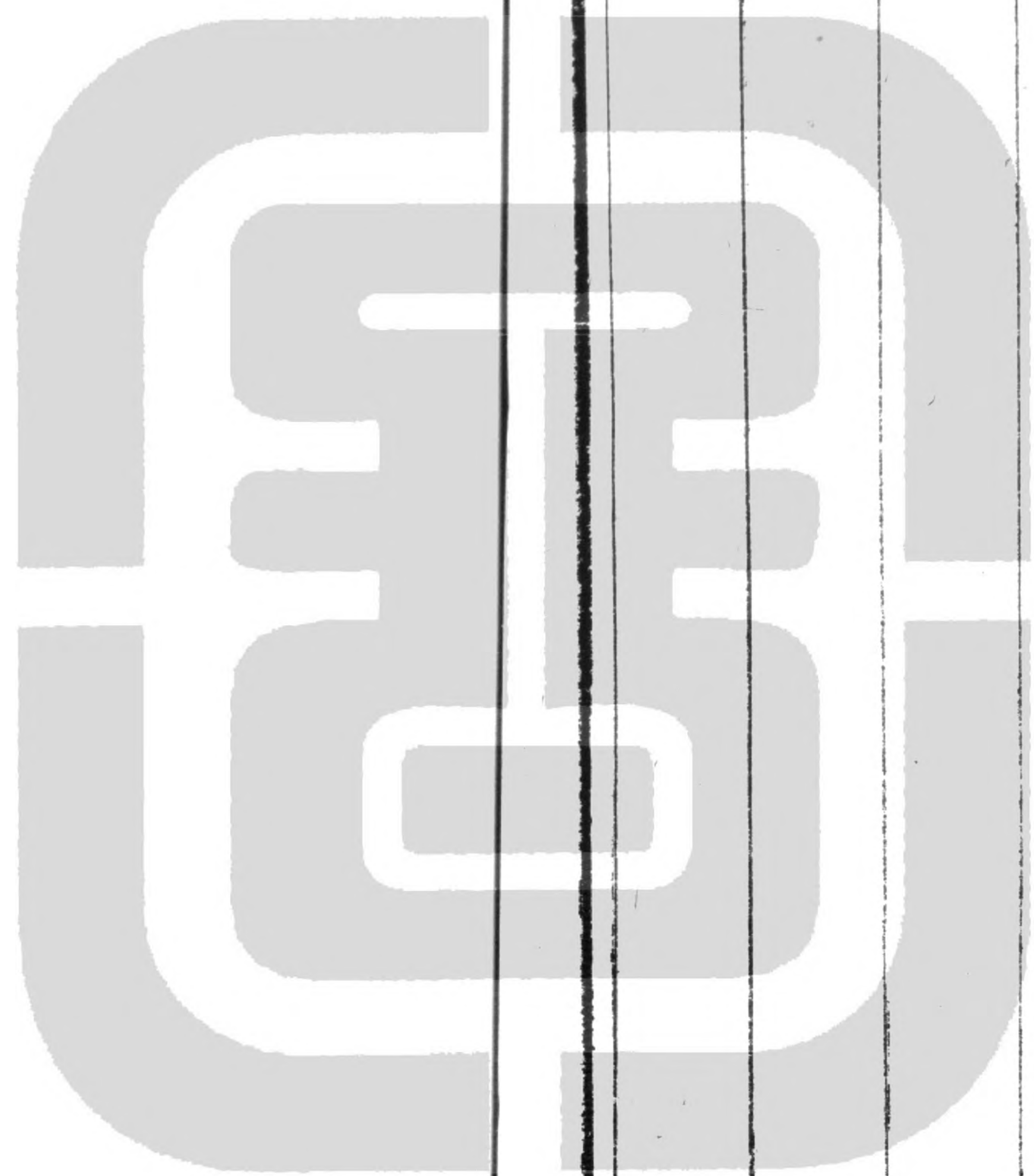
謂之倒置之民。

足於內者無求於外，故曰無以

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也。軒冕外物也。適然而來，故曰儻來。去留任彼，而不在我。故曰寄。此三字下得奇絕。知其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不肆窮，亦不屈。故曰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趨俗者，屈己以趨時也。彼道也。其樂道與他人樂軒冕同。故曰樂彼與此同。樂者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者。在物則物去而樂亦去矣。其樂既有所去來，則非真樂。故曰雖樂未嘗不荒也。倒置者，言不知本末也。已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而失其本，故曰倒置之民。○此篇亦是

一片文字最要看它結上生下起下接上處

莊子屬辭口義卷之五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六

肅齋林

希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
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
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
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
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
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



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

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涇濁也黃河之水驟

至而濁拍蒲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

之涇也渚涯河中洲渚也渚涯兩字一般輕重

若以涇訓際則問字下不得牛馬遠而見

不明也不見水端不知水之自來也洋海中也

若海神名也世間道理千般萬般只聞其百自

以為多聞道百三字想古有此語意在夫子與

伯夷故借河海以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

言之大方大道也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

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

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

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

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

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

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

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拘於虛者言局於其所居也篤於時者言

所知止一時也螻蛄不知春秋之類知爾醜者

言知自愧也尾閭沃焦也出山海經言海水至

此隨沃隨乾以海比之天地但見其小豈知其

夫神家所謂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猶自有天

乘便是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

此意

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爲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壘空小亢也蜂窠之類人卒人衆也人在萬物之中只爲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間凡有名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此兩句發得極妙樂軒云乾坤雖大人自小拳石空中作勝遊便是此意也

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萬聖千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似此說話固是曠遠發得亦自有理伯夷辭之以爲名夫子語之以爲博此語從前誰道得任士任事之人言治世之士也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鄉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

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
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
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
窮至大之域言這一轉話又好前言其大於此又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也物量無窮言物不可
得而量度也時無止言寒暑晝夜相尋無已也
分無常言有無得失入之分劑或先或後初無
定也終始無故言無終無始無新無故也是故
大知者謂有大智之人而後有下面四知也觀
遠猶近故不以大小為多寡而後知量之無窮
也證考也蘇就也就今古而考證之今故今古也明於今
古之為一故迎而末至者雖遠而不憂撥而可取者雖易
而不跋待之而後知時之無定止也盈得也虛
失也盈虛消長與時偕行不以此為喜愠而後

知分劑之無常也明乎坦塗者猶曰識乎正道
也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即壽夭不貳脩身以
俟之意明乎此則知終亦猶始不可終為故
也此便是原始要終之說人之所知者人也其
所不知者天也且如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
之前我何由知之即禪家所謂父母未生以前
道一句子至小我也至大天也以此我至小欲窮
至大之天宜乎迷亂而不樂此數語若在禪家
便是是一大公案也莊子即等閑說了自是故大
知而下一大解上面數句其辭伸縮長短齊而不
齊此文法也倪端也域方所也語其小而無端
窮其大而無所故曰何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窮
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
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
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

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
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
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
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
期精粗焉此一轉又好至精者無形精細也不曰
者謂信乎此語之實耶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
窺天之類也自大視細者不明鵬鳥下視野馬
塵埃之類也曰浮言大而又大者也殷盛也異便
大之盛者曰浮言大而又大者也殷盛也異便
異宜也就小大上又生出此兩句也是精絕無
形之大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物無
圍之大不可以數盡曰狶曰兆亦不可也物無
精粗皆局於形故可以言論可以意推若小者

大者皆無形則言不可論意不可極既曰無形
則不可以精粗言矣故曰不期精粗焉察致者
察其極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
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
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
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
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
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聞至德不得大人無
己約分之至也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為能
故曰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為能
隸賤役而求利者也如曰雖執鞭之士吾亦為
之我雖不求利而亦不以賤役而求利者為非

故曰動不爲利不賤門隸纔有賤役貴己之念
則有迹矣我不爭貨財而亦不以辭讓爲能故
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以辭讓自多則近名矣
事事皆自爲之而無所資於人然亦不盡用其
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借人不食乎力言有
餘我不敢盡也貪汚之人亦不鄙賤之爾爲爾我
爲我也故曰不賤貪汚其行實異乎人而不自
異崖異也故曰行殊乎俗不多辟異也辟俾也辟
由然與焉爲在從衆和光同塵也不賤不鄙惡之也
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此則道人也至
德也大人也不聞無名也不得無得無喪也約
分者言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己分之事也聞曰
我聞於古有此語也約分即盡己也但如此換
耳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
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
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
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
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
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
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
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
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前言不賤

門隸不賤貧污所以換此一轉又添个貴賤與
細大同說若物之外內者合物之內外而論之
也至極也惡至何者為極也貴賤小大求其端
倪於何而極盡其理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雞
壅豨苓時乎為帝也在我則不見在彼則知之
百骸九竅暇而存焉其遞相為君臣乎亦此意
也此一句下得最好貴賤不在己即軒冕儻來
寄之意也差等差也天地只此稊米豪末可敵
泰山則其等差之數不足言蓋可見矣功分
勞分限也各任一職以為功故曰功分農商工
賈隨分以致其力而世間少一件不得亦猶東
西南北雖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趣操者趨向
志操也以堯為是以樂為非固趣操之當然然
以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
可見矣因其大小因其有無昔者堯舜讓而帝
因其然非即齊物因是之意

之噲讓而絕湯武事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

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

也把堯舜與之噲湯武與白公相形而言此皆憤時之激論中間多有此類但觀其文勢可

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

驎驎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

也鳴鶴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

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

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

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

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

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

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梁也麗

屋棟也大小各有所用故曰殊器

騏驥狸狔各有所能故曰殊技鴟鵂訓狐也梟也夜則眼明見日則暗性不同也是非治亂不能相無亦人出之所必有者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而喻之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也篡夫義徒即是堯桀之論

河伯曰然

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

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騖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這問又知言既無貴賤既無是非則我之辭受取舍將何所從衍寬裕也反反而求之也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則反求於吾身自綽綽然寬裕故曰反衍若以貴賤是非自為拘束則與道相違矣

故曰無拘其志與道大蹇蹇違礙也施則有多
有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故曰謝施若執一
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差池矣故曰無一
而行與道參差國之有君祭之有社皆諭此心
以道為主也而無所用其私故曰無私德無私
福此心廣大如四方之外無所極窮則無私哇
町矣故曰無所畛域三句三箇其字下得自別
萬物皆備於我我無憾也而無所私愛故曰其
孰承翼承翼拱扶之也此二字形容私愛之意
無方即無心也我既無心則物無短長亦無生
死不恃其成即前所謂不雄成也盈虛隨時不
可一定故曰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位不定
也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無來則時不可止
矣大義即大道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即所謂
逝者如斯乎變動轉移無時不然而已故曰夫固將
者為不為是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知道者
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

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
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
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
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
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蹠
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此此一問又好言既聽造
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亦曾有此問
文公皆不曾答想難言也莊子到這裏說箇權
字自是作家又有不以物害己一句愈自分曉
看來莊子見道自是親切特讀其書者看它不
破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也權用之在我
者有道之全體而後有此大用也明於權者不

以物害己知輕重也水火寒暑禽獸四者下
弗能字却以非謂一句結之看它語脉極是下
得有物力薄迫近之也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
豈物所能害然亦不謂恃此可以薄之而不能
也譬如死之於水火固曰有命而自投於水火可
乎下云謹於去就其意愈明亦猶孟子曰知命者
不立巖牆之下也察安危定禍福謹去就便是
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說聽之自然莊子到此
題何嘗鶻突寧定也天在內人在外即前篇所
謂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內在乎天此言自然
之德也而必曰知天人之行這箇知字便從人
心上起來本乎自然而安於其所得知故曰本乎
天位乎得此句又屬道心位居之安也躡躡進
退也屈伸進退各循其理此句又屬人心發明
至此道之至要也理之至極也故曰反曰何謂
要而語極猶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

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

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

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這數句

心道心愈分曉牛馬四足得於天自然者不絡

不穿將無所用便足人心一段事以人滅天

以故戒命貪得而徇名則人心到此流於危矣

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猶四勿也既知天又知

人於此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故曰是謂

反其真命天理也故人事也得得失之得也

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變謂蚘曰
吾以一足跚蹀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
獨奈何蚘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
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

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鰭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夔無角一足而行見山海經蛇百足蟲也蛇無足者也自一足說到無足皆言天機自然之動

可謂世間至奇之文，中間又以人之唾喻蛇之足。此處又妙其末，却歸在風上，而目與心兩項却不說。此皆文字變換奇而奇者，也。路蹕一足行之貌也。無如矣，無似我者，也。何可易耶？不可變易也。有似有可見之像也。蓬蓬然風聲也。指我以手指風也。踏我以足踐風也。就風之中又添說箇小不勝大勝，愈見奇特。即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之意小雖不勝而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自然也。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而然者物物不可違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數匝而弦歌不悞。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

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
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
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
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
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
今非也請辭而退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
所預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
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
理由處矣今其止息不必言之意公孫龍問於
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
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

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江
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
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
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
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
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
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
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
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

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螭負山商蛇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

無北夔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古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公孫龍當時之辯者也

之也井蛙海鼃之喻都是揆出不知這老子曾中如何有許多劣相軒井中赤蟲也解螃蟹也坎井之地軒蟹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軒蟹與科斗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人人如此說安得

水旱如此之久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箇十年
九潦八年七旱字便自別了這般等閑處亦看
得筆力適適猶競競也商蛇小蟲也跼蹐也大
皇天也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之高且遠
也奠然即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
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於無極之先也反於大
通歸於至道也以察察之小喻尤佳國能耶鄆
言辯不亦小乎邯鄲失行之喻尤佳國能耶鄆
國中所能之步也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莊
匍匐歸也列子所言魏牟公孫龍與此全異莊
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
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
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
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

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

吾將曳尾於塗中

往先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以境內累者言欲托之以國

也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

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

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鵩

雛子知之乎夫鵩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

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鵩得

腐鼠鵩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

梁國而嚇我邪

嚇恐奪其食而為此聲也以鵩之腐鼠而嚇鳳比惠子以國相

而嚇我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譬喻自莊子而下為文字皆無非竊其機關這一部書天地間如何少得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耳練實竹實也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這一般說話又反其初也言汝當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之意方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則我於

濠上亦如此知魚也二人最為相知想當時對語亦自可觀○此篇河伯海若問答正好與傳燈錄忠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慧云這老子軟頑撞着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門戶大波瀾闊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大慧語錄見普說中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

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以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

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此篇又以前篇不以物害己一段推廣言之奚爲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便與屈原卜居文勢一同富貴壽善四等人也善者名譽也疾作勤而作之也思慮善否爲職事而思其憂也惛惛老而不聰明也烈士爲名譽者也四段本

同意皆以物害己者今既說富貴壽三段了却
以烈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
循與逡巡同爭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此兩句
說破世故為名而至於殘其形不得謂之善矣
今俗之所謂為以下結前四段也舉羣趨者言舉
世羣然而趨之也誣誣然必取之意可已而不
已故曰如將不得已吾未之樂未之也此深鄙之
世俗所謂樂不樂我皆未知如何也此深鄙之
之意然我以無為為樂而俗人反以為大苦也
至樂在於無樂至譽在於無譽而世俗之人孰
知無樂之樂無譽之譽乎然則天下是非果未
可定也雖然惟無為可以定是非如此數句須
識它文字揖向起伏方見好處幾
存者言無為則庶幾存其樂也請嘗試言之
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
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

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
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此數行

結前語兩無為相合而後能化生萬物便是無
為無不為也無從出者不見其所由始也殖生
也萬物皆在自然中故曰皆從無為殖○此
篇自天下一有至樂至無為哉只是一片文字起
伏抑揚最好玩味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

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
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
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
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

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
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夏四時行
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
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也釋氏曰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又曰在眼曰
視在耳曰聽在手執提在足運奔便是此生字
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也此一段乃是發
明死生一貫之理鼓盆之說亦寓言耳且如原
壤之登木而歌豈其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若
全無人心是豺狼也夫子尚肯與之友乎聖門
之學所以盡其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乎原
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者故為此過
當之舉此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世所
以有執中之訓莊列之徒豈不知此特矯世厭

俗故為此論耳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慧以為
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慧答云子死不哭是豺
狼也此老此語極有見識其它學佛者若答此
問必是胡說亂道

支離叔與滑
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
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
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
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
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滑介叔即是滑稽之意這
般名字豈不是撰出黃
帝所休謂帝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今人謂生癰
也想古時有此名字蹙蹙然惡之病中之意也
假借者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塵垢者言
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釋氏所謂四緣

假合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其意實原於此觀化者觀萬物之變也化及我者言我將隨造物而變化也前言變變惡之此言又何惡焉前後之語似乎相戾蓋病而惡之亦人情思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是道心為主則

擻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

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瞑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髑髏然言也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撰出髑髏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知其意莫把作實話看便錯了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

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

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鰒鰾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褚布袋也綆汲井之繩也譬力小不可以任大之意命與形得於天者各有一定之分不可損益以古聖人之道而與齊

侯言我及未能有以感動而化之則將有罪我
之意此借顏子以譏當世遊說之士鳥之所食
非人之所食以人之食而養鳥違其性矣此意
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聖門只是一句
它却撰出許多煩冗話御沙澶迎而觴之也
觴飲也壇與澶同水中沙澶之地故曰澶
陸不一其能者言人才各不同也
言人各事其所事也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
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故曰名止於實義設
於適蓋言人各隨其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
也福持者言福常在也持保也非我所能而不
為過分之事則不費力而常保其生無所患害
其意止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據蓬而
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
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鱣得水土之

際則為鼃蠃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
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蟻蟪其葉為胡蝶
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
為鵽鵽掇鵽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
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醢輅生乎食醯黃輅
生乎九猷贅芮生乎腐蠹羊奚比乎不筭久竹
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
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從見者因而見也
之中獲其達而指之也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
滅者曰歡却如此倒說此皆是筆頭弄奇處汝

與若指觸體也這歡字便是寂滅為樂也種有
幾箇言天地之間物之生者種各不同下面
把箇至微底說不是以無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
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
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言如看孤峯斷坂
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峯斷坂
愈讀愈好列子於中又添兩句便不如它省了
兩句豎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曾成亦有絲縷
相縈之意但其為物甚微耳附岸蟻之衣即青苔
也水土之際水為附岸微也附岸蟻之衣即青苔
故曰衣也此兩句說高處青苔却就陵屯上說
來陵屯即田野中說高處青苔却就陵屯上說
糞壤也車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為鳥足草
鳥足之根又化生糞壤之中則變為鳥足草
蝶蟻之根又化生糞壤之中則變為鳥足草
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竈下之蟲有化
生者名為鵲鵲又化而為鳥乾餘骨鳥名也斯
柑蟲然鵲鵲又化而為鳥乾餘骨鳥名也斯

彌蟲也口之流沫又化為蟲食鹽蟻蟻也蟻蟻
化而為願輅輅又化為蟲食鹽蟻蟻也蟻蟻
輅黃輅化而為願輅輅又化為蟲食鹽蟻蟻也蟻蟻
生乎字省了兩句文法也黃輅九獸九獸化而為黃
皆蟲名也此意蓋言萬物變化生至怪底結殺無有
盡其驚駭也而俗憂莫把作實話看羊奚草名也
是之似竹而俗憂莫把作實話看羊奚草名也
草之似竹而俗憂莫把作實話看羊奚草名也
此不可食也青寧蟲也程亦蟲也馬亦草名也
如今所謂馬齒菜馬欄草人亦草名也如今所
謂人參也人面子也分明是名字前許多草名却把
馬與人字說故意為詭怪名字用許多草名皆以
為未詳是千萬出之為人為莊子愚弄者不破也
萬物之變如雀化為蛤鴈化為鳩腐草化為螢鼠
化蟬蝠何所不有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知其盡
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知其盡也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
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
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
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
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
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
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
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

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
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
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
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言生之所無以爲者

人生幾兩屐一口幾張匙是也知之所無奈何
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其
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在形
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
有之矣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雖不足爲而
不可不爲者即前所謂物莫足爲而不可以不
爲是也其爲不免者言爲與不爲之中皆不免
於自累欲免於自累非弃世不可也弃世者非
避世也憂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
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

高下決擇也猶佛氏曰是法平等也更生者與之爲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棄而自遺棄矣精復者精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能移移即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可以贊造化矣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子列子問關尹形精字不同反猶還以事之之還也

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天奚足以至乎先是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

傷也復讎者不折鎔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
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
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
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
其真潛行不窒嘿運而無所障礙也行乎萬物
守元氣而純一不雜也知巧容心也果敢容力
也言此事非容心容力所知可爲也此語似爲迂
濶而實有此理看今伏氣道人便可見貌象色
聲謂有形迹也萬物之始者皆拘於形我先若有迹
則與物同耳則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若局
於一身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
累故曰是色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
有四字到此即舉其一文法也造物者無形故

曰物之造乎易也言其終無始一而不得是而窮止
乎無所造化之理也言得其無所變化之理而窮盡其
之者造化之理也言得其無所變化之理而窮盡其
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故曰物焉得而止焉
淫亂也不定也初也不淫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端
之紀無物之性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離也
與造物爲一故曰通乎物也其所造曰天曰神即
此理之在我者自入焉選物而不在內者既全而
無間則外物奚自入焉選物而不在內者既全而
所選觸而其神不動故不懼也醉者墜車之喻
極爲精密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即前篇不以物
害己一段所謂無爲是也之無心也此二句即
而人不一怒之者以爲是也之無心也此二句即
無心之喻其言極有理天下無心也此二句即
下無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平均者言行於天
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天猶有德也開
之天無心也開明之也德生者自然之德也開

人之天心猶未化心未化則六根皆為六賊况
外物乎不厭其天言不棄其天理也不忽於人
者言人事之有為者未嘗忽之而不為但為之
而無容心耳如此則近於真實之理幾近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
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
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
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
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
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

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承蜩持竿而拈

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郭象
下兩箇停審字亦自好檇株拘今所謂木椿也
檇椿也株木之名也拘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
不反不側止是凝定也當承蜩之時其身如木
檇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不
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
疑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
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論純氣之
痾僂背曲者也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
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
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
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

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淵名也游拍浮者也沒人汨而入水也善沒之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舍心者神明之舍也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曰以陞下為孤以鈎帶此注字以瓦為注則全無利害輕重之心則愛心愈重而易殫矣矜憐惜之意也射者之巧其心本一而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感

矣惑則雖巧有時而拙矣既答其問又以此喻結之不特二喻皆極天下之至理看他文勢起結亦自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

生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技簞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

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
外穀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
後者也侍門庭供弟子洒掃之職也技操技篲以
其自然若行者在後而不逐其羣則鞭之此意
便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單豹隱者而
見殺於虎張毅往來富貴之家雖無虎傷之患
而曾中狂燥以內熱而自殞皆在人有未盡者
不可委之天此段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為親切
推此則知莊子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先設喻
後以二事實實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
之文勢亦奇

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無入而藏不專於

不一於動也柴立無心而立之貌其形如槁木
是也動靜無常不倚一偏故曰立其中央三者

言上三句也盡此三句則可名為至人
矣故曰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極至也夫畏塗

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

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在席之上

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以畏塗喻在

性斧之意示人窒慾之戒莊子此語雖祝
聖賢聞之亦必為之首肯此亦異端之學乎祝

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

月撝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

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

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

死得於豚楯之上聚樓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玄端服也
樣芻養之

也凡猪之後也豚猶篆也楯机也机之有文者曰豚楯樓曲也曲而可以聚物者畜筓之屬也前篇編薄曰編曲則知此亦竹器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肺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畜即此類也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刑戮而死置其身於跌躓之上畜薄之中亦甘心焉即退之所謂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是也爲彘謀如桓公田於澤彼而自爲謀乃如此此語可謂善喻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瀟

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靈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蠃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沃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蹶然而笑曰

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

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一段與杯蛇之說相類

嘔噦之聲氣逆之病也此說較奇特談治猶今

之中而當其心今人所謂中管之病也沈溝泥

之中也履神名也髻亦神名也煩壤糞壤也雷

霆亦鬼名也倍阿鮭蜚屋中東北之鬼名也

洗陽屋中西北方之鬼名此以上言人家中所

有鬼物之名周象水中鬼名此以上言人家中所

蛇名也夔山之神名也傍徨野中之神名也委

蛇大澤中之神名也柏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

者必霸之狀相公始疑為妖故懼而為病今曰見

之喻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

既以此語入之爰辭則是世間必有此事亦不

足怪紀消子為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

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

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

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以木雞矣

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聞響而應見

此心猶為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

已旺疾視而不動初言虛憍而恃氣則其氣猶

在意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

之意即直視也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

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孔子觀於呂梁縣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

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
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
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
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
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段亦與前言操舟意同並流沿流也故本然
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矣性命自然之理也
齊者水之旋磨處也汨湧汨處也出入隨水上
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順而不逆之意生於

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
不知其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如此
作文耳若以生長
強求意義則誤矣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

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
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
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
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
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
事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
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鏐之說然鍾以金爲之
豈削木所成愚按大觀類篇曰鏐鍾鼓之拊
也是乃筍簾之類所以縣鍾鼓也筍簾之形爲
鳥爲獸刻木爲之極其精巧考工記中可見驚
猶鬼神言精絕非人所能爲也耗氣者氣不見
也齊以靜其心而後定不能懷爵祿不懷非譽忘
其四技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入也無公朝者
亦不知有朝廷矣唯其如此故我不巧心專而
外物之可以滑亂吾心者皆消釋而不留心入山
林觀天性觀木之性也木之形軀各有成象皆
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加手取也以我之自
然合其物之自然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
故曰以天合天

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
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

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
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六轡如組織而成文也

弗過鉤御馬而打圍也鉤百而反言百轉也馬

力竭而馳之不已御者雖巧必敗人之自用又

喻極爲的切極爲端正一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

散說此又

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到此數

句倕爲共工故曰工倕旋轉也以手旋轉畫而

爲圓也言工倕制器之時旋轉其手其圓便如

蓋然自中規矩考工記云蓋之圓以象天也蓋
乃至圓之物故取以爲喻非謂其實爲蓋也如
吳道子畫佛像圓光只以手畫之其技入神品
比頰也器不用規只以手畫之其技入神品即
指手不知也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曰手不
筆筆不知也手是也手與物兩忘而略不留心即

所謂官知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稽留也
或曰圓則中規何以曰矩殊不知圓之中自有
非方圓而不中規矩非圓矣今匠者削木為圓必先
取方圓便見規矩不相離之意所以曰規圓生矩
靈臺心也一純一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
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
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適安
安於履要安於帶若無物然故曰忘足忘要會
猶造也造道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而無所變
雖與物應接乎外而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
乎適而未嘗不適者言久則併與適亦忘之譬
如足初履履見其恰好則知有履之適着之既
久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忘適也此以
人之常情而喻乎道須自體有孫休者踵門而
究便見得莊子盡物理處

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
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
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
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
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
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
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
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
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

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

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落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鼙以車馬樂鷄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賓於鄉里擯棄於鄉里也明汗

自別於汚俗也飾知驚愚脩身明汗言其有心求名以自異也若揭日月著其名也彼固惑而來矣彼之來本自惑非先生惑之又何罪於我款啓小孔竅也言其所見之小也寡聞學之淺也其見本淺吾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疑自惑乎此意蓋譏當時之學者以其所見者小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蛇自得也鳥養之喻已見至樂篇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

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夫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言不材全其天年
見殺之說又自一意蓋言材與不材皆猶有材
迹故未免於自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
斯為全其天也乘道德者順自然也一龍一蛇
猶東方朔曰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也捨
隨時無容心故無毀亦無譽專為則有心矣
無肯專為即無心也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

也度也以順自然為則或上或下皆可萬物之
祖萬物之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能故曰神農
黃帝之傳人類也萬物之情此私情也傳習也人
倫之傳人類之傳習也此以下數句曲盡人情
有合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筵席也曲盡人情
有毀言不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筵席也曲盡人情
於自摧挫居人上者必為人所指議有心於事
為其名必虧人之惡其成樂其所指議者眾賢者於
此將為全身之計則必有計度思慮故曰賢則
謀小人不患失無所不至則為奸為欺而已矣故
曰不肖則欺欺乎世間事不由人為何可自必故
曰胡可得而必哉悲夫者嘆世俗之不可美人事
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此語切於人身故囑其
弟子識之勿忘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故曰
其唯道德
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

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

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

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

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

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䟽於江湖

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

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

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

無人之野居然安然也於此用之有無因而得

也也隱約僻處也居於深僻之中雖有飢渴出而求食於江湖之上猶且避人而與之相䟽遠

也胥相也此退之所謂俛而喙仰而四顧深居
而簡山者也此言甚切人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
君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
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
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
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前言無人之野即
以建德之國名之看此一段今人禮淨土其源
流在此戰國之時南越未通中國故借其地以
為名初無它義知作而不知藏言耕作以自食
而無私蓄也未有禮義之名故曰不知義之所
適不知禮之所將行也猖狂妄行從心所欲
皆合乎道故曰蹈乎大方與道相輔而行謂以

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

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

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

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

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

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

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無形倨無有

居不有其國也能辦此心則可以往故曰以為
君車心無所求則無所不足故曰少費寡欲雖
無糧而乃足涉江浮海望而不見其崖愈往而
不知其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如此敷衍送君

若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此句最為深妙言學道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之登舟至於海崖皆已反歸矣擊竹而悟之始因劍而悟皆其送者也譬如見舞劍而善草書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舩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

遊世其孰能害之

有人者以我而役物也役物亦不為物所役也

非自然之道若堯則不以己役物亦不為物所役也故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大莫之國冲漠太虛之地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以此結上章也語意既足乃以譬喻繼之方舟兩舟相並也我舟方行而為虛舟所觸舟既虛而無入故雖觸我而不怒忽有一人而虛舟之上有無入必呼其使人使之張歛之張撐開也歛歛退也呼實也向也此喻極佳蓋言我若無心則不能不怒人情然也此喻極佳蓋言我若無心則不能不怒無忤遊於斯世而虛其心又何患害之有既說一大段却把此譬喻結便是文字首尾起結之法列子有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

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
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倘乎
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
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附音因其自窮故朝
夕賦歛而豪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歛民之財以鑄之
其鍾先祭而後鑄故曰為壇三月而成鍾有架
所以懸鍾也架有兩層故曰上下縣此言編鍾
也何術之設者言用何術而成此之速一純一
也循自然之理終始純一而無所雜於其間故
曰一之間無敢設猶言此間別着不得一件也
既彫既琢復歸於朴言去圭角而歸於自然也
侗乎其無識之貌儻乎若怠若疑無容心之狀也
或往或來無將無迎故曰萃乎芒乎萃塊然之

意芒無物之狀來者勿禁往者勿止言順其自
然而無迎無送也強梁去而不順者曲傳回而
附我者我皆隨之聽之任其如何也自窮者自
至也言或順或逆要終皆不求而自至故曰因
其自窮我雖賦歛而於人無一毫之傷故曰毫
毛不挫大塗者言此是順事坦然而行但以無
心處之故也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
公任往平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
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
怠其為鳥也矜矜矜矜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
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
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

是以兕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
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
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
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
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
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
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
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赭褐食杼粟入
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惡

死乎言處此瀕死之患難其心亦厭惡之乎不
死之道言自得而無禍患也意怠今燕也
而爲巢也進不爲前退不爲後言其往來不爭
也緒棄餘也取蟲而食出所棄餘也不斥不多
也雖爲行列而不取如鳥鴈爲群之多各依人家
外人亦不害之直木甘井以聲名自見之喻也
大成之人大道之士也自矜伐者必不能成功
以功名自喜者終必自損墮虧皆自損也還與
衆人言退而與衆人同也順道而行行照然自晦
故曰道流而不明所居之時雖得行其志而不
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不處不有
之也純純常常一也此於狂若無心也削迹捐
勢不以功名爲意謂無迹而化也我不責人人
亦忘我此至人也至人則欲無聞於世子又何
以名爲喜乎末後數語便與食豕如食人處同
借孔子之名以申孔子問子桑寧曰吾再逐於
其說此重言也

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率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

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

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

前其愛益加進

子桑率率即戶也假人假國之

者必常相收聚利合者必相棄背君子之交淡而親小人之交甘而易絕皆說盡人世情狀此

語雖入之語孟亦得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此詩便可見也此一句又是一個好條貫無挹於

前者不拘目前挹拜之禮而其相愛之意愈加進也異日桑率又曰舜之

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

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

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冷實之道而告之禹

故曰真冷緣因其自然之意率循其自然之意
不離與道為一也形我也文身外之物也不以
身外之物而待我故曰不求文以待形今人宴
客曰待客此待字之意也不以身外為文華則
無所資於物矣故曰固不待物此待字
又是不用之意三箇待字自作兩義 莊子衣
大布而補之正縻苦結反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
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
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
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柵梓豫章也
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
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

此筋骨非有加速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
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
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大布麓者也縻帶也正帶中結
也係履履弊而以索穿之也憊病也攬把之也
蔓纏繞之也此兩字狀猿之在木自是不苟王
長言其志盛意得也柘棘枳枸有刺之木也
動恐也不柔之上着箇加急字自是好醫書有
頭項強直之證是加急而不柔也以之狀猿尤
精神徵也夫言以比干之事比之則見其徵驗
此三字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
亦奇 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
數有其聲而無宮角用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

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槁木几也槁枝策也齊物篇所謂其具雖擊而無節奏故曰無其數無宮角言不合五音也木聲擊者也人聲歌者也犁然端的之意廣已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者無畔岸故曰恐其廣已而造大也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故曰愛已而造哀也
人與天一也言在我者皆天理也今之
歌者非我也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絀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沍也言

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

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
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天損窮時也無

受者貧而樂也人益者富貴之也無受者富貴而不淫也尋常之論以與富貴不淫為易
貧而樂為難莊子却如此反說極有意味言天
損之時事不由己雖欲不受如之何而不受不
容不安貧也故曰易人益者如富之日至名位
之日高日增月益我欲辭而不能所以貴不期
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故曰無受難窮極
窮塞也不行推不去也運物運氣也泄發也運
物之泄氣數之往來天也吾亦與之俱行亦與
之俱泄故曰偕逝即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
也君命其臣且不得違天之所命人何可違乎此
無受易之意四達謂意之所向無所窒礙也始
用謂此意纔萌則事隨以集而無窒礙也並至
而不窮交至而不已也我不求物之利而利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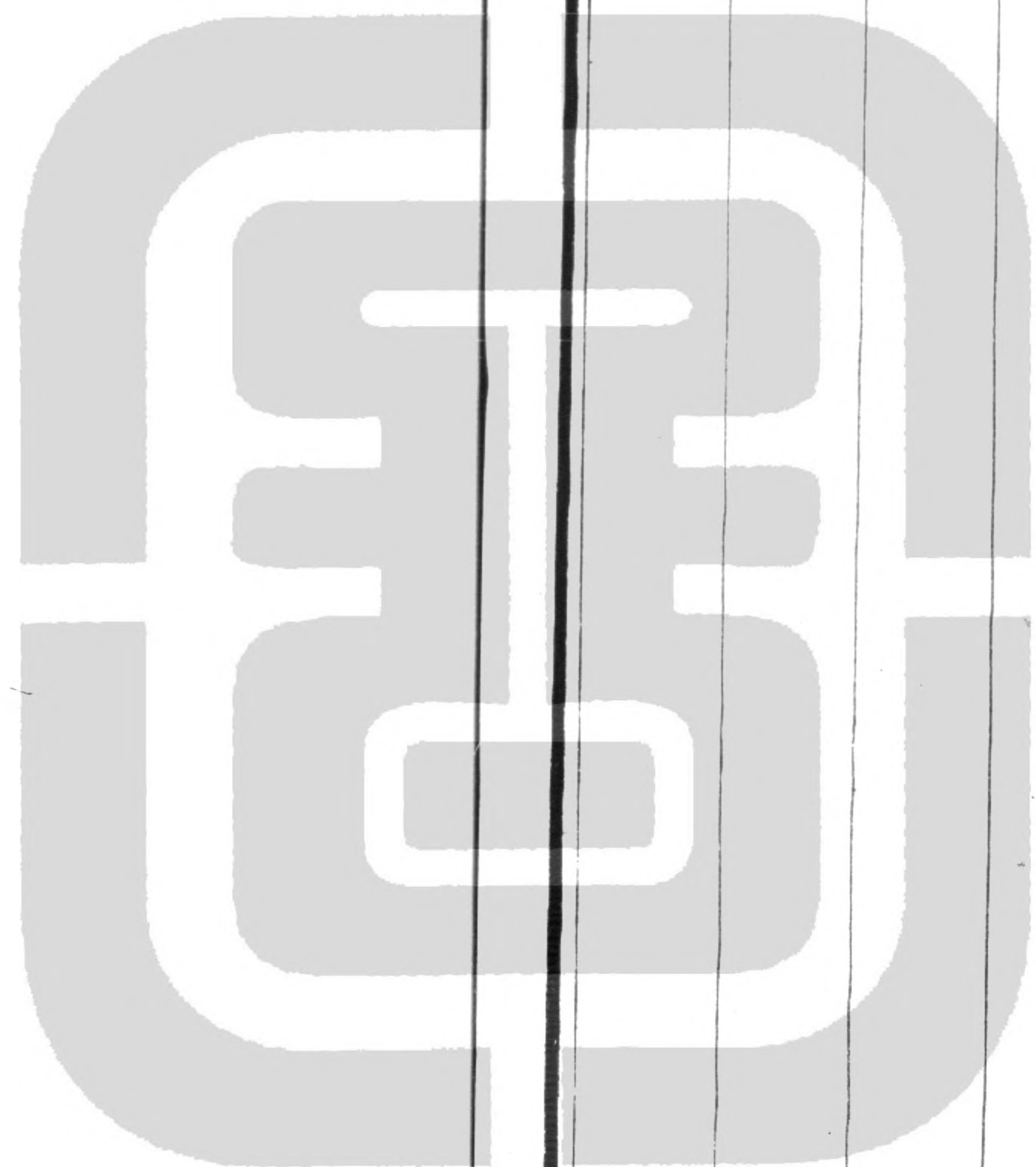
至故曰非己也爵祿皆自外而至時命使然故
曰吾命有在外者也無功而祿君子恥之視之
如盜竊吾雖欲不取之而有推不去者公孫賀
拜相而哭非無受人益難乎鷦鷯即意怠也不
給視者不足視也非其所宜更之地雖目有見
亦以不足視而去之果實之落必懼而飛恐害
已也故曰棄之而走其志雖畏避於人而乃與
人相近而居故曰襲諸人間襲入也社稷祭祀
所讓之事人亦敬而存之故以為譬謂燕在
人家雖無益亦無害而人亦容之言處富
貴之人若能如鷦鷯之無益亦無害則亦無譏
惡之者然既曰富貴矣安能無益而無害故曰
難無始而非卒者言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也萬
物之變化更相禪代孰知其終孰知其始但居
中以待之而已正中也謂更造化之中也何謂
人與天一邪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
造化為之故曰有天亦天之性生而有者皆導於
此性字與生字同在天人之性生而有者皆導於

天豈人所得而預之聖人惟知入之所不能命
故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孟子曰是性也有命
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是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晏
然安然也安時處順以終其身故曰體逝而
終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
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
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蹢步
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
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
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
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

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天子何為頃間甚不庭
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
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
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
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雕陵地名也樊園之
藩籬也感周之類飛從額前過也殷大也逝往
也翼大而能往目大而能覩逐物而自迷
之狀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螳螂因蟬意在
一得而忘其形異鵲又利螳螂而忘其真故有
不逝不覩之狀螳螂與鵲異類而相召也皆忘
其形忘其真相累也虞人守園者諄罵之也不
庭不出其居之庭也守形養生者也我為養生
之學忽因逐鵲而忘其身是以慾而汨其理也

濁水喻人欲也清淵喻天理也夫子老子也八
國問俗問禁也故曰入其俗從其俗他人之園
而我誤入是違禁也以吾為戮言為虞人所辱
也此段蓋言物無大小有所逐者皆有所迷此
乃學者受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
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
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
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美者自
美自矜
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為不足也行賢而去
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
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受用親切與
看此數篇或以外篇為非莊子所作果然乎哉

莊子虛齋口義卷之六



215





莊子虛齋口義卷之七

虛齋林

希逸

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
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
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
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
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
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



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予方出
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
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
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
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道稱
數當言稱誦道理拍拍皆當也其爲人也真純
也人貌而天貌雖人而有自然之天德也虛心
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故曰葆真葆養也清自潔
也清則易離於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人有非
道未嘗責之以言但動容貌而使彼自悟自然
消釋其不肖之心故曰使人之意也消豁工之
善猶可容言順子之美不可容言故曰何足以
稱之全德君子言順子也形解言自釋也土梗以

者得其粗不得其精也以有國爲累故不得
以深究無爲自然之道故曰夫魏真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
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
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
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
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
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
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
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

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
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
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
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伯名也雪子其字也禮義有爲之學也陋於知人心陋劣也謂其不識本心也振振德也言必有益我也故曰振我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動容周旋中禮也規矩有法度也龍虎成文章也大人虎變是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謂交淺言深也目擊而道存即正容以悟使人之意消也容聲容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
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

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
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
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
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
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
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
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
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

以待盡於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
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立以是日徂吾
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
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
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其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
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不
而周言不待親比之而其情自然周美也無器
者不可不以迹名也民蹈乎前人自來歸也以
此比夫子之不可及也其爲如何也奔逸飛馳也絕
塵去速我至此不知其爲也瞠直目以視也步趨馳
者皆以馬爲喻也惡可不察者言當更於此精

察也故曰心死者無所見也生而無所見猶甚於死
也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此方可
數也故曰方既明時物之長短小大皆可盡見故曰
莫不有趾羣動之物也必見日而後事可爲待是
目有趾也故曰待是而後成功是日出則存是入則
待日也故曰待是而後成功是日出則存是入則
亡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即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也萬物之有待於道亦猶人事之待乎日
也故曰萬物亦然生死皆循是道之自然故曰
有待而死有有待而生生而受其形則此道在身
無所遷變以待其終故曰不化於物而行以待盡
無所遷變也效倣也倣於物而不化以待盡不化
曰效物而動已時也渾然此身無所非和順之理
知其終者無已時也渾然此身無所非和順之理
故曰薰然而成形薰和也雖知事物之無非命
而日用之間不以命爲規度即所謂聖人不言
命也日出者日日如是與汝周旋而汝未得此
交一臂者並立也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得此

道故曰一臂而失之著可見者也汝但見吾
斤吾所以著而不知有所不可見者故曰汝殆著
乎以有求之所也盡無也道必至於無而後盡汝
矣而汝求以爲有肆貨馬之過地也唐無壁之屋
也詩云中唐有甕唐肆今之過路亭也貨馬者
來去不常止就其肆求之刻舟求劍之意也忘
不可知者也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行之也吾與
汝之所行必極其不可知故曰吾服汝也與吾之
亦甚忘意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汝亦與我服吾
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也雖然又轉一轉謂
汝今雖未至於此亦何患焉蓋汝既知奔逸絕
塵者瞠若乎其後則是知有此一解未盡矣若
到汝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日所見不同而
在我之所不忘者仍舊在也釋氏所謂悟後依
舊是故時人意謂見到無處方盡仍舊即是有
時道理也故曰雖忘乎故吾而吾有不忘者存

此兩箇吾字就顏子身上自說又孔子見老聃
與上面吾服汝汝服吾吾字不同

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

而待之少焉見去聲曰其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

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

困焉而不能知口辟不必亦反卷焉而不能言嘗

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

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

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

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
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
也且孰為之宗被髮而乾即離騷所謂睇髮也
熱然凝定而立之貌非人猶木
偶人也也立於獨兀兀然也遺物遺外物也離人離人
類也也立於獨兀兀然也遺物遺外物也離人離人
無物之始也辟合也謂其深妙者難言且擬議其
困焉辟合也謂其深妙者難言且擬議其
近似者也故曰言乎其將前曰其樊其風此言
其將即變換為文也肅肅嚴冷之意赫赫輝明
之意即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如此下四句陰陽
和而後萬物生交通互往來也獨陰不生獨陽
不成故曰交通成和紀者綱維主張之紀而莫見
似有物主之而不可見故曰或為之紀而莫見
其形為之紀者造化也一晦一明晝夜也消息
滿虛四時之氣運日改月化日異而月不同也

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日如是而造化之功
孰得而名言之相反不同也始終雖不同而其
端不可尋譬如雀化為蛤謂雀之終則蛤實始
焉謂蛤之始則雀實終焉大而帝王之禪代亦
如是如何見得盡故曰終始相反乎無端而莫
知乎其所以窮此分明是說箇造物但不指其名
却又曰非是也孰為之宗是即造物也宗亦造
物也言不是這箇孰為之主宰莊子之文句句
生活便是此等處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
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
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
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
不入於心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

所一而曰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至美至樂贊道之美也變言易數易水也不失其大常所食之水草猶在也萬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故必聽天之所為豈得以自異故曰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其心而況得喪禍福乎介芥帶也隸僕隸也僕隸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者天地之間變化相尋萬古如此何有盡時

得喪禍福無非自然又何足以為吾心之患故曰萬物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但世俗之人不能解此惟身與道一故曰己為道孔子曰夫乎此已身也身與道一故曰己為道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汔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假借也至言者指以上許多言語也謂老子其德如此猶且不能離言語以脩其心也人孰能免此脫脫

也謂必不能離言語以求道也
曰不然者謂假言語以脩心其說非也
老聃
為而自然也才質也水酌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
質也至人之德本乎自然雖不假脩為外物亦
不得而離問之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矣又何
容力乎故曰夫何脩焉醯雞醋甕中之蠅蠓也
其包覆於甕中豈知甕外之大言所見者小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
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
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
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
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

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
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
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
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
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方術也言魯之儒
同也緩佩玦者言其行詳緩而佩玦玉也玦取
能斷之義一丈夫言孔子也此意蓋言儒服者
多而皆不
知道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
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
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方飯牛之時豈有求爵祿
之心唯其不求所以見用

於穆公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之也死生不入於心者無爲而爲心無所動也到此又等閑說定兩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儻儻猶澶漫也舒遲自得之揖而畧不住也槃礴箕踞之狀羸即裸也此言無心於求知乃真畫者東坡形容畫竹與杜詩曰神閑志定始一掃亦近此意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

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黷音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黷斛不敢入於四竟則

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
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
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此一段把大公
別箇話頭常釣者釣常在手也釣竿雖在手而
無意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這般句語
皆是好處無先天者言無所主也偏朱蹄者其蹄
只一隻朱也先君王也言所夢乃文王之父也
典法無更不變易法度也偏令無出無一事肯
出號令也號令之間獨言一事故曰偏令壞植
散羣言不立朋黨也不成德不自有其成功猶
易曰或從王事無成也同務與衆人同事功而
不自異也黷即更也外國之黷斛大小不同皆
不敢入其境內則諸侯無不知歸也故曰無二
心朝令者朝聞文王之命有及天下之問故逃
去終身無聞猶書曰暨厥終罔顯也旦屬之大

夫古本作夫夫司馬云上夫字作大字讀夫一
大也太山石始皇文曰御史大夫夫蓋篆字夫與
大同見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

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
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循斯須者言苟
徇一時之計欲

衆人易從也又列御寇為去声伯昏無人射引之

豈可譏刺乎又列御寇為去声伯昏無人射引之

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

當是時猶夢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

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
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

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
寇伏地汙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
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
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引之盈貫開弓而直而持平可以置一盃水於其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沓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逡巡者面向高山而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逡巡三分其足一分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無人能之者即所謂絛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闕青天下降黃泉揮斥乎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險夷之境界猶

惴然而恂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爲射而欲求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惴懼也恂動也

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

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
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
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
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
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
其在彼耶亡乎我在我耶亡乎彼方將躊躇方
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鼻間栩栩然鼻
不在外而在內

有自養之意也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其得精神躊躇四顧者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貴者賤者所謂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刳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知者不得說非言辭所可窮也美人不得濫非聲色所能淫也盜人不得刳非凶威所能屈也伏戲黃帝不得友遁世而輕天下也介間也石雖無間可以穿而過也故曰經乎大山而無介處貧賤之地而不以

為病故曰處卑細而不僊充滿天地者道也道在己者既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盡故曰既已愈有人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此意即則者喪足而尊足者存又如此換箇話頭謂道之在己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為亡楚不為存則世之得喪禍福皆外物也然其意猶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句失者既不足以自歉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自歉愧也自矜誇也此語尤有味此學問切身受用之語

莊子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

符云反又音之

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

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

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

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

瞞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

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

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

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

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

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

不近也

前後人名皆是寓言如此三名却有分

狂者猖狂也屈者撓然如槁木之技也此書猖狂

字便與逍遙浮遊字同猖狂而屈然無知之貌

也此段只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莊出許多

說話問而不知答是此中無老僧面前無閻梨

也故曰無為謂真是狂屈似之似近也夫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

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

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損損之口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紀音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知者不言此是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言之教即維摩不二法門也道不可致不可以言致也德不可至不可以迹求也仁義禮皆為有迹有迹則於道墮矣莊子以禮為強世故比之仁義其迹又甚故曰道之華亂之首也華外飾而無其實也外飾之偽欺詐之所由生也故曰亂之首黜聰明墮肢體此為道之日損者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是忘其故吾之時能無為則循天理之自然無所不可為矣物迹也求道而又有迹則是已猶與物同而欲見自本自根之地宜其難矣復歸根者言收斂而返於無物之初也大人

無為者也大人則易之其易也三字莊子文法若他人則曰唯大人則易之矣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生者死之徒死而後生始下一句易說上一句難說只如花木之發為枝為葉是其生者也然此已發者終無不盡之理則是其生者猶死矣伊川曰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此語極好便是此意碩果不食剥者復之萌也謂之碩果死者矣種之再生非死為生之始乎死生往來萬物皆然孰知其所以為之者紀綱紀也主張

而為之者也。氣之聚散為生為死，人皆知之。石知死生，只是一理。則吾又何患為徒者？死生為一也。死生一本，一理萬物皆然。而人自分美惡，好惡如花卉之方盛，則以為神奇，落而在地，則為臭腐。殊不知葉落糞根生者，又自是而始，則是臭腐復化為神奇也。既生而落，則神奇又化為臭腐矣。亘古窮今，來往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生窮達禍福為分別。故曰：聖人故貴一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者，無分別也。不應我，非不我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

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

帝為知言。

此數行解得前意甚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

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

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

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

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

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

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

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

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天地有大

美而不言即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明法考寒暑往來盈虛消長皆有曉然一定之法則何嘗犯商量故曰不議見短鶴長麥垂黍仰或寒或熱或苦或甘皆是自然之理而其所以長短甘苦者如何說得故曰有成理而人說所以不作即無為也無為不說得故曰有自然也聖人之所以順自然者亦得諸天地而巳矣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神明至精言妙理也百化百物之化也上彼字在天底下彼字在物底物之或生或死其生也或方或圓皆神明至精者為之既巳有矣孰能究其根極之地故曰物巳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即翻然也相尋而去無所窮意便是造化者如斯萬物之化相尋而去無所窮已而其造化常存東坡所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若非有所見亦不能道及此六合為巨未離其內言天地雖大不出造化之內也秋毫為

小待之成體若無此秋毫之體則無秋毫之名即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也沈浮往來也不故常新也萬物往來而不窮日月如此故曰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惟其不故所以四時運行而得其序也惜然不可見也油然生意也若亡而存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恃形而立不隨生而亡也畜養也養萬物者道也而人不知之此造化本根之地也觀於天者不可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

以故自持媒媒昧音晦昧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

人哉此一段又撰出兩箇知道之人相與語釋

心正汝形一汝視是忘其形體耳目也攝汝知

一汝度是去其思慮意識也度意度也天和者

元氣也忘其形體耳目則元氣全矣神者釋氏

所謂主人公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非來舍

矣德將汝美德潤身也道將汝居居天下之廣

居也瞳無知而直視之貌續之初生未嘗不視

而何嘗有所視赤子亦然無求其故謂人不知

其所以視者如何也此即形容無心之貌言未

卒而睡寐者言答之未已而自睡也語意相契

不容於言故如此狀出真其實知者言其實見

此理之真也事物不入其心故曰不以故自持

故事也媒媒昧昧芒忽無見也彼既無心而我

有不容言者故曰無心而不可與謀穹壤舜問

之間有此人物故曰彼何人哉深美之也

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

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

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

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

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

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委聚

也四大假合而為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

後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我即

造物之理故曰委順人出相代如蟬蛻然故曰

子孫委蛻也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為陽人之

行歟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皆非我有也圓覺

所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一段亦

自奇特不知所持無執着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

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
搃擊而知六道宵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
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
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
八竅者卵生疏淪通導之也澡雪洗滌之也搃擊屏去之也宵然深奧之貌崖邊際也崖畧者謂深妙者難言只言其邊際粗畧可得分別者謂之有倫有倫萬物也無形造化也精神在人者也形可見者精不可見者九竅人類也八竅禽類也以人與禽並言故抑之也佛經所謂胎生卵生濕生皆原本於此意蓋謂

人雖貴於物而其生也實同故欲其其來無迹捨色身而求法身莊子之意亦如此

其往無崖無門無房音旁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

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

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

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其來無迹其往無崖言造化之

間去者來者無地可尋逐也四達皇皇言太虛之間人之室居則有門有旁太虛之間但見其皇皇之大豈知其所以從入從出者乎邀於此者言邀索而見此道也四枝強即圓覺所謂身體輕安也恂達通達也不勞順自然也無方不定也即是以此接而時生乎其心者也天地日月萬物若非此道誰實為之此四句只形容徹上徹下無非此道而已且夫博之不

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
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
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
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
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
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
音醺與噫同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
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博之無所不知也
辯博皆誇以
爲己能而不必出於汝之知慧其所以知慧者
造物也故聖人只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爲益不

以損爲損所保者在我而外物不得已也運
聖人之事也終則復始純亦不已也運量萬物
而不匱應物而不窮也運用而量度之故曰運
量此未免於有心只爲君子之道蓋言其有迹
也以我而應物則爲運量萬物物至而我應之
則爲萬物皆往資焉便是感而後應迫而後動
如此而謂不匱則謂之道道者無心無迹也中
有人焉謂天地之中有至人焉非陰非陽言其
不可以物指名也有人其形而直且爲人將反
初直寓形於天地之間耳故曰直且爲人將反
於宗宗者萬物之初也暗醺氣之不順者也人
身之氣有所不順則爲疔爲贅造物之氣生而
爲人則亦其不順者也故曰自本觀之身反於
天地之初而觀之也此意蓋是貶剥人身便是
釋氏所謂皮囊包血之論子細看來大藏經中
許多說話多出於此堯桀是非言人也是非之
論因有此身而後有之百年之間縱有果蓏有
長短比之天地須臾而已此數語亦好

理人倫雖難去聲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果蒞物之至微也者其生也有時其種之理乎舉其微者言之則大者可知矣人倫之中雖有許多厄難如上下之相制強弱之相凌壽夭之為悲喜此皆厄難也然而同處宇宙之間相為齒列君臣父子中國夷狄亦皆造物中之一物也聖人則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則無分精粗彼我皆曰相齒亦高論也遭之而不違者遭時有逆順順之而已過之而不守者所過者化也調和也偶合也隨感隨應相與和合

道德之自然者也帝王興起亦不越此理而已忽然而往者即須臾之意出生也伸也來也入死也屈也往也注然勃然推擁而出之狀油然溲然活熟也此即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易之所謂窮神知化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者也之解其天歿墮其天袞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物之初生本無而有又化而而人物之類自以為悲哀愚惑也歿藏弓之物也袞褻也愚惑之人猶有所包裹而不明也能自知覺則解其歿而墮其袞矣墮落也棄之也紛乎宛乎宛轉也言變化也魂魄精神也精神將散則軀殼從之故曰大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歸即返其真宅之意也

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

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不可見之形也形不
之謂唯形有法身常住不滅也然此形之事人皆知之
而未能離形以求之故從事者不止如斯而已故學
而將極乎至則其所以從事者不止如斯而已故學
曰非將至之所謂衆人所同論也又就此語演說
至之者故曰此衆人所同論也又就此語演說
謂能至者則不論衆人所同論也又就此語演說
彼至則不論衆人所同論也又就此語演說
知不待言也若此又說高乃未明見無值辯
造其至妙之地此又說高乃未明見無值辯
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有所
遇曰值此有迹之見也道不可以形迹見則無
值矣故曰明見無值辯不若默纔有辯則非矣
嘿不言也所謂道者非聞彼也自聞而巳矣謂
之聞則非道矣有聞不如不聞塞塞其耳而無

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聞不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

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

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

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

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

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稀也每下愈况

此段撰

雖似矯激之言然物無精粗同出此理亦是一

件說話釋氏所謂無情說法瓦礫熾然常說即

此意也期而後可者言指定其所而後可質本
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監市猶今
之賣肉行頭也履稀者以足躡豕則知其片兩
輕重也况此也下監市之賤者也正獲之官欲

知狶之肥瘠若問其卑賤者則其比况諺得愈
明故曰每下愈況正市令司也獲人名也此以
喻問道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
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
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
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已吾
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闕大知
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莫必者無固必之意也波
理皆無所逃又豈疑於吾言故曰至道若是大
言亦然周徧咸三字同訓故曰異名同實此一

句蓋喻物無精粗其理一也無何有之宮志已
見而無固必之意也同合而論言無精無粗合
而同論安有終窮調間和安也澹靜漠清調間
皆形容無爲之妙而已寥虛也已與矣字同言
能講究至此虛一之妙則吾之志願足矣故曰
寥已吾志此四字下得簡而有力既無往矣安
有所至雖有去來而無所止宿之地上下兩句既
言往來不可知之意又結云我既往來而不知
其所終則但見其彷徨馮闕入於大知之中而
不知其所窮極矣彷徨倘徉也馮闕虛曠也大
知至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
道也 物物者與物無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謂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
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
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與物無邊際是與物
俱化者也與物俱化

則可以物物即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
未光則有崖際矣既有崖際則窮於其所際有
際則有窮矣故曰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極
而至於無極窮而至於無窮則為不際於物之
際而得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者也謂於崖際
之地而見其無崖際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
際之際際之不際此等句法皆是莊子之文奇
處衰盛衰也殺隆殺也舉其一則知其二也盈
虛盛衰本末聚散皆若有迹而實不
可窮此即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
何荷甘日中多反處野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
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
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

矣夫弇垺弇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
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
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
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
非道也
有啓發予之大言今既死則無啓發予之言蓋
謂老龍吉死而無言矣弇姓也垺名也因弇老
龍而聞神農之言體道者與道為一也繫歸而
宗之也神農有體道之人則天下之君子皆歸而宗
之今神農於道未有所見而亦知老龍之死為
藏其狂言况其體道與老龍同者乎狂言即大
言也其意蓋謂道在不言藏其言而死所以為
道神農未造此境而亦為此言况萬神農乎

秋毫之端至小矣於此而未有萬分之一之
又少可知矣佛經筭數譬喻亦有此語勢道本
無聲形不可視聽若論說於人以真真而名其
道是特強名而已實非道也故曰所以論道而
非道也即言者不知之意形聲有也真真無也
知有之為無不若並與無無之蓋謂神農之為
此言亦未於是泰清問平無窮曰子知道乎無
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
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
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
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

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
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
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
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
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
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
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
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
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六虛

發語之端
看於此

字即是佛經我聞一時之上善如鬼兩字也道
之有數謂可歷歷而言也貴賤合散皆道之可
以歷數者約合也內自得也外與道為二也不
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也形形之不形即不
物乃能物物也當對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對
立即離其本然之真矣故曰道不當名道本無
問問之而答我已離道彼之問者所聞亦非道
矣問窮者言其所見至於問而窮蓋謂泥言語
求知則不應答之非也無內者中心未得此道
道則不應答之矣矣宇宙可見者也故曰外太
不可見者也故曰內崑崙在宇宙之外太虛乎
又在崑崙之外崑崙且未過安得至太虛乎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
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
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

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

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孰視其狀數語只形容道之不可見也予能有無未

能無無此言妙之又妙也未能無無則我猶在無字之內為無字所有矣何從至於窅然空然

者乎圓覺曰說無覺者亦復如是覺而至於無

覺可謂妙矣而猶以無覺為未盡即此未能無

無為無所有之意前之知無為泰清無始此之

王倪被衣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

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

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
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

者乎物孰不資焉

也鉤帶也大馬大司馬之屬有鍛鉤者老

而精絕至於無毫釐之差言其巧也非鉤無察即前所謂唯蜩翼之知也用心專一於鉤之外無所見也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者也無不用者道之無為而無不為者也言我以不用自然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而至於老况道之無為無不為者天下之物孰不資賴之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

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

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

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

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

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

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

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

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

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地天地之運行陰陽之往來循環而無已古亦如是今亦如是也以古猶今而答未有天地之

問意蓋如此昭昭見之甚明也神者在我之知

覺者也神者知覺之靈為氣所昏也昔之

昭昭也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而不知也

虛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而不知也

今

古無始終言太極之理動一靜無時不也
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
而後知此陰陽無一息之可間斷也子孫有此字
則有汝到此不必更形於言矣纔有生字則有死
言汝到此而生而後死其生也纔有死字則有生
字是因生而後死其死也纔有生字則有死
死是四字又如此變換言句死生之所待一體而
已物者非物一本也即一理也即造化之自然也
可以物名之故曰有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豈
之物不可名之故曰有先天地者必生於天地之
地之先猶其有物也便是有物也故曰有物出不得
先物也猶其有物也便是有物也故曰有物出不得
之相物無窮已矣故曰猶其有物也便是有物也
等處皆其文字之妙者聖人之愛人則有迹可
見矣形迹之相求至於無時而已者蓋其顏淵
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物者之非物也

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
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
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
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猗章
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
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
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
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無將無迎即
也應物而不累於物則為外化因感而應不動
其心則為內不化故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

與接為構日以心聞則為內化與物推舉勿
而見役於內則為外不化者而外應乎物所過者
外而不化以我之內不化者而外應乎物所過者
化而無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故曰與
物化者一安猶多也相安化安不化一不化者無
心之與心也安猶多也相安化安不化一不化者無
安與豈與也多求多也相安化安不化一不化者無
求相勝也必與之莫多也求多相勝也莫多則不
求多能以相勝也必與之莫多也求多相勝也莫多則不
皆未能有盡內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相整言
其猶有是是非之爭也五味相奪而後可以為整
故曰相整以稀韋而下與儒墨對說是以小抑
大之意固圍宮室者謂其以此為窠曰也不傷
物即與物化也既與物化則物亦不能傷謂其
無所累也惟其心無所累所以能與人相將迎
前言無將迎此言與人相將迎即無為無不為
物之意乃物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然而樂與

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
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
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
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
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
淺矣凡樂則必有山林皐壤之間其始也必樂既
此意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
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去來也此言自無主人
公為物所動也遇可見者天也天也其所能見者
所不能者天也舉世之見者天也天也其所能見者
既謂之人皆不免此故曰無知無能者固人所

不免也唯其知人而不知天故常用心用志欲
以免其所不可免者豈不可悲也哉至言則無
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為則無為矣故曰至為
去為不知其所以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為
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
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
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
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
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
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
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
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
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
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

於老聃之言

役徒也門人弟子也偏得獨得也臣僕也畫然分明之意挈然慈柔

之意擁腫鈍朴也鞅掌猶支離也洒然異之者言見其瀟灑有異於人也歲計有餘者久而有

益也尸祝社稷只是敬祀之意四字輕重一般
如此下語皆是其筆端鼓舞處南面者必其所
居向南不釋然不樂也春秋之所以得而然者
天爲之也故曰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大
道自然也此蓋自然無心之喻尸居環堵之室
而自託於猖狂與百姓爲一人皆不知其所行
爲何如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往如亦往也
言與世相忘也俎豆猶言位置也杓小器也必
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之如釋氏言我脩行
無力爲鬼神覲破是也不知釋然於老聃之言者
恐負吾師之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
誨而不樂也

所還其體而鯢鱖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
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
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
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
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
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
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辯也將妄鑿垣墻
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
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
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
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阮

普回反

吾語汝

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

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鯢鮪雖小可以

主尋常之溝孽狐雖小可以主步仞之山此言地無細大皆有所尊也先善與利言各出則利入也堯舜之時其於賢能亦然言人有賢能之善則人必尊敬之今畏壘之地雖小而其敬賢之心亦與古同謂夫子當聽從之也函車吞舟函亦吞也介獨也碣流蕩也此喻名見於世能害其身也全其形生長生父視者也藏身不厭深眇欲遜出而無名也二子指堯舜也以堯舜為辯猶垣墻之上將欲種草無此理也謂引證失其宜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形容其屑屑容心之意舉賢則民必爭以知為任則民愈詐之數物者言以上數事也民於利甚勤者言為生其苦也坏墻也日中穴墻即晝為盜也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與人相食者謂天下之患自堯舜

也始南榮趺蹙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

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

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

也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

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

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

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

而不能相得今謂趺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

思慮營營趺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

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如魯雞固
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
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
不南見老子託業言受學也及此言者欲及庚
目皆同故曰吾不知其異也人有人有此心而狂
者不自得亦猶盲聾者之無所見聞也辟開也
我之形與人形亦皆開明而無所蔽而我乃
為物欲所間我欲以心求心愈不可得故曰欲
相求不能相得我方求心了不可得而夫子謂
我勿使思慮營營若於此龜勉以求聞道亦庶
幾其能達乎越為此言未有脫離處庚桑子更
欲點化之而未盡其言欲指其往見老子故曰
辭盡矣蓋託為謙言非果辭窮也奔蜂小蜂也
藿蠋豆中大蟲也越雞小魯雞大鵠亦大鳥也

小蜂不能化大蟲小雞不能覆大卵此喻其南
力量尚小不能點化汝也遂使之往見老子
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
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
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
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
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
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
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
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

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
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
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
無由入可憐哉朱方獨見而老子以爲與衆人
皆來正釋氏所謂汝曾中正問
也忘吾答因失吾問者言其心茫然失所問答
也去其知而不知則人以我爲愚矣朱專也朱
愚猶顛蒙也若有心乎用智則反爲我身之累
此意蓋謂無心既不可有智又不可即釋氏所
謂三言之患其疑即一也若汝也見汝眉睫已
知汝爲未知道今觀汝言果然故曰又言而信
之規規蹇淺之貌揭竿而求諸海言求無於有
茫乎而無歸着也亡人者失其本心之人也惘
惘憂愁不自得也欲反情性而無由入言欲見

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可憐憫也

南榮趺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

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

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

韠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韠者不可謬而捉

將外捷外內韠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

者乎召其所好欲求其是也去其所惡欲離其

哉孰與熟同言用功亦久矣鬱鬱乎未寧一之

意也纔有所惡則心有所著故津津然而可見

韠以皮束物也捷閉門之牡也二者皆執捉斂

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檢扼則繁多而不可執

捉外既不定則將反而求之於內故曰將內捷

心中之擾擾欲自檢扼則綢繆纏繞而不可執

提內既不定則又將求之於外此言學道而不得其要或欲制之於外或欲制之於內皆無下手處若此者其在身所有之道德且不能自持守况欲行道乎放道而行言循自然之理而行之也能循自然而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嗔和之至也終日握而

手不握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

波是衛生之經已

其病者方病人有問之能自言

也病至於甚則不能言矣我今欲聞大道而不
自知其受病之處言蔽惑之甚也雖有教誨之
言使我愈見惑亂故曰猶欲藥以加病今皆不
敢請教只願學衛生之道而已抱一者全其純
一也勿失者得於天者無所喪失也無卜筮而
知吉凶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能止能定也
能已即釋氏所謂大休歇也舍諸人而求己不
務外而務內也脩然無累之貌侗然無所知
之貌能兒子乎不失赤子之心也嗥哭也嗑
也憂聲乾也赤子嗥啼而聲不乾無容心而不
傷其和也兒屈不可伸也人之手久握而不伸
則伸時必有窒礙小兒則不然者其自然之性

箇箇如此其共同也德性也知有外物則不瞋雖視而無所視也未知外物也知有外物則為偏矣
委蛇隨順也或行或居動而與物隨順波流也
同波即與物偕往之意如此則可南榮趯曰然
以為衛生之常故曰是衛生之經已
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
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
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
相與為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
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
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

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

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越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

妙故有至人之德之問此又成策曰即釋氏所謂
非也蓋恐其住着於此又成策曰即釋氏所謂
立處非真是也永解凍釋即脫洒自悟之意相
與交食於地與人同也交樂於天自同乎天也
無計度之心也相撓相觸也為怪為異也又不為謀
衛生之道即至人事矣以此而觀則前非所言
兩字分明不是實話越既聞此又曰然則至
乎意謂此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既曰
未也則當別有話頭却又提起前頭能兒子乎
之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話禍福無有者言超
出禍福之外也人災者世情之患害也我既超
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遠矣又何有世間之患害

乎曰非也曰未也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也禪宗多用此一解宇泰定者

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

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

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

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

知止乎其所以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

敗之自此以下莊子泛言至理也字習中也泰

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也故曰宇

而已自同於天矣人有脩者脩真之人也脩真

誠之久也至於誠而至於悠久則天亦助之人亦

歸之舍止也歸也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天

子者天愛之如子也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

能學所不能行所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所知

至其所以不能知而止則為所造之極故曰至矣

天鈞即造化也有不即是者不即是也即就也

不即是反是也反是則失造化自然之理矣敗

也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

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

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

不可持者也於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萬物皆備

不虞不計度不思慮也將形者順其生之自然也

其心之應物隨時而生即佛家所謂無所住而

生其心也存於中者敬則應於外者無不通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達通也彼在外者也萬

惡者不如意之事也吾之所造既至於是有而猶有萬惡至者則是天實為之非人事之失有以致之又何足以滑我胃中渾成之德故曰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靈臺心也不納於靈臺外物不入其心也外物不入其心所以不滑其成也有持也言有所主也不知其所以持者雖有所主而不知其所主大而不化也持字最說得精微不可草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草看過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之此數句又說不善有所作為妄發也妄發則每事皆不當業已而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自舍此取過作非者也

更換也取過而作非每有所更轉見差錯故曰每更為失業不訓事今人曰業已成行業已如此便是此業字如此之人所為既不善矣非有人誅則有鬼責言幽明之間有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幽明之可畏則能謹獨矣故曰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此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以君子慎其獨也獨行即慎券內者行乎獨也似此數語入之吾書亦得

券內者行乎

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求在我之分內也即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內者也無名者人無得而名也券外求在外者也務外之

人志之所期不過為費用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唯庸有所充實而有輝光也庸常也光常仕也舍己而求外志在得利商賈者之用心也故曰唯賈人也求外志而自立之貌人見其外或富或貴有過於人也則以爲魁然而可尊而不知其與物欲相爲終始至於窮盡而後已是其一身皆沒入於物欲之內矣故曰與物窮而入焉且苟也逐逐於物欲且以求得而有至於喪身而不能悔者故曰與物且不能容其身之不能容身且不能容於人何有以其不能容人之心及其甚者則親戚骨肉皆踈棄矣故曰無親者盡人盡絕也而無親則人道絕矣故曰無親者盡人盡絕也看此數句莊子如兵莫憐于志鎡鋦爲下寇莫何不理會世法

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志者心有所著也心有所看皆能自傷人之自害莫憐於此志尤甚於兵

之鎡鋦故曰兵莫憐于志鎡鋦爲下陰陽之氣皆能傷人猶寇也然此心若平和則陰陽豈能爲害故曰非陰陽賊之此兩句極佳在心學工夫焦火其寒凝冰是也此兩句極佳在心學工夫此語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最切

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成毀二事分而爲二

以道觀之一而已矣故曰道通其分也人心既分彼我則於其私也必求備故曰其分也以備凡有皆歸於無而私於求備者但求其有知故道者惡之故曰所惡乎備者其有以備也

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

應於外者能反於內者

則爲德爲德則能神能天逐乎外而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故曰出而不反見其鬼釋氏曰鬼是是非而不化則此心爲死出而待是言役於外

而得自是之見者也齊物曰近滅而有實鬼

死之心不可復陽即此意也

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實者天地之間實理也無

心則虛虛則實若以私心滅之而有實鬼之一也鬼

則其人與鬼同矣故曰滅而有實鬼之不知真空實

趣淪沒皆私心滅理貪者諸有而不知真空實

有者也人能於有形之中而視之似無形則見

理定矣象似也釋氏云但可空諸

所有不可實諸所無便是此意

出無本入無

竅有實而無乎處

入死也萬物之所由終也雖知其終而無本

其所以入之無窮實理雖有而無方所之

無乎處

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

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剽者

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剽者

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剽者

曰披然然者分也既有分別則各私其私既私其私則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移不定也彼亦一是一非此亦一是非移也其意只與齊物論同而又撰出移是兩字非所言之者謂不當言也雖各有一是而其所是者不當言言者謂不當言也雖各有一是而其所是者不當言言者謂不當言也

可知臘者之有脆胾胾反古來可散而不可散也

臘祭也臘牛百葉也胾足指也牲之一體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散而置列俎之閒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體已分於鼎俎矣譬猶人之舉百葉四體只舉胾文法也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

廟一室之中有寢有在在室則又有寢廟偃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謂之室則又有寢廟偃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

可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喻也舉皆也以臘祭與室而觀則其所為是者皆移易而不可定之是也故曰為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

字上面既結一結又提起移是

是字則以生者為本以其所知之智為師因此而有後以是非相乘孰為名乎孰為實乎故曰果有名實曰果有者言其非必有也質本也因吾曰己之師以此為本而欲人皆聽已之節度故是非因以為己質使人以為己節惟其因此自以為非之爭雖以死償之而亦甘心焉故曰因以

死償節下節字因上節字而生也唯其如此故
於用舍窮通之際有智愚榮辱之分今世之人
皆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徹通也蜩與
鸞鳩皆同譏大鵬亦猶移是之人不知至道之
士而非笑之其見識與蜩鳩同也此鼓舞之文
人又與蜩鳩同故曰同於同也此鼓舞之文
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
親至信辟金此數行又別一項說話與市人行
而跟踏其足則必以放傲自責而
辭謝之恐其怒也若兄跟弟之足則嫗詡之而
已必無所辭謝蓋其情親不待謝也大親父母
也若父母而踏其子之足則併與嫗詡亦無之
矣情親之至自相孚也至禮有不人謂禮之至
者無人不待物之分忘其揖遜也至義不物謂義之
至者不待物而度其宜也至知不謀無容於

謀度也至仁無親者言不見其相愛之跡也至
信辟金者言不待以金寶為質也辟除也跟足
之喻為下面禮義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
知仁信五者設也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
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
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
盪曾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
而無不為也徹與撤同解釋也顯華顯也嚴威
動舉動也理辭理也謬心者言六者能悖亂其志也
繫其心也累德者情勝則累其自得之真也知
心知也能才能也塞道障道也盪蕩亂也去此
勃志謬心累德塞道四者之六害則曾中不為

之蕩亂此教人下工夫處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
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
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
實相順也欽持守而恭敬也生德之發見者也然也失性之動而後有爲有爲而流於人爲則爲性中之知也此處字義與語孟不同以莊子讀
莊子可知也此不可自拘泥嬰兒之視而無所視曰睨即智者以其所不知而爲知亦猶嬰兒之用皆以不
得已爲之則謂之德即忘我於忘我之中而
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治

安也物不能亂之謂治曰德曰治曰不得已曰
無非我名雖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此又是
一說話說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
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
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
而况吾天乎人乎微妙也射之中至於微妙故
己亦猶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也工乎天者盡
天道也俚乎人不能自晦於人也
也全人者全德之人也蟲鳥獸百物之摠名也
物雖微皆有得諸天者如能飛能走能啼能
嚙能鳴能躍皆能遂其天性故曰能蟲能天謂
之全人則不以天自名矣有天之名則有天之
名故曰全人惡天惡者不樂有其名也在人而
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况我自分別天在乎

故曰惡人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此八字極妙一雀適羿

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

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

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

者按反救紙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

生也抱羿之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猿見養由基

在籠之中不待射之矣主意不在羿只引生下

句而已此意蓋謂人有所好惡則必為好惡所

迷伊尹百里奚亦因其所好而為人所籠耳我

若氣所好則超出乎萬物之外誰得而籠之介

兀華飾何足為美蓋其心於毀譽棄外之矣故

曰外非譽也非毀也胥靡城旦春之人也彼為

罪人不愛其身故登高而不懼此心無所愛則

無所著之喻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

矣復反復也猶易之反復道也謂習熟也不餽

但知為己而無為人之心則忘人矣忘人則在

我者純乎天矣故曰天人之謂與習同徐無鬼篇

有曰我必賣之彼故鬻意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

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

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

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

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敬我亦不以為喜侮我

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也天
造物之和不氣也同乎天和與之為一也怒雖出
而不怒則是其怒者一本自不怒而出自然之怒
非有心之怒也以此者一喻下一句至人出而
有為於世無所容心雖為亦無為也是其所以
為者本自無為而出即其無為無不為又如是
變換言句欲靜則必平其氣氣不平則不能靜
矣欲全其神則必順其心而無所拂少動其心
則神不全矣凡有為而欲得其當則必緣順不
得已而後起之意不得已者無心之應也應事
而無心則為聖人之道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
之道○此篇文字何異於內篇或曰外篇文粗
內篇文○此篇文字何異於內篇或曰外篇文粗
精誤矣

莊子虛齋口義卷之七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八

肅齋林

希逸

莊子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
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
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
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耆欲擊好惡則耳
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
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

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

其一盈欲嗜好惡則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去其嗜

引却也狸德言其資質與狸同狗之下品者也

狸德字下得好視日者凝然上視而目不瞬也

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狗然故曰若吾相狗

亡其一猶雞之似木雞也此上品也

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

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

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

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馬身之矩繩墨言

其身件件合法故借方圓曲直以言之不必就

馬身上泥而求之成材者言天成之材也若卹

若失即悶然之意喪其一即亡其一也

其所去而不知其所止也此皆借喻之言武侯悟

其無心自然之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

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

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

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

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

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

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

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

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挂
乎黽黼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
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歟其側者乎久矣夫莫
以真人之言聲歟吾君之側乎金版六弢即太
公兵法也此書
藏於朝廷故曰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從
橫反覆鋪說之意也不可泥詩書為橫六弢為
從事也奉事從王事也以詩書六弢之說見之
事皆有效驗故曰奉事而大有功啓齒笑也流
人去國流落之人也奉事而知舊知識也所嘗
識面也以人者似其鄉人也山間之蹊曰黽黼
之徑挂塞也踉欲行而類篇云欲行貌也位居
止也言其困倦欲行而類篇云欲行貌也位居
也聞足音而喜但是人則喜之矣不必其知識
鄉人也此意蓋言武侯本然之真離失已父畧

聞此語如逃空谷而聞足音所以喜也禪
家所謂父客還家是也聲歟喉中之聲也徐無
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
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
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
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
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
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
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
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

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

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實與擯同棄也養者生也生於天地一者同也登高不為長居下不為短無貴賤之喻也外物之養者形而於心中不自得故曰神者不自許也和與物同而為一也姦自私也在我之害之神得於天者本與萬物為一也情慾自私也所以害之則是其所惡也惡其自病我欲勞之故矣君有之病而不病之知何病我欲勞之故曰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乃有用兵之意於愛民之始也危也以此心為之但見危而無所成也美惡之成皆為此迹故曰器也矣故曰不形固造形成定也執其心一定而不自化也此心不化則克伐怨慾

行焉傷其內也故曰外固戰有伐變為外物所變
陣之名也徒步兵也曰外戰鶴列猶魚麗之類兵
也鎬壇祭祀之意蓋曰古人之祭必於路寢此言
宮之內也若步兵騎卒列陣於前無非爭奪之一
室之內也釋氏所謂一切無心造是也故曰無藏
境得順也此戰一句又得亦好巧機心也智謀自
逆於得此戰又得亦好巧機心也智謀自無藏
巧而出也此戰又得亦好巧機心也智謀自無藏
於人雖殺其人不民兼智謀而巧機心也智謀自
私是若勝矣而不民兼智謀而巧機心也智謀自
與神戰外雖勝而不知者勞矣勝於人而自勞是
神孰為得失故曰神者勞矣勝於人而自勞是
而為勝何也但為勝故曰神者勞矣勝於人而自
君莫如此也但為勝故曰神者勞矣勝於人而自
之實而與物無所攬拂此不爭而善勝也我之
不爭而善勝則民脫於死各得其生又何偃兵之

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
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
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
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
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
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
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
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
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

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若謂朋昆閭滑稽也此等人名皆是寓言若以大隗為大道之隗然者亦鑿說也晉目眩也乘日者與日俱往即日新也言六合之內未離於物則有自昏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為六合之外意謂為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內而已非吾子之事者言汝物外之人雖不預此亦須與我說破也馬成羣而牧之各隨水草但順其性而使之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牧

羊而鞭其後者之意天師者言天人可以為我之師也知士無思慮之變

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

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思慮之變百種變

序說得成條理也凌陵轢也誅訊也好察之士則與人爭分爭毫三者皆隨其所長而自以為喜故一日無之則不樂此為物

招世之士與朝

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

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

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與朝廷起而立

招世者立招子而為名於世即好名者也中民者庸人也禁官但以爵祿為禁也筋力有才力

者也矜難以濟患難為矜誇也勇敢武士也奮
患見患難而喜也枯槁隱士也宿名留意於聲
名也法律法家者流也廣治多求治事也敬容
矜持容貌而為外飾也貴際以交際為重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
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
則壯樂也旦暮之業日積月累其贏餘也勸喜
而自力之意也工藝之人錢財不積則貪者憂
以其能自壯即自誇也
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趨附權勢
一日退失則悲矣尤甚也欲愈盛之意不尤不
甚盛也有倚恃者曰勢有積聚者曰物徒趨附
者也勢物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樂變以變
詐為樂也依附小人好動而不好靜多是從吏

主家使其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故曰勢物
之徒樂變自此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一意但
長短變換如此
下語文法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

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

終身不反悲夫

遭時有所用言時使之然雖其

得也譬如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
所變易者皆非物之所自由故曰順比於歲不
物於易此一句乃上句之喻也不物於易猶言
非物自為變易也馳其形性言役其身心也潛
之萬物潛沒也猶釋氏言圓光自照也
莊子

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
子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

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前期而中言有所指的之地也有的而後見其精若舍的而射則中者皆

為羿矣此句喻下句也其文極妙天下既無歸一之是人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為堯矣楊朱也秉公孫龍也儒墨楊秉與惠子為伍其學既不同則孰為真是冬寒之時不以火而爨鼎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為冰其違時也若難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夏至之日陰氣已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矣以陰召陰則夏不熱矣雖以違時而有可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言其術未高也廢置也置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言其術未遠而鼓此則彼動一宮之應宮上角一瑟於至相去雖同猶曰易也只得鼓微一弦而於五音之中不其言一言鼓宮亦得鼓微一弦而於五音之中不其言其宮宮動鼓角角去之遠者二五音之無當纔鼓其宮商角徵羽皆是以音為音故曰音之君皆不離乎弦上之聲故曰未始異於聲如以此則與以陰召陽者何異魯遽乃自以為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非真是也且若是者邪言

惠子之所謂是亦印如此曾遽也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
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
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蹠子於宋者其命闔也不
以完其求鉏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
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蹠闔者夜半於無
人之時而與舟人闔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
怨也名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對也相鎮以聲以
是也蹠子齊人說文云住足也蹠而宋謂其可以
守闔也守闔不用完全之人以此束縛而愛護之何
為是矣然而求致鉏鍾乃知束縛而愛護之何

愛物而不愛子乎彼何嘗不自以為是鉏鍾小
鍾也唐亡也子亡在外而只求於鄉域之內是
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為是也哉又令是一句不與
上蹠子之意相關遺餘也畧也類也故曰有遺類
事皆與惠子揚墨之徒畧相結也怨也之有下而
矣亦猶前言若是也邪然不結於怨也之有下而
先結於此正是其作文之妙處寄客也楚有蹠
闔之於人寄於外不能自歸附舟而返方至於
岸而夜怨矣岑岸也禾始離於言載之而來
已造仇怨矣岑岸也禾始離於言載之而來
舟未離岸又非父而忘之也蹠闔是夜固不自知
為闔者故曰蹠闔忘恩之闔是夜固不自知
而視之能無所愧乎方其闔時彼亦自以為是
也凡此數句皆設喻以譏惠子之自是但以惠
子之好辯故特為詭譎之辭有不可遽曉者以困
之此乃二人平生戲劇之辭言東方朔與舍人爭
辯可以參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

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
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
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矣自
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聖
泥也以白泥漫其鼻端其薄如繩之翼乃使匠
石削而去之運斤成風言其急也泥盡而鼻不
傷斲者固難矣然其人若立得定匠石雖巧
安得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質是用巧之地
也此意蓋言有惠子之辯而後我得
以窮之惠子既死則無可與語者矣管仲有病
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

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
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
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
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
將弗父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
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
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
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
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

隰朋可

要屬國托國也不比之不比數其人也鉤

此數語謂其黑白太分明也上忘者忘其勢也

下畔者離遠而無求於下也畔離也以德分人

猶曰德乃降黎民懷也以財分人不私自私也以

賢臨人擅其名以矜乎下也書有不聞有不見者

言其不察察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於列子

亦寓言而已謂語我也云自言也故曰可不謂云

至於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上衆狙見之恂然

棄而走逃於深藁有一狙焉委蛇攬搔見巧乎

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

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

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

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

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委蛇攬搔跳躍來去攀

去速也狙能搏接其矢亦其捷速相者王左右

也衆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敵而死矣死而

見執故曰執死鋤其色欲去其驕矜之色也去

樂甘於自苦也辭顯退而就辱也此爲矜能掇

之論者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

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

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

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

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

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
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
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物之尤也言人
也田禾齊君也國人以其見賢者故賀之我在
當時不能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先曰賣言我
必有形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我也以形迹自見
者乃自喪者也悲人之自喪而不能自覺其
身則其悲人者又可悲也山穴之口地名也我
在當時惟以悲人之悲而自覺所以其後道日
加進遂至今日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
也故曰其後日遠矣遠者道愈高遠也仲尼之
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
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

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
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
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
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
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
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
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
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
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

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
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
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謂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
談雖古人亦然也夫子荅曰我有不言之言未嘗
與人言今於此言之弄丸戲事也秉羽泉而甘寢
無作為意也汝二人皆能為無為之為又何待我
說喙三尺言無如此長喙也宜僚救教之事與史
異亦寓言爾道之所一自然者也德者得之已者
也在造物之一與人為者不同故曰德不能同此
德字與本書他處說得又自不同名若儒墨便
非不言之辭矣故曰凶不知其誰氏民無得而
名也實不聚者言已雖有善而不以歸之一身
也賢者且不以多言為能況大人乎有大之名

則不足以為大而況自然之德又可名乎大備
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
者已貴於物也循古者順古
道而行也不摩不容力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

前召九方歟音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歟
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
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
為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歟曰夫與國君同食澤
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
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歟汝何足以識
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

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
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
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
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
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
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
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
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悃之
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削之則

易於是乎削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
食肉而終

言何自以得也牂牁未嘗田而此西南隅

也突室之東北隅也此意蓋喻我與吾子無求於
生於室中異事也此意蓋喻我與吾子無求於
世安得有此邀樂於天者順天以自樂也邀食
於地者隨世自養而無他求也事出樂也謀私
謀也世者私謀則於自然之道爲怪異我未嘗
與吾子爲事之言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爲
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一事之委蛇者一猶
然也不求應乎事亦不知事之宜不與之爲
與之爲事所宜償還債也我方樂於無爲而彼
之相與與國君同食則是其分劑之中有此世
之債未償也如此之相怪證也我子不應得之
將來必有乖異之事故曰怪行渠公之街臨街
之門也爲閭者也此一反又言人齧缺遇許由
世不世六意外之患皆亦生也

曰王莽奚之曰將逆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
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
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
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
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
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薄結
反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
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知此四者則可以聚其民也順其好惡

求以爲得民皆害心者也仁義之行施之於外有
爲之爲故曰無誠貪如禽獸者或假此仁義之
名以爲用故曰假夫禽貪者器規割也一規者
猶言一截截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利天下
則其純朴自然之質皆一截截斷矣外乎賢者
出乎賢者之上也必出乎賢者之上而後知有
心於利天下也反以賊天下也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
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
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始有物也是以
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蟲是也擇䟽鬣自以爲
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
剽不知暑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

豕俱焦也此以域退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暖姝淺見自喜之意

此以譏刺好學者未知未始有物者言不知無物之妙也濡需濡滯而有所需待貪着勢利之人也疏鬣豕之毛也奎蹄者蹄之勢似奎星也奎曲猶今曰斗折也必古有此語曲隈蹄之曲處也股脚腰下腹邊與足相近之處此即乞兒向火倚冰山之意言所持者不足恃也域者囿其心於富貴之間而不自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卷婁偃

僂而自苦之貌其意蓋言修德之人自以為名而人皆歸之反為所苦終身勞役不能自已借此以譏侮帝王也童土猶童童山也謂其始之所居在於不毛之地

是以神人惡衆

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

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

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

心後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

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

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衆至者衆人之所歸也不比不和也

不利自害也抱德煬和

養其德而不露也煬者

之物也而猶未盡能無

意也

知矣無意矣故曰於蟻棄知於羊棄意魚之在
喻造物以魚喻其自也蟻之與羊其然蓋以水
在外未與人能無求故不若魚也真人之目與
目皆與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目視其耳
耳順其動也心復以心之平自自然之平也變
不以人入天其生也若聽其失而死亦曰可
失而不以死生為得失聽其失而死亦曰可
死而曰生而曰死亦曰可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
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董也
雞壅雞頭也豕零木猪苓也醫者制藥隨其所
用各有主主者為帝其輕重亦猶人之在世得
實皆同隨其所用而為貴不得時而用則為賤其
時而用則為貴不得時而用則為賤其在我者

初無貴賤也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
此數句奇文

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
以愁故曰鷗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謂智矣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始者之用種為帝
謂時也及其殺之又一時也鷗之節雖長而不可
解斷也言鶴之立其兩脰或故曰風之過河也
伸或屈亦要隨時而用也

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

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恃源而往者也上河

之風日皆能損水而河未始以為損者其源長
也其源也

也此五曰自見一與目但相與守河謂風日但共守而不去也使風故水

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土

自然相入形影自然相依守不相離也物之守

物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

親下是也審定也信也謂決定如此也此三句

看此一意天地之間自然一定之理決不可易也

淵名之審審字方知蟠字易之故目之於明也殆

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

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殆危也有心於用聰有心於殉物皆非自安之道故曰

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父而人以為己寶不亦

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反覆也

因謀功之心則必至於自覆敗果必也有待父

之謀則其心固必而不化此皆為身之害而人

人以此自喜如得寶然故曰人以為己寶古今

之亡國與夫被刑戮之人相尋而無已皆不知

於此致問而巳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

言其不問道也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

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過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

僅能容足則難行矣博遠也於其所踐之外必

有足所不踐之地則其行也可以致遠蹶亦踐

也此句以譬下句人之所知者能幾何其不

知者皆天也下句人之所知而恃吾之所不知

天矣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
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
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一大
造化之運者也天向一中分造化是也陰靜也
猶佛書所謂解脫也大目所見者廣也大均大
分劑也緣順也大方太虛也大方無隅混然一
體故曰大方體之大信真實之理也稽者決也
知此真實之理則無疑可決矣大定物物之定
理也持總持也總天下盡有天循有照真有樞
之物者此一定之理也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
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凡事到盡處便見天

事盡而天理見也循乎自然則吉凶禍福榮辱
得喪其理皆見故曰循有照真真之中自有執
其樞要者即所謂主張綱維是者也故曰真有
樞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論曰非彼無
我非我無所取即此彼字故曰彼雖可解之物
自然之理也曰天曰照曰樞曰彼雖可解之知
之亦似不解不知者謂不敢以為可知其問之
可解也惟其以不知為知乃真知也其問之
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
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
亦問是已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
尚大不惑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問造物
際亦不可也頡頡頡頡也滑旋轉也言造物之妙
無所把握也

更代而用之不可窮何嘗有一毫虧損故曰古今無
不代而不可窮以發揚此理言之豈不為一項大
議論乎揚推提掇發揚而論之也闔何也是造
物之理也何不問此造物之理又奚疑乎故曰
奚惑然為此不疑之理而解天下之疑而又
復歸於不疑之地則庶幾乎至於大不疑矣趙
州問南泉不疑之道便是此數語之意尚庶幾
也只不疑二字莊子鼓舞出來却撰出此數句
以結一篇之文可謂奇特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
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

擗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
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
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
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
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
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
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
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
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
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外人
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則陽姓彭名
節嘗薦則陽於王未用而歸也此予宅者言其
無定居也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欲其自悟
也無德而有智不知有大理而純用私智也神
在我之自然者也顛迷富貴之交堅固不解而
失其本心不復知本身有自然之善乃相率以
許以之神也其於人也非相助以德相助以消
為自損之道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以消也
句自下得好凍者得衣則其暖如春喝者得風
則其冷如冬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
也彭陽之好進是其不足者也我告汝以隱退
如執熱之以濯禦寒之授衣將於汝有補也形
尊而嚴言恃勢以陵下也罪人而不赦好殺如

虎是不仁也撓自屈也非真小人孰能屈撓其
身以事之有佞人之正德謂真小人也却如此
下四字自佳故聖人其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
隱無求進用之意王公尊者忘其爵祿而能
下士化尊為卑也窮萬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
於物也與之為娛其於人出循乎萬物之理而
累無窒礙以自保其真為樂故曰樂物之通而
保己有不言之教可以悟人如以至和飲之也
佛書所謂如飲醍醐是也目擊而道存正容使
人意也消故曰與人並立而使化波其猶詩
曰彼其之子也此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
歸而居乎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
彼其乎歸居而其所施此一本於間暇殊不容
焉故曰而一其於人心若施此言其在鄉各得
其和也其於人心若施此言其在鄉各得
若彼其相去遠矣吾又不若夷節者言夷節
人也彼其相去遠矣吾又不若夷節者言夷節

彼耶此謂薄也之意也父
子之宜彼其乎歸居是一句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
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
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
也若之何之綢繆者陰陽造化往來相因而不已
達乎造化之理而窮盡周徧精粗合而為一也聖人
以循乎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性也性自
然者也搖作即動用也動用以為師命之者稱名
命而以自然為主故曰以天為師命之者稱名
之也以聖人之名從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
曰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
憂萬端多計較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如
行恒無幾我將有為有行而尼之於命人亦如
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命也止尼也
此兩句曲盡出情推原其患皆自
知字始若知

其所不知則無憂矣
故下面有美鑑之喻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

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
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
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
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
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告之以醜者則亦不自知其妍矣有妍媸美惡
分別便是憂端之所由生故曰不知不聞其喜
終無已我既無美惡之別與物以無心則人之
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故曰性因鑑美
之喻又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蓋謂愛人至舊
於有名則心矣有心則離平真之性矣

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
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
縣衆間者也井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
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
嘗舍之言久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意
已變丘陵之上草木皆荒穢緝合比之昔日十
失其九但有一分相似處猶且暢然有感而况
求道之人忽然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以
聞者皆本然固有之物能不喜乎佛氏所謂本
來面目本地風光便是此意十仞之臺最高處
也縣張樂也衆縣多也間猶言笙鏞間作也處
甚高之地而聽交奏迭作之樂可以聳動世俗
之耳目而况古之聖人以虛中無爲自然之理

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也如何環空中之
物虛之喻也無終而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
時無古今也幾者時節之變也日與物化言與
物俱往日新又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底如
此用出來舍者去也闔者何也言世俗之人何
不舍去故習而歸至道也井相氏即古聖人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
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
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
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
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師天而不得師
天言以自然爲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
相順而已與物皆爲若有心於爲事則未

如之何矣為也天無為也非為事之
為者無之故曰未始有無為之使非自然也
無物之始無迹也非始有無有物之迹亦併與其無
無迹者無之故曰未始有無無有物之迹亦併與其無
世未嘗不與人同於人出初無廢事也故曰與
世偕行而不替不替不廢也萬行俱備而不言其
於其一故曰所行之備而不紊齊物曰以言其
不求而自合若泥看而滔濁之意也與道為一則
臣曰其合之也若一句却改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
御又曰門尹登恒皆是做此詭怪說話傳者輔
也言尹輔湯也湯雖以尹為師而不為其所籠
成理而隨之自勉於無為自然之地使其輔相
湯無為而尹有為也湯無名而尹有名也司主

也言門尹擔當了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
許多有為之名也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
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之名此名也贏餘也刺也言此名之在世間是
剩法也猶言長物也兩見身與名為二也有心

於為名則不得其混然之一者故曰得其兩見

尹尹之所擔當已自未為奇特而孔子又慕之

盡其思慮將以為輔相於斯世言夫子又欲為

伊尹之事也此是譏侮聖人之意谷成氏借古

而除去之名也合三百六十日而後為一歲逐日

日無歲此一句自好老子曰數車無車亦此意
外之各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故曰無內無
外舉此二句以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
諡自然之意

魏瑩怒將吏刺之犀首聞而取之曰君為萬

乘之君也而匹夫從歸衍請受甲二十萬爲
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
背然其技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
委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
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
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
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
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
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魏瑩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胥靡刑餘

之人城築之所役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
以爲苦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也而
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也衍犀首之
名也華子之言蓋謂着一伐字則皆未免於容
心故以三者皆爲亂人知道則併與

惠子聞之

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
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
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
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
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
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

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
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
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
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噤也吹
劒首者呖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
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音血也此一段極好惠子聞華子有求
道之說故薦戴晉人而見之王晉人有道者也
蝸角之喻似若虛言而下面說得來却成真箇
故曰請為君實之無窮太虛之間也通達之國
即中國也以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為微細若有
焉能辯皇州即此意也

矣梁是其都也於魏國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
小矣於所都之中而求王之一身愈微而愈小
矣自太虛之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蝸角
之蠻觸何異故曰無辯言其同也惘然若有亡
者茫然而失而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猶有
竅比之簫笛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噤然之
聲若以劒首而吹則一呖而已言其全無聲也
此意蓋謂有道者之前雖欲說仁說義說道說
理皆無所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
車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
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
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九者也是其市南宜僚

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為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蟻丘之地有賣漿之家夫子往而望人也穰穰紛紛也聖人僕者言聖人之徒也自理於民自隱於民間也畔鄰也藏居於比鄰人亦不知之也其聲銷逃名也沈不在水而在陸喻隱者之隱於市廛也言此人必為市南宜僚之徒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人也著於已者謂我必知之著知也佞人多言之人也何以為存言其必去而不留矣其室虛者逃也何而去恐夫子言之楚王而召之故逃去也長梧

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飡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叟膏是也封人因耕而喻政莊子以喻學東坡稼說實

做此也變齊曰變見其也厭飡飽食也以衆
爲言世間此等人多也惡好惡也孽妖孽也好
惡之害其蔽塞本然之性猶雀韋也即茅塞其
心之意性既蔽塞則其昏欲之長如蒹葭之始
萌充滿其身言通身皆是人慾也扶助也以物
欲而助其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自
然之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擢拔也始者真
性只爲之蔽塞及其甚也漸漸技而去之是天
理盡滅真性既失氣亦爲病故有並潰者有漏
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也並潰者漂疽疥癰
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者內熱溲膏也今之消
病也此一段所以戒世人之縱情慾而不知學
道者終必殺其身也拓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
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
曰始於齊至齊見宰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

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
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觀
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
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天下猶是者言天下皆如此莫爲盜莫爲殺人
者言汝之所以被罪而囚者或爲盜乎或爲殺
人乎莫爲言莫是如此也榮辱名也貨財利也
病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後有此患害爲國好
聚財而後有此爭競謂此事皆自上始也老子
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
盜即此意以名利而役人使之自困無時而已
安得不至於此其意蓋言太古之時無名無利
故風俗醇厚國無刑人也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

在己以正為在民以狂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
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
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
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
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
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失得正狂兩句即
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一人之形有不得其生則人君退而自責即
匹夫不被澤若已納之溝中也今則不然者言
後世也匿為物蔽其物而不言而以不知者為
愚大為難行之事而以其不敢為者為罪重為
任不量人之力也遠其塗不計人之行程也強
人所不能而乃罰其不勝者誅其不至者在

之入其所出政令一日偽於一日士民安得不
偽乎強其力所不能必以偽應之強其智所不
及必以欺應之過取而無厭必為盜以輸之是
我使之為偽為欺為盜也又誰責乎三句一體
即就下句意易明亦文法也此一句意易明亦文法也遽伯玉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

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年六十而六

見勝如一年也然安知六十歲
之是便為是耶此一則話也萬物有乎生而

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

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

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其生也必有其死也必有其門但人不見之耳此是其所不可知者凡人之知其所以知而不知其所不知者乃為至妙此大惑之入也且無所逃者言自然而非此理如何逃得然與然乎者疑辭也謂之然歟而其所以然果然乎子貢對曰然非也即此意也見衛

靈公篇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

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

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畢弋取鳥獸之用也

諸侯交際之禮皆不應答之其人如此謚之以靈何耶言未足當其惡也大弢曰此亦因國人所同是而謚之上是字猶此字也進所進所居之幣也奉御猶今言召對也搏幣者執其贄見之幣而靈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肅敬也沙丘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未生之前此名已定於人何力焉此段蓋言世事皆出於自然也之一人大弢與伯常騫也沙丘古人葬處也不馮其子者其子孫不可託遂

為靈公所葬也馮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

何謂立里之言大公謹曰立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立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井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

淳淳字如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

石同壇此謂立里之言

聚井為立聚立為里故曰立里一里之中有十

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合異以為同之喻也立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為同之萬物同一理也散同以為異之物各具一理也合百體以為馬一體之上無異之物各具一理也為異也立其百體乃謂之馬合異以為同也積而為山合而為水亦此意也馬合異以為同也積物之異以合而為水亦此意也馬合異以為同也積內而無所執則非自然而不執也言所主雖在出乎中者其理與萬物同則自然相順而天不相拒也不執不拒乃順自然而無同異之意天不賜也不以功也猶言非相為賜也五官列爵惟五也各職其職君何私輕重焉大人於文武

德時乎而文時乎而武時乎而
賜也故為全備之德萬物各具一理故曰殊理
以大道合之而為公故曰不私無名者無得而
名也淳淳流行自然也吉凶禍福之至倚伏無
常或有所拂逆而反為宜塞翁得馬失馬之意
也拂逆也拂逆也如意也如意也人自殉之心
則如其面然皆不同矣即有所正者執定而拘泥
之也有其所泥者或失之即今人謂擬則差也故
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比譬也譬如大澤之中百
物之材各中其度無小無大皆可用也同壇即
初何地也木之與石本在一山少矢知曰然則謂之
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
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
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

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

矣乃將得此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

遠矣物不止於萬而言萬物其總數也期約也

氣亦不止於天地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道之名而為

豈可以此相喻而為類邪故曰此已有之矣乃將

得此哉狗馬不可為類者也斯此也因道之名

若以相得而合也為此辯說則如犬馬之異少知

類不可得而合也為此辯說則如犬馬之異少知

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

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

故懸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

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
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
則及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
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
此議之所止萬物之生從何而始故曰惡起相
照相應也相蓋相合也相治相消
長也四時相代春生秋殺隨時各有不同也因
此而後有欲惡去就雌雄分合安危禍福緩急
聚散之事謂因有天地陰陽而後有人世之事
也凡此數者皆是其同中之異者橋然而起橋
拱高也此數者皆是其同中之異者橋然而起橋
成即相成之意但片合即分一字文法也庸有常有也
下至於聚散其名實皆可書也隨其精微皆可志謂
件件可見非惟可言亦可書也隨其精微皆可志謂

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起也橋起而運相為消
長故曰相使窮而反為通終而復為始此皆萬
物之亦必有者言而至於盡亦此而已知而及
其至而此而已盡心盡力只說得箇物字故曰
極物而己惟知道之人則於其所以廢所以起
者皆歸之於無皆歸之自然則其言議至於此
無可止謂到這裏少知曰季真之其為接子之或
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
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
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
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
於物而終以為過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
各為其說一曰莫為一曰

或使莫為者言冥冥之中初無主宰皆偶然爾
或使莫為者言冥冥之中初無主宰皆偶然爾
尼之偏也二正於其情正得其實也偏於其理見
也言人所知既有不同則雖有大智之人亦不
能盡其言亦不能盡其意則雖有化者言其所自
見之妙讀猶誦也其自見之妙豈能誦其言而
知之所將為所欲為也其見之妙豈能誦其言而
意大之可以斯者此理也若窮以此理而分之
語大之可以斯者此理也若窮以此理而分之
而要大之極也二者之說皆未免於物累或使則
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
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或使則實者謂其
之是實也莫為則虛者謂其真中之本無所主
是虛也既有實則與名俱矣則是累於物矣居

者在也言在於物之中也故曰是物之居若謂
之無則名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併與
無者無之亦皆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大抵
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於言
則去道愈未生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
也理不可親生忌者禁也未生之何不容不生既
理本在在目前初非甚遠但欲觀或之使莫之為疑
見而不可見故曰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
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
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若以為或之
之為則世之疑情方假此而起又安得為無累
乎本始也末動之時也即未動之時觀之已見
其往者無窮矣末終也既動而止之時也就其
既止之時而觀之已見其方來者無止以此而

觀但泯於無言方可合萬物而同
一理故曰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或使莫為言
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
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
方二能遠離於物但其本謂之或使謂之莫為皆
物然始不能離物則是有也謂之始而已故曰與
曰道不可有既曰有則所謂有者何可得而無
之言離不去也故曰有不可無者何可得而無
之假而一行二字本是假名以行於世故曰道之為名
得謂之大道一曲一偏也大方大道也既結了
上面說話却別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
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

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同乎此言也但我果有

道終日言之亦自不妨故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
盡道若我無所見則言不足而盡道言之縱多
亦不離於形似而已故曰言而不足終日言而
而盡物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之極而求之言
亦不足盡默亦不足盡載在也謂不在此也非
言卡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極議至言也佛氏
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勞先起
即此意也又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蓋言造道
之人說亦是不說亦是不說亦是不說亦是不說
說得是也不是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
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

伍真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
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
憂而曾參悲外物身外之事也是求在外者也
是不可必也此皆紂事却併樂說以意逆之可
也萇弘被放歸蜀劉賜而死蜀人以其血盛血三
年而化為碧玉此與左傳所載其臣其血逆柱而
誕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
上齊以明月之識殺解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
劫則亦出間所有之事也孝已殷高宗之子見
逐於後母曾子未見悲泣之事想以芸瓜大杖
則走之事言之讀此書者但觀其意若此類皆
不必拘蓋謂忠孝人之所貴而木與木相摩則
或害其身是皆外物不可必也

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音駭

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木與木相摩則

其火自出今舟人用榆柳亦然火與金相守則

鎔之流亦言不可必之意大絃大異也大槐不曰他

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火故以槐言之淮南子曰

不而曰槐者槐能生火故專焚大槐也此皆陰

陽錯行而為災事之不可常有甚憂兩陷而無所

見者亦言其不可必也有甚憂兩陷而無所

逃墜音陳又反螭音惇又反轉不得成心若縣於

天地之間慰音混又沈屯張倫利害相摩生火

其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音然

而道盡其憂者極憂也兩陷非有人道之患則

意墮惻者怵惕不自安之意不得成者言甚憂
無所逃而不成情緒也心若懸於天地之間言
心有利害相戰於胃中其內熱也甚於焦火險難
也利害相戰於胃中其內熱也甚於焦火險難
生火之不可必而過用其一等不知道之傷其
物之和之氣故曰衆人焚和月性也衆人之生其
得於天之者全此至和之理猶如月然但爲物慾
所昏其炎如火故其爲月者不能勝之遂至於
焚也山谷云本心如日月者不能勝之遂至於
此意憤然者弛然而自放也道盡者言其天理
以盡天理也蓋謂衆人汨於利欲終身不悟至於滅
後已也而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侯監河

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
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

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

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

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

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

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

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也監河侯說苑曰魏文侯

之官以侯稱之不然則侯是其姓也邑金者采

邑之租金也波臣猶曰水官也此段必當時有

此戲言因記於此亦今人所謂遠水不救近火

之意枯魚之肆者言待得此水之來吾已爲鱗

矣常與常時任公子爲大鈞巨緇五十犗以爲

餌蹲手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
口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鬚
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
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
不買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
沮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鮓其於得大魚
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
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巨細大黑索也

牛也

海水震

蕩聲侔鬼神言此魚搖動海水其聲可畏也

憚

魚搖動海水其聲可畏也

憚

憚

憚

憚

憚

赫驚恐也千里之人皆聞其聲而懼也厭厭飲
而食之也輕才揣量淺見之士也諷說道聽塗
說者知其常而不知異見其小而不可與經於
以相告也累小繩也灌瀆言流水之小
瀆也鯢鮓小魚也縣令猶今賞格之類言見小
縣揭之號令猶今賞格之類言見小也縣與懸同
辭說干求于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縱得之能
幾可及矣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世俗之士也俗
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俗其不儒以詩禮
可矣經於世亦遠矣遠矣猶甚矣也儒以詩禮
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
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
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顙
儒以金椎控其顙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此段蓋喻

游說之士借詩書聖賢之文以文其義者自上
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臚傳者大儒為首而
告其下也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賦墓田也生不
布施何含珠為機富者也此詩只四句或是古
詩或莊子自撰亦不可知接其賢以下大儒
教小儒之語接撮也擊以手按之也顓顓下也
控其願控開其願也別亦開也言歌此詩教
其徒徐取其珠而欲無所損也詩曰何以含珠
為則我今取之亦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
合古詩之意矣

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
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
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
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

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
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
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
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
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出薪者出而採薪也脩
上薪者出而採薪也脩
前視之末微也言其背微有僂曲之狀後耳者面
當世之患不見其耳也視若營四海即高目以憂
外飾也知思慮也業矜汝身矜持之行也容知容
學否也一恤之意言汝為一時之人焦悴可傷也
然而不恤之意言汝為一時之人焦悴可傷也

貽後世之患汝皆驚然而不顧也汝既如此此道
之窮宜也之窮也固宜也汝之道其窮如此是
不不知天下之事有非智畧所能及者故曰亡其
畧弗及邪亡與忘同惠施惠於人也歡欲得人
之歡心也此施惠而得人歡心之行為驚以自
驚於世不可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庸人之所
為則務進於此而己故曰中民之行進焉耳中
民庸人也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行進焉耳
交結此形容中民之為也堯桀兩忘則不惟無
毀亦無譽矣故曰閉其所譽反背也反背自無
之理則無非傷道之人事也不然躊躇者欲進不
非邪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躊躇者欲進不
之意以躊躇興事即不得已而後應也惟其無
心所以每成功載自負也汝奈何終身以矜
持之意而自負故曰奈何哉其
載焉終矜爾此一句下得奇
宋元君夜半而
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

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
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
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
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
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
卜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
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
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
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石知萬人謀之魚不

畏網而畏鵜鵠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
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阿曲
門曲側之門也宰路淵名也清江之神使我決
於河伯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再三進疑而不決
也卜以殺為吉遂殺之七十二鑽言用之而占
七十二次也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己故曰知有
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此意蓋謂名之以知則有
窮時此下數句却汎言世情以實之入有至知
者豈能以一身而勝萬人之心謀鵜鵠之取魚飲
涸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以害魚者非網之比
也上言人若有心則人亦以有一人之心應我故以此喻
此言我苟有心則人亦以有一人之心應我故以此喻
之惟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
吾為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我故曰去善而自
善矣石與碩同石師碩大之師能教人者嬰兒
之能言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能言者同處則

自然能言也大知自善自然之喻也惠子謂莊子曰

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

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

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

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墊掘也容足之外皆為深淵則

不可行矣即前謂足也踐時其所莊子曰人有

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

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

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

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豷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游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不能遊者則遊之不能此言世有達者有不達者也達者與世判然自樂之意也流遁逐物而忘返也決絕與世判然自異也任為也至知厚德循自然之則其所以為無流遁決絕之失矣覆墜言陷溺於世故也火馳逐於世如火之急也此皆為世俗所累而不能反身自顧故曰不反顧言不能回光返照也雖一時之間有貴有賤名為君臣而沒身之後貴賤何有言王侯與螻蟻同盡隨立墟也惟至人焉古今人情大抵相類安有淳澆之別學者尊

古而卑今不知世變者也狶豷氏三皇五帝之先也若以天地之初上古之世而觀於今日則皆為波蕩流逐而失其性者矣故曰夫孰能不波學者之古今只自三皇五帝為始此蓋譏貶古帝王之意僻偏也遊於世而無所偏倚不以古今為是非也雖和光同塵不與世相忤而我之所有者自在故曰順人而不失已彼之所教自以為是我固不學之然亦承順其意而無彼我之分此即齊物因是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之意故曰承意不彼徹為顛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徹為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反女展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實徹通也得自然之理

所視聽為真聰真明鼻口之
甘心之知者為真知德為
之見道苟窒礙而不通也
矣不止迷而不通也既累
矣息生也生之謂性人皆
而後有所知覺所謂知覺
也天理之在人心日夜發
嘗有止息故曰天之穿之
無降無止也實亦心竅也
慾而自蔽惑是塞其竅也
有天窗室無空虛則婦姑
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
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
音知出乎爭柴生

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鉅鏹
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胞腠膜也人身皮肉之內有一重膜包絡此身
重閭者空曠也人身之內如有一重膜包絡此身
之以天理自樂則謂之天遊勃磳爭鬪也窄小
之屋婦姑常在面前則易至於爭鬪此即不虛
曠之喻心纖蔽塞不知天理之樂則六鑿必至
於相攘逆六鑿六根也大林丘山則六鑿必至
喜者是其平日耳目空遠之地則以爲自然之神
勝外物忽然一見空遠之地則以爲自然之神
神者不勝求名於外則德性自蕩溢矣暴急而
不自安則名亦蕩溢矣言併與名失之也有
急之意而後稽度於智謀之所由出守執不化
競之心而後智謀之所由出守執不化而後柴
梗不樂之意所由主果實也塞也道遙遊腹猶
果然之果也求衆事之皆言而後分職以任事

者有固必不通之弊此言癡兒了官事官事不可了也鋤鐮田器也春兩時主草木奮然而生故曰怒生當此之時人知脩田器以為耕種之事則必鋤技其草木其草木之得雨而方生植者皆傾倒過半矣到子美曰霜倒半池蓮即此倒字鋤鐮之人豈戕賊草木之生哉為耕種之意蓋言生者方生拔者自知其於生意有害也此意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由耕種之物觀則成敗得喪死生禍福皆當聽其自然何必容心乎自德溢乎名而下皆靜然可以容心之失也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靜然可以補病皆戚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靜然者安也

補病者去故即新捨末而歸本也此心能安然則向之失者可以補而全之矣

皆戚者屏除物欲而全其天理則可以優游而至老遽急也能寧其心則可以止遽矣此三句皆言既失而復猶揚子曰先病而後瘳也故曰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若是句絕言其已見物累之苦而後能自悔若夫安佚自得之人胷中本來泰然自得則不問及此矣佚自得者非佚者之所猶曰非佚者之事

反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

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

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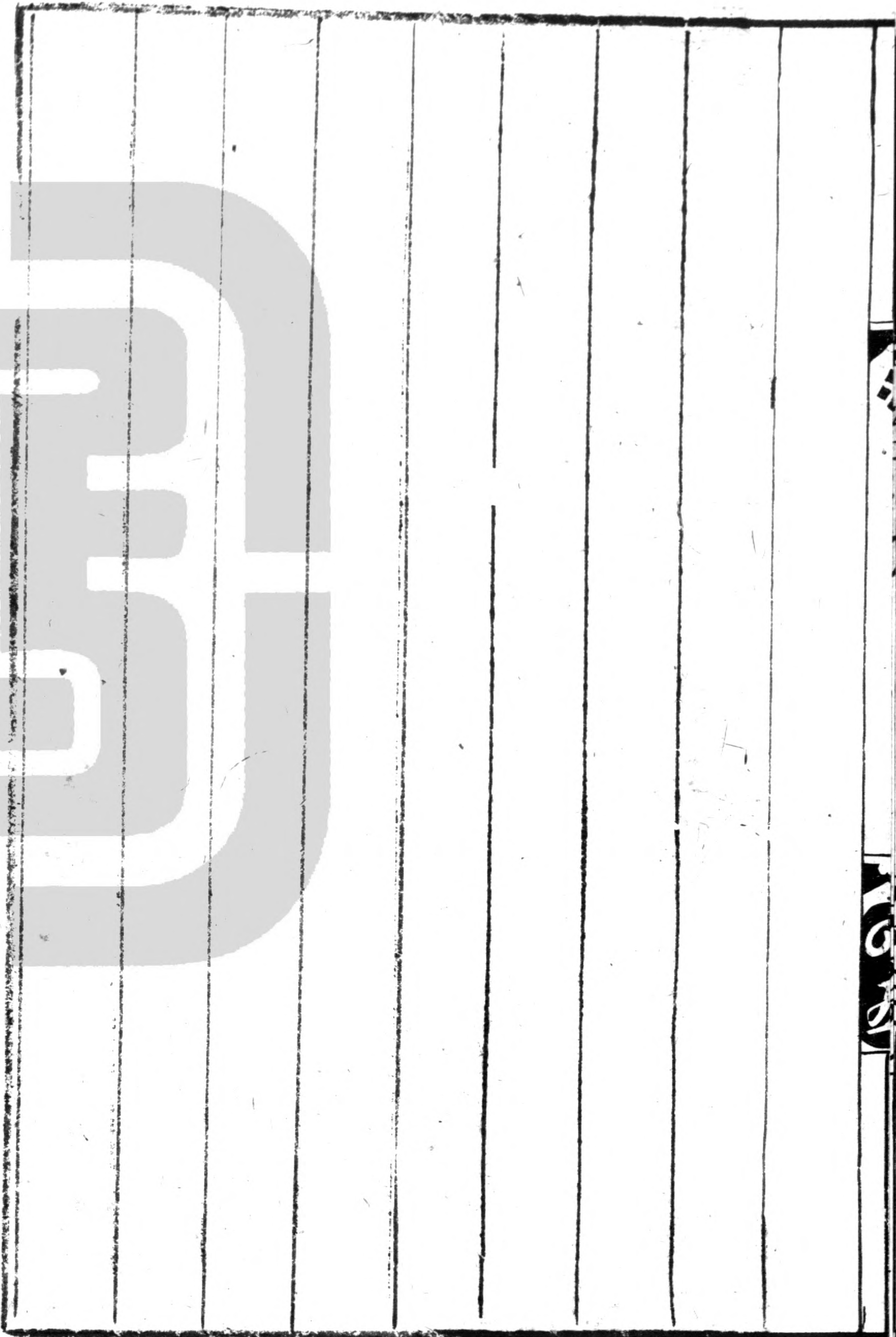
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

者半因未嘗問一句又生下四句駭以仁義而治天下是職之也神人則無聖

此矣賢者以盛德而駭世聖人則無此矣則以聲名而駭其國賢人則無此矣小人則營營以求合於一時君子則無此矣演門地名也善毀孝也以孝而得爵遂為官師其黨人慕之乃至有哀毀而死者言好名堯與許由天下之為累也官師猶今曰官負也許由逃之湯與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跽河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而隱於窾水跋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以其苦弔之而已已自可笑三年之後申徒狄又慕隱蓋極言好名之累也蓋極言好名之累也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

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上面既說盡了却以荃蹄之語結末亦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荃蹄取魚取兔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寓意也得其意則忘言矣不能忘言則泥着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此篇文亦精細在兔意在於得兔也

莊子虛齋口義卷之八







莊子腐齋口義卷之九

腐齋林

希逸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

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

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

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

之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

說話寓言者以已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

十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

齋缺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

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此
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庖酒庖也人皆可飲
飲之而有味故曰庖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
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衆
人之心也藉借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衆
故曰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求婚則其人不外
信故必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求婚則其人不外
因人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若以爲出於我
則在人之見必有同異之分應是之也反非
之也與己不與己此言他人自私之見也非重
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
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
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言已止也已
其爭辯也借重於耆艾之人則聞者不敢以爲
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先帝王聖賢皆耆艾

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首知終也期年期
頤之年也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頤之
年而稱爲耆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爲先謂無以
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是不能盡其爲人之
道此陳人而已陳人謂世間陳久無用之人也
此意蓋謂我之所借重者皆耆艾可寸之人非
徒以爲前輩人也庖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
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
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
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
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

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
不可非庖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
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
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齊以無言之言則歸於一理齊一也以此則不
形諸言以其言而論此一皆為有所容心則不
得為齊一矣故曰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
惟無言則齊無言無心之言也終身言未嘗言
無心於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也言之中亦
可悟理則非不言也有自有有所由來也言凡
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其言皆
有所自來故各是其所謂是我則何從而然可
惟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隨其不然者不
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固有所然謂凡物各

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故曰無物
不然無物不可此意齊物中論之甚詳非庖言
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者言我非以自然之
言而調和衆口若與之同為是非則豈能要諸
物之種同出於造物以其不同形而相代於天
地之間則人以草為草木為木禽為禽獸為獸
但見其形之不同而不知同出於元氣其種則
一也萬物之在天地往來終始若循環然其倫
謂天之妙人莫得而窮之謂其不可盡知也此
理之同者故曰天均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
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
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

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
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
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音悟立定天下之定
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服知者服事也知
事於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已謝去
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爾孔子云
者莊子舉孔子之言謂孔子嘗有此語也受才
乎大本猶言受性於太始也大本即造物也靈
知覺之性也復返也反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
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
也律即法也當者言皆當理也以利義陳於前
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口
而未能服其心是必舍去利義而忘其是非好
惡乃可以使人之心服而無敢與我對立而為忤

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蘊忤逆也
蘊立者對面而立則我為順而彼為逆周禮曰
以受諸侯之逆亦言向我而來者為逆也莊子
既稱夫子之言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
安得及彼孔子哉只此可見曾子再仕而心再
莊子非不知敬吾聖人者
化曰吾及親仕三金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
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
其罪子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彼想三金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伯
言不及其親也無所縣其罪乎者縣累累也謂
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乎無係累之罪乎蓋疑
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既已縣矣者謂止此
悲喜之心便是有所繫累也若無所繫累則外

物之輕重過於吾之前者猶鳥雀蚊蚋然豈以此為悲喜哉纔有悲喜則有心矣

顏成

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

而鬼人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

年而大妙也一年而野返其朴也二年而從從順

大通徹也四年而物猶槁木死灰也五年而來

寂滅之中又有不寂滅者也禪家所謂大死人

却活是也鬼入者納造化於其胸中也不天成者

與天為一也不知死不知生無入而不自得也

大妙者極其玄也自一年至九年此即生有為

借為節次之語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

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

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此數句

無死之理生有為者言以生為有生則有死矣

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以至公之理而勸之

欲其知造物之間無不死之物故曰勸公以其

死也然謂之死則是有死之理矣所謂之死而有

自則求其生於萌動之始本無所自既其始也

無生則安得有死陽動之始也所以死生之理如

此言之不知其果然乎否也所適然也所不適

不然也要其盡而觀則惡乎然惡乎不然言謂

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

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

也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

鬼邪

歷數星辰日之往來有歷書度數也人

以曆數及人據而求之果可以考據者猶言圖經也人故曰吾惡乎求之天地之間日遷月化誰能知其終其運而往也必有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然芒芒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必有著寒必有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不如此相應安得謂之無鬼神然謙者未必福仁者未必壽幽明之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鬼神此數句乃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

衆罔

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蕭音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

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叟叟若隱若顯之意也稍略也率略意也謂其何為率然有此問也予之所有本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蜩已化而甲在蛇尸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蛇蜩之生而似之影比蛻甲也似之而非者言以此為比亦近曰屯屯聚也晝陰而無日與火之中則有此影故可見是代去也彼指形也吾影也言吾之則影不者彼乎故曰彼吾所以有以待邪然形之動也又有所待故曰而况乎所以有以待者乎強陽動也彼以強陽之氣而動我亦從之其為強陽者本非形

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同但添強陽火日之說又要弄筆頭禪家所謂重說偈言

也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丘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

何處也睢睢盱盱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巾櫛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化則退然自晦而人視之以為常人矣此篇文亦細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

至重也而不以害其心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無以天下為者言不欲為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下而舜以不與者也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同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

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言非自然之貌葆力勤苦用力也德為未至者以皆負其德二人皆逃而去之妻以首戴夫段無斷語者即與前意同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

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只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
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
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
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
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
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
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
豈不惑哉所用養者謂資之以自養者也即土
地也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為重
以外物為輕也此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
譏當時患失之士

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
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
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
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
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
之所欲得為君也君乎君乎言以我為國君乎
惟無意於為君者方可托以
國故曰越人所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
欲得為君也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
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攬之則右手發右手

攫之則左手廢然不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攫拏取之也銘猶契約也廢斷而去之不攫之况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其身者且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故曰知輕重此喻甚有益於世俗此段文似內篇魯君聞顏闔得道

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爲物是不悲哉凡聖人之

動作也必察其所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
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
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
隨侯之重哉直布麗布也聽者謬言誤聽也土
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其在聖人之道皆餘事
耳負者天下國家之本脩身則可以治天下國
家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別人皆謂
其不以精粗分作兩截殊不知其意只謂知道之
人亦猶曰塵垢秕糠可以陶鑄堯舜也其造語
其言抑揚太甚耳緒餘土直四字只就餘事上
生亦猶曰塵垢秕糠可以陶鑄堯舜也其造語
過當處皆此類荆公之學真箇把做兩截看了
却欲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直之語所以朱文

公深辯之莊子立言之過或誤後世似亦可罪
然其心實不然也危身棄生以徇物便是以外
物累其心也所以珠彈雀人必不肯以物累身人
則不知此譬喻甚明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
切此一段文似內篇
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
居吾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
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
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
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
先生不受豈不命乎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罪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鄭國之相曰子陽列子鄭人也以人言而遺粟言其非真知已既非真知已則亦其切當此段與列子同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

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

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大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三推三公

也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此段亦佳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

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紆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

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茨者苦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二室皆以甕

為牖故曰甕牖二室壁中鑿而取明者曰牖以舊衣而塞其牖抵風雨也故曰褐以為塞弦紆琴瑟也匡坐正坐也紆深青赤色也表素者以白色為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華冠華皮為冠也緹履曳其履也希世而行言其以所行媚世也此周而友所交非人也學不為己而為人教人非為道而為利假仁義以文姦故曰仁義之慝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

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此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

道者忘心矣

編袍今之知也無表者外破而

絕方欲正其冠而纓又絕纓所以維其冠也時見衿之袖已破也踵决履之後已破也曳纒扶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也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

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

父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郭外田也郭內園也

顏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顏子樂處此不可草草看過也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己者無待於外也審信也在我者真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失不足喜懼也無位而不怍不以人不知爲愧也誦之久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

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魏牟居則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也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而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勝已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江海之間而時起此念不必強為抑遏也若強為抑遏則能內傷其神亦或至於致病故曰不能自勝則從從順之也順之則於神無傷故曰神無惡乎不能自勝一傷也此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不順之則苦於自制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壽之道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也魏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孔向道之意矣此語即中庸勉而行者之事孔

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

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哉內省而不窮於道
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
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
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
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
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
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
丘首

茂即後聖人固窮之道可以自見可以爲法於後世

藜羹不糝言有菜而无米也藉陵轅之也無禁者不以爲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柏之

故曰於丘其幸乎削然瀟洒之意反琴者再取
琴而彈之也挖然躍然也子路聞此言而喜
也子貢以下數句謂子貢因此而悟也丘首山
名也所謂共伯未必爲共和大抵皆寓言難以
實求之其意蓋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
伯皆託子貢之言商周者周之部有商之舊地舊民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

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

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

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不若是而已言

舜之所爲已自不是汝之自失止在一身可以
已矣而又欲汙我遂投淵而死以事他无經見
亦只寓言也辱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

行猶曰

誠德也

行猶曰

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右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

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

於廬水

強力有作爲之意忍垢耐世俗汚辱之事武者遂之言戰伐者成功也仁者居

之以務光爲仁者也不下隨務光皆古之隱者但其自沈一節亦不可考或亦寓言而已昔

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紮官一列血牲而渾之二人相視而笑曰

嗜異其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

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旦叔者弟之稱也加富

二等者言倍其祿也就官一列極其品也殺牲而取其血以盟而後埋之舉神農而言謂上古之世不求福也盡治而無求者無求名之心也與政為政治為治雖有為而無害心也遽為政者汲汲然脩其善政也下行貨者言以爵祿而招誘天下之士也阻兵行險也保威立武也揚行揚其名也以亂易暴言與紂同惡也其並乎周者我若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猶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不賴者不取以為資也后山云親年方賴祿是用此賴字戾行亢也刻意曰為已矣即行也言伯夷叔齊非欲

為高節及行使於富貴者有可愛之義則必受之矣亦不至為此高亢之舉惟其於義無可受之理所以如此天下闇商亂也其德衰者謂周方興而其所為又如此也惡其以智謀取天下故曰德衰此篇不全似莊子之筆但隨珠彈雀兩臂重天下說反客羊數段猶佳然終不及他篇矣若盜跖說劍漁父則又甚焉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

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

心則違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
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
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孔子下
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
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
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
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
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
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

其本妄作孝悌而徵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
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
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復幕下謁者
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
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劒瞋目聲如乳
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
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
地能辟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

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

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

薪冬則煖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

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

禹偏枯湯其主武王伐紂紂王拘羑里此六
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
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
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
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
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
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
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

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
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
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者世謂忠
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
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
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
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
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
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

歸也微無也得無往見名也一日言以有所往而方言也則乎者若我前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

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慘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執惡執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

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臨戚無倫書賤無義
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
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
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
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
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
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
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
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

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
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
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
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
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
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
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
世之所治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
離其患也

蓋不爲行

名計之利

我實是者

言欲求

利惟修善為正也人若以名利則反逆其心無
以自樂又欲求之非行義也。言者多言多信之言以求榮顯此
言。信。人。名。以。自。利。者。子。張。言。以。義。求。利。滿。苟
得。則。曰。一。之。求。名。利。者。詠。而。已。矣。若。謂。棄。名。利
而。反。逆。其。心。必。欲。得。之。則。縱。吾。心。之。所。欲。以。為
苟。得。自。滿。其。心。計。猶。為。天。真。而。無。矯。揉。故。曰。抱。其
天。也。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即。前。所。謂。得
之。論。言。行。之。情。悖。戰。於。匈。中。謂。其。行。不。顧。言。言
不。顧。行。也。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即。前。所。謂。得
其。時。者。為。義。之。徒。失。其。時。為。篡。夫。此。意。蓋。以。仁
義。之。行。皆。為。詎。為。而。非。天。真。也。五。紀。五。常。也。六
位。三。綱。也。君。臣。父。子。夫。婦。也。子。正。為。名。者。謂。汝
以。仁。義。之。名。求。得。我。則。但。為。利。而。已。不。假。矯。偽
之。名。也。為。名。為。利。皆。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
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無。約。無。拘。束。而。聽。其。自
然。也。曰。滿。苟。得。曰。無。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如
前。篇。知。無。為。之。類。○棄。其。所。為。者。捨。其。所。當。為。

而。不。為。謂。不。能。存。生。保。性。也。徇。其。所。不。為。者。謂
為。利。為。名。乃。其。所。不。當。為。者。也。徇。天。理。自。然。則
無。為。君。子。小。人。之。名。矣。故。曰。無。為。小。人。反。循。而。天
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言。亦。不。為。君。子。亦。不。為。小
人。則。可。以。徇。從。汝。天。理。之。自。然。矣。而。汝。也。無。曲
無。直。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理。故。曰。若。枉。若
直。相。而。天。極。東。西。南。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
屬。焉。消。息。往。來。皆。一。氣。也。故。曰。面。觀。四。方。與。時
消。息。執。圓。機。則。無。是。非。故。曰。若。是。若。非。執。而。圓
機。信。意。而。行。獨。得。於。我。則。從。容。體。道。矣。故。曰。獨
成。而。意。與。道。徘徊。轉。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義
以。求。成。功。則。失。其。所。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而
行。無。成。而。義。則。將。失。而。所。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
求。而。無。功。則。將。失。而。所。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
而。富。無。而。成。將。失。而。天。凡。曰。無。者。言。莫。如。此
也。禁。止。意。也。正。其。言。明。以。心。信。廉。義。之。言。為
實。也。必。其。行。者。謂。必。為。中。也。○子。張。欲。行。義。以。求
也。離。麗。也。言。必。遭。其。殃。害。也。○子。張。欲。行。義。以。求。

富貴因干祿之語而借其意也。兩苟待則以苟得而滿其欲為自然之謂矯飾。不利達不加之情也。為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

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推正不

汝之無意於富貴豈其智不足邪意度也度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邪故推正理以過求富貴貴之心而不知忘邪此人富貴之人也言此等富貴之人皆與我同生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絕俗過世之士言其非有甚高而不可及也其意蓋謂止於人前耳我豈不知之此人也其心全無所主至人其性命之正但年趨時以求己分之分也言以俗所化言其心為俗人也是非之分也古今父近也前一時如門今一時如何覽矣

其時之向背以自求利也其時之向背以自求利也其尊者天理之自然也皆棄而去之獨此豈長安身養心之道也此豈長安身養心之道也其心或否或否故曰不患於體不監於心人爲之所以爲者天子猶不免於天理雖爲天子猶不免於損身之患害况其下者乎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

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由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上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上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上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上

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為則可以

有之彼亦以與名譽也此又不可言貴只言富窮也

也有不及焉言其力盡權勢之事也雖至人賢人亦
秉人皆言其富可以使人也即十萬通神之意
欲欲富也惡惡貧也避貧而富不待教而後
人能故曰不待師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
人雖皆以不待師而我安能辭避之此設為貪者
之言無足為非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滿苟得
之類也動以百姓者言智者之所為每以百姓
之同得於天者為主故不敢自違於法度百姓
所同得有物有則者也度即則也足而不在人
足於己而無所爭也無以故不求為不在人
而在天人力無所與故曰無以故不求為不在人
所與則不求矣使其在我有所不足則窮極四
方而爭求之亦不以為貪此求德也求在內者

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

亦不為廉此貪廉二者之實非以為人也非務

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故曰反

監之度也以財戲人鼓舞天下也慮其反反身而

慮之也雍黎民於變時雍也也不以美害生者言

其無為而為不以美名而害其身有天下而不

與也其可以為道為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與名

譽也此又把堯舜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

與許由皆作好說

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
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
也今富耳營鐘鼓簞簞之尊口噤於芻豢醪
醴之味以厭其意遺忘其甚而謂亂天伐溺於

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財
貪權而竭靜居則渴罷澤則馮可謂疾矣為
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
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醜
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
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
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
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
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

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必持其名者言必欲求名

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絕甘去美味也約養
儉以自奉也父病長阨而為害物莫不然財其甚
常不死也平為福有餘為害王漁父又不及但
此篇文字枝葉太粗比之讓王漁父又不及但
如侯之領曰亦好語也豈可泯沒嘆塞滿其口也
援遺忘其業失其所當為也馮氣怒其氣而不
得通也孩溺不自在也若人行負重物而登高
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今諺云有勢莫盡
用是也靜居則弱言不耐閑而自設弱於嗜慾
也體澤則馮者其身充肥悅澤則馮滿有驕張
之意也滿若堵者言積財而高於堵所謂阿堵
物是也不知避不為趨步而未已也馮特也
恃此以自誇而不能舍也趨步而未已也馮特也
不忘但見馮惟馮之聲也

當太子則身形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
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
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
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
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
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
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
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

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
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
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
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
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
五十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
使士數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
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
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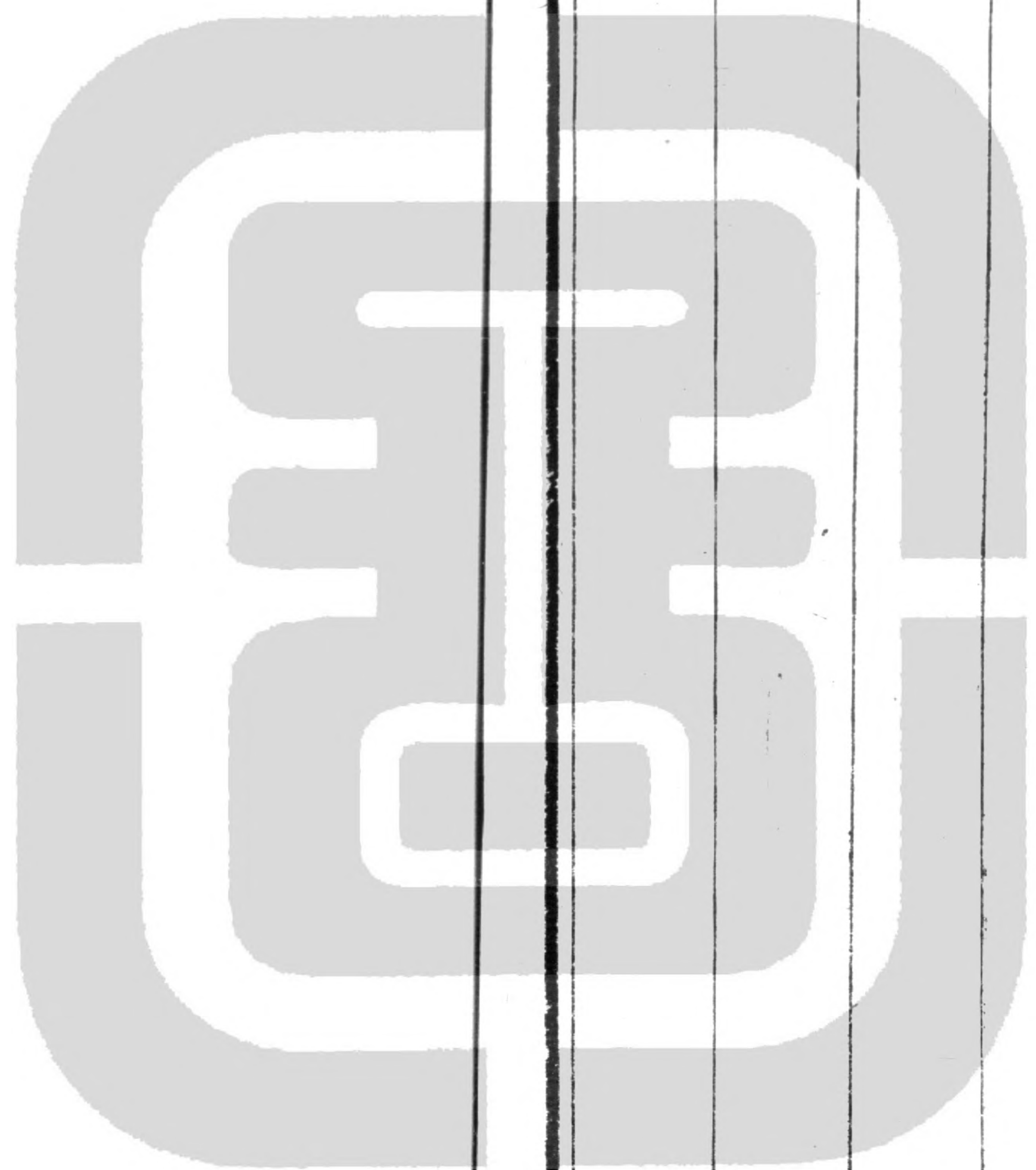
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
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
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鉞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
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
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
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
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
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
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

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鉞此劍直之亦無前舉
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
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
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
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
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
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
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

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率而上殿
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
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
斃其處也喜劍者喜劍闔之戲也夾門擁門也
以劍術之士而客於王之門者三千
餘人以幣從者言以此爲從者之奉也猶今人
言犒從也蓬頭突鬚露其髮與鬚也垂冠不高
其冠如今包巾也纓繞於項下者也曼胡麤魯
也短後不濫也語難者欲闔之時以語相詰難
也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驚鳥
將擊必匿之勢也設戲設劍戲也敦劍者敦斷
也以劍相擊也御杖御用也杖執也鋒劍首也
鐔刃也鐔劍口也鉞劍把也裹以四時言用之
有時也制以五行順五行之理也日爲德月爲
刑日月陰陽春夏秋冬皆順造化自然之意直

之舉之案之運之上決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
大之意芒然自失者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
之淺故自失也上法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
時地利人和也四鄉四方也牽而上毀者挽之
而上也三環者不坐而行環所食之上毀者挽
此自愧之意也服與伏同王旣不用此戲劍士
皆退伏自斃於其所居之處也

莊子蘧齋口義卷之九



十五





莊子膚齋口義卷之十

膚齋林希逸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



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

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隳故田萊室露衣食不

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
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
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
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
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
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
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
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
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

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
謂之撓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
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
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
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
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
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
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

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然去八疵無行四患而

始可教已

緇帷林名也揄袂揚袂也選入倫者東選其理以教人也行言者不告子

貢子路而去行且言也遠哉其分於道者言其離於道遠也擘船篙也反走浪行數步而後進

也緒言微言也謂其略言而未盡也卒相某者言終以教助其也謂其略言而未盡也卒相某者

理人同得之也釋吾之所有者言釋去吾所知有之也

也釋放也經子之也釋吾之所有者言釋去吾所知也

職也四者離位相侵其事也一官各治其一職乃無所陵乃不相陵奪也微賦不屬不屬不繼

也功美不有無功也不持不能持守也春秋後倫朝觀失序也天子有司天子之公卿也非其

事而事之謂之撓非己事而強為之自斃攬也莫之顧而進之不使之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才

也佞口才也析離他人之交親賊害之也稱譽詐偽者譽其所不當譽私為欺詐也敗惡猶毀辱也毀其所以不當毀也毀譽出於私意為姦而已矣隱姦也以其顏色投人之好曰顏適無害無惡皆欲其悅已故曰兩容端人意見之所欲而潛引拔之長其惡也此險人也八疵者言八者皆大疵病君子不友者君子不當與之友也明君不臣者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易其常法自欲高立功名挂高也紛更變異以易其私智獨擅其事任侵人而喜於自用貪者也狠很矣而不受諫也他人雖有善以其不同己亦以為不善自矜誇也此四者人之大患也此皆子處人出所宜用者故曰子始可教已凡此皆子處人出所宜用者故曰子始可教已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

曰丘再逐於魯則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

丘不知所失而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
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避迹而去之走
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
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
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
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
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
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
之人不亦外乎

不知所失者言不知何過也四謗魯備宋陳蔡四辱也處陰處

靜道之喻也審仁義之間辨說仁義不同之理
也同異之際是非之分也動靜之變隨時之
宜也受與之度辭受之節也如惡之情喜怒之
節講明情性之理也漁父之意謂夫子之爲此
皆爲人而非爲己所以不免於四謗若脩其身
而守其本真自然之道而無物我之對則無所
累矣還以物與人者言以外物還之於人而一
歸之自然則物我不對立也今不求之於身而
汲汲於爲人是務外而不務內也孔子愀然曰
請問何謂真客
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
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
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
而和真在內者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

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重君則忠貞飲酒則歡
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
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
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
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
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
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
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
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不能動人

即至誠感神之意也強哭強怒強親真悲真怒
真親此六句甚精切真在內者神動於外言有
諸中必形諸外神動者精神感動於外也事親
以適者適親意也功成之美無一其迹者功成
而不可無一事而有其迹也不選其具者不擇
其味也無問其禮與其易也寧戚也禮者文飾
於外故曰出俗之爲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也法
天貴真而不拘於俗者不以非世俗之所好爲
扣也恤於人者憂不與人合也不知天爵之貴
故曰不知貴真以世俗之祿爲祿而甘爲流俗
所化故曰祿祿而受變於俗如此之人但見其
不足言常謙然也湛於人偽溺於務外之學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
先生不差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
請因受業而卒今大道廢言不聞之可與往者

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仕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公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大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嘆曰

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比之服役言比之弟子也舍所
在問其居也延緣葦間以撓掌
舟沿岸而去也此四字盡筆也水波定舟去遠
也知此其威也言如此其威也也逆立對面

立也拜而應者手揖曰拜出於禮義有間者
言汝浸潤於禮義之學亦有時矣彼非至人不
能下人者彼漁父若非至人豈能使人如此降
下而尊敬之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者皆誠自
屈以求教於人庶幾可聞真實之誨也此一句
乃為學之本故長傷身者言不如此則無益於
身而有損也萬物之死生皆在一道之中漁父
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自讓王以下
四篇其文又不類莊子所作讓王篇中猶有一二
受漁父篇亦有好處盜跖篇比之說劍又疎直
矣據盜跖篇今謂宰相曰戰國之時未有稱宰
相者此為後人私撰明甚前漢藝文志莊子五
十二篇其篇數與今不同唐書只四十卷即今
行於世者不知所謂五十二篇者更有讓王說
劍之類乎抑猶有莊
子所作而不傳者乎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
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
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
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
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為食羹之
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害也輕而猶若
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
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
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

往則戶外之獲滿矣伯思齊人北面而立敦杖
蹇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
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
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
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
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
也與汝遊者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人素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
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

者也

奚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食於十餐而

積中而英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於
中而未化也解化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為
成光者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為
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無迹
故人行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曰老
僧修行無力為鬼神觀破即此意也貴者老者
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反輕彼而敬我者
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整聚也積也此等事
積而父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
世之患也多餘之贏言其求利惟欲多欲有餘
而已贏利也世之有力者則能輕重人而能敬
微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
此況為君者身方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用
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整其已竭必將求我而用
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其一隻眼也
又曰汝止矣請不必出訪矣人將歸向守汝而

為師矣。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有不足之意。蓋督人之見。又高。一。曾也。戶外之獲。滿從學者。衆也。數枝。蹙之。乎。願。豎立其技。而拄之。於願也。蹙。壯也。實者。主賓客者也。提。獲而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履。而後入。賓客者也。提。獲而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履。教誨。開發。而藥石之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言汝之所謂。不能。自晦。便垂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必出。異也。汝既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感觸。搖動。汝之本性。其於身。尤無益。也。無謂。即無益也。又。尤之意也。與汝遊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能。為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為如何也。相孰。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凡世之人。其巧者。必自勞其智。

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物。無所求。但飽食嬉遊而已。泛乎。若不繫之舟。言其。心。無所係着也。其歸結。即在一。虛字。上。虛。則與。太虛。為一。而遊於物之初矣。無能。即無為。之意。也。鄭人。緩也。呻吟。裴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

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種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而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粹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

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

道天之刑神吟聖誌也祖三年拾三年也河潤

餘資使其弟從墨者而寧之緩為儒而弟翟為

墨學既不同遂有辯論之異父愛其弟而助之

緩怨其父而自殺遂見夢於其父曰資給汝子

以爲墨者我之餘澤也今兄弟既爭而自殺我

之墳上松柏已成而生實矣言其死之父也良

或作垠松栢已成而實矣言其死之父也良

吾家也闔與胡皆何也舉此舊事莊子遂從而

斷之曰緩以爲使其弟學墨者我也而不知造

物之以於人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爲應

而以其人之所得於天者爲應彼之學墨而能

墨者是造物以其天應之非汝也以人力資給之而

能也彼故使彼上彼字造物也以異於人謂以其弟

翟也夫夫人指緩也以已爲有以異於人謂以其弟

學儒而澤及三族有過人也以賤其親者怒其

父也言天實使彼能墨而緩乃以爲己能而怨

其親是不知天也井泉出於自然者也梓相乎

扭也齊人飲於自然之水而因水相爭此水豈

汝之私邪其所以見亦與緩同今出之人皆緩也看

知天而以私意自爭故曰今出之人皆緩也看

彼故使彼井飲以下言語便是莊子文章讓王

而四篇安得此語有德者且以造物爲不可

知而況得道者乎莊子之言每謂一層之上更

有一層故以有道有德爲分別遁天道棄其聖

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

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

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天

而不人勿言難者謂難於言也知而不知者人爲也

而不知者人爲也知而不知者人爲也知而不知者人爲也

而不知者人爲也知而不知者人爲也知而不知者人爲也

而不知者人爲也知而不知者人爲也知而不知者人爲也

忘言則與天爲徒矣知進而未免於言則不免於人爲猶有迹也古人知進而未免於言則不免於人爲猶有迹也古人知進而未免於言則不免於人爲猶有迹也
歸也往也之天人之意未泮漫學屠龍於五水之間
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言竭其
千金之資也學雖成而無龍可屠此意聖人以
蓋自喻莊子之道廣大而未有有所施也
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
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以不必者不可知者也
其所不知也無兵無爭也衆人以不可必之事
而自爲可必故多爭競也用兵爭之大者故舉
其大者言之人若順其爭競之心則其行於世
者常有求敵之意言物我不能忘也故曰順於
兵故行有求以知力之爭而自恃則必亡小夫之
至於亡其身而後已故曰兵恃之則亡小夫之

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
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
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
之鄉苞苴竿牘遺也竿牘往來相問勞者也此皆
此爲智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於太一
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邪形虛即無形也其所
見若是則上下之字古今往來之宙且迷惑而
不知蓋爲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
也惟至人則歸其精神致於無物之始而安處
乎無爲之地甘美也瞑也美睡喻安處也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大清悲哉乎汝爲知不足
毛而不知大寧知其流也人皆見其有而不知
其無形言自無而自

之意其也華辭華靡之言也
不著乎不信也宰乎不知其不真實也
夫指哀公以上民者言不益於長民也
彼指夫子故曰彼指夫子
必誤於汝誤而可者以彼為賢而養之無益於汝
國中之民皆離真實而學詐偽非所以教民也
視教示之也若為後世而慮不若已之休已也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
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
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
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

能之故民可以不治治若有心於治之則難治矣
也施施政也布陳也天布即天經也有心於施
政教則非天經矣譬如商賈之人為士者必不
肯與之為齒縱因事偶然相與聚會而為齒列
有通者亦不肯與之齒矣此蓋以商賈喻仁義
之學者外刑者刀鋸三木內刑者動與過言人
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也訊鞠問也陰陽食
刑一也離麗也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
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老不肖有順懷而淫有
而緩有緩而鈇胡曰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

義若執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
其效煩使之而觀其能平然問焉而觀其知
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
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
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厚貌深情言矯飾
之情未易測有貌雖朴愿而情實求益利者有
曾中亦抱所長而外不似有能者不肖不似也
有柔順懷急而反達理者縵纏繞也有似堅剛
而實軟弱纏繞者詩云昔爲百鍊剛化作繞指
柔縵纏繞指也紆急也有若寬緩而實禍急者此
皆言人之不可知也其就義若渴者言其進銳
其去義若熱者言其退速也即是進銳退速一
句如此下得便奇特相去遠者易至相欺故以

遠而觀其忠近而親者易至於蕪慢故以近而
觀其敬劇煩劇者才易困故以煩使之而觀其
能見未明者對答必遲故卒然問之觀其智期
約之易至於苟得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信臨
與道字同患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以危而觀其
節酒能昏人故以雜處之而觀其威儀則儀則
能惑人故以雜處之而觀其自守徵者驗也以
此九者乃借爲孔子之言可知莊子非一段議
論其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
也子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
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考一命而呂鉅再命而
於軍上僂三命而名諱又孰協唐許僂腰曲也
府身伏於地也言爵愈高而身愈下也僂腰曲也
走不敢當正路而行謙也世
此賢者則

然不以為法軌也而夫者名諸心也呂驥其
宗族呼叔伯之名也唐堯許由等小許所得能也
與唐堯許由合而觀之則可見輕重孰協者言
彼又孰能合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
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此數語於學道人
家所謂滲漏心又曰第二念便是此意德為德
也為德而知其為德則是有心矣此最為德為德
者之害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於其有一眼之中
謂之又有思前算後之意喻如心又開一眼也此
內則千差萬別紛紛擾擾不復知有渾然而視其
無緣可以成道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
故曰敗敗不成也

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匹爾其所不為
者也凶德有五心耳目鼻口也中德心也言耳
首有以自好言我有所能也叱此言也謂也以其
之能而謂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圓覺
云不得道我會他不曾便是此意窮有八極達
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
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
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
情者傀達於知者忘天命者隨達小命者達
窮有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達有三必言
然不足者有時而必達美也髯有長須也

房云齡云李緯好鬚鬚長也身長也大也壯有力也麗有華采也勇氣盛也志堅也此謂八極言八者皆過人必以此自待而三隨此隨起之意困畏有所困厄而憂畏也此與者比之他人皆不如人而必至於通達言其與世無競人必喜之也此皆莊子矯亢之論形有六府言人身之中有此六箇蘊蓄也府藏蓄之求達也知慧一府也外通者以其智慧用於外而達也仁義求名必多憂責達生一府也達有主之理必偶然自高達智一府也達衆人之智見必每事而消詳之達命一府也在天者為大在己者為小達在天者則隨順之聽自然也達在己者則隨時所遭皆歸之命遭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此二者自有分別所言六府而末後命人有見宋王者字紬繹為兩可此亦文法也

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夫

鑄者驕矜而有凌於莊子之意也緯蕭也蕭草也與編齒字同時此而食以此為貨也求富石鍛之惡其珠而毀之也上意蓋喻人之求富貴者其皆危道也皆與此意同

其多微之有或賜於莊子子應其使曰子見

義牛平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

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與前篇龜曳泥中意同莊子

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

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壑送吾葬

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

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

奪彼與此何其偏也此意蓋譏當世厚葬之人奪烏鳶而與螻蟻見之偏

也此言雖過非真達理者未易及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

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

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

其功外也不亦悲乎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

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可驗我以不驗之

心而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故曰以不平

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徵驗也

唯為之使者言其莫之為而以為或之使者則

是以無心為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至於

神聽其自應驗而已明之不勝神言人之有

為不能勝無為也愚者恃其私見而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哉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蓄息蓄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聖王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下司吳口皆有所明

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此其有所要時有所用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
明之公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
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
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
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莊子
篇序言今古之學問亦猶孟子之篇末聞知見
知也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至於道術將爲
天下裂自分明是一箇冒頭既揔序了方隨家數
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鄒魯之學乃

鋪述於揔序之內則此老之心亦以其所著之
書皆矯激一偏之言未嘗不知聖門爲正也讀
其揔序便見他學問本來甚正東坡云莊子未
嘗譏夫子亦看得出○方術學術也人人皆以
其學爲不可知言人人皆自是也古之所謂道
術者此術字與仁術心術一同惡乎在無字不
在便有時中之意言百家之學雖各不同而道
亦無不在其中神由何降明由何出言神明之
道何自而可見也聖王生成之功即天地生成
之理皆原於一也一者造化也曰宗曰精曰真皆
與一字同但如此作文耳以天爲宗以地爲本
以道爲門皆無爲自然也兆於變化即原於一
也聖人即天人至人神人也薰然慈仁此以氣
象言也法則有區別故曰以法爲分名則有標
準決曰各有其所據也其數一二三四言纖悉歷
驗所決各有其所據也其數一二三四言纖悉歷
歷明備也莊子齒者大小莊子有序也莊子以爲常
者各有常職也以衣莊子有教民農桑也莊子

息憂藏如三年耕一
為惡者改施仁必先
列職為政為教皆足
乎言古聖人能盡之
天地之廣大也本數
用之廣大也本數末
屬之意也謂本末不
南北上下用無不可
粗皆道也故曰無乎
體用未嘗不明也數
然而可紀者皆有舊
之言皆載此事也鄰
門而分兩字便有懼
即名分兩字便有懼
天下言鄰魯得其全
於中國分為百家亦
能全如鄰魯之學而
後也賢聖不明上無
文武周公下無孔顏
之徒

也道德不一散而為
下之人多得其一端
其一端便自好而自
言耳不能視目不能
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
亦皆有所長亦時乎
人之道故為一偏一曲
是而分判不全萬物之
以古人學問之全而察
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
體也容道之在者用也
明之容者言當不得也
外家之道至此不明人
百家之學自此不明人
道之全體此後世之學
此古分矣故曰道術
此一句結待極有力

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衆人。墨子自斂而備
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是若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
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
關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
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
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
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
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

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
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
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
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轂使人憂使人
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
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
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
涇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
川二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

之川排無跋脛無毛迹此而張疾風翼萬國垂
大聖也不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
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
極口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
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郢陵
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
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
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
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

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肢脛無毛相進而已
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
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後世不教後世以侈也靡麗也不以萬物之飾
為麗也暉華也不以禮樂度數為暉華也繩墨
自拘束也自拘束其身以矯世而欲天下之用
皆有餘其意主於儉以足用故曰備世之急言
此人有衣食為急故至於紛爭以致亂也古之
道術有在於於是者言古者學問之中亦有此理
而墨翟禽滑釐獨聞其說而喜之故曰聞其風
而悅之惟其喜之遂至於為之太過言過甚也
循順也大階其說抑遏過甚故曰已之大循已
者抑遏之意也非樂節用墨子書中之篇名已
墨子既不用樂也故其書也也天下之其生
也不歌不用樂也故其書也也無殫歟之服

近於裸葬以爭鬪為非節以不怒為利於人無所不
愛也故推廣以與人先王同黃帝以來至於武王
同而心推其教不與先王同黃帝以來至於武王
未嘗不用樂而墨子欲毀去之古昔以來自貴
至賤未嘗無居喪之禮而墨子亦欲毀之以三
寸之棺為式而不用擲節用也以此教人太儉
若矣其言曰恐不愛人言非所以愛人之道也太
愛己者言自苦也末敗者言墨子之道要終必
不能無哭也人生不能無歌而墨子以歌為非人
非是其道全不近人情故曰其果類乎樂也為
言葬如此果與人情相近乎其生也勤苦其死也
薄葬太艱言太朴也其行難為者言所行之行
他不堪而墨子獨能之任亦堪也雖一人獨能堪
不忍如天下不能何既離於人心則非可以為王
天下之道矣名川天地之間大川也支川禹疏

鑿而為之也案盛土器也報掘土之具也九者
鳩其功而雜治天下之川墨子之說謂禹大
聖人且自勞如此而況他人乎跽
亦學墨而為師於世者其弟子皆五國諸侯之
徒言從學者眾也苦獲已齒聲陵子三人言也
此三人皆居南方亦讀墨書者而其譎怪尤倍於
墨子又且其說皆不同故自名以別墨言墨之
別辨之事也以觴偶不倖之辭相為問答故曰
強辯之事也猶言上足弟子也
相傳其學者既多取其得法之大者以為聖人
而主之尸主也與得為其後世言其巨子人傳
之弟子以為之後也後世猶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
斷也言其傳流至今猶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
行之意亦非進者相尚也言傳墨子之道者相尚
為自苦之事欲以此為天下見其治必先能

召之真也故曰亂之上也孟子曰子之好出於其
復有斯人可謂豪傑之士矣孟子曰才士老豪傑之稱也
不止亦可謂豪傑之士矣孟子曰才士老豪傑之稱也
孟子闢揚墨此書亦以揚墨兼言者婁矣今以
道術分論數家而不及揚氏者意以其學不足以
比效也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
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鉅尹文聞
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
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眎合驩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闢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
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
厭而強見也物不累於俗去世俗之累也不飾於
弗人情也以人得已此爲心而暴白於天下此
其足以自養而已宋鉅尹文之學也華山冠名也別宥即在宥也
隨分而自處爲別寬閑而自安爲宥始本也接
高物以此意接引人也曰心之容心之行體段也講
明其心以語人而名之曰心之行行者心之用
也今釋氏所謂大用現前是也以和聊之意而
合人之歡以此調一四海欲尊置宋鉅尹文二
人以爲其教主謂民好關也爲禁攻寢兵之說
以救之謂其好戰爭也爲禁攻寢兵之說
政之工以彼自強聒不捨言人雖天下之人
不曉之而彼自強聒不捨言人雖天下之人

皆見厭而強以此自見必當有也雖然其為

人太多其目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

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

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其為人

多其所為太自苦其為益曰每日但得五升之

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以此五升猶且不飽弟

子安得不飢言其師弟皆忍飢以立教而謂我

不忘天下日夜不止蓋曰我之自苦如此豈為

人活之道哉但以此矯夫托名救世而自利之

人故曰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圖謀也傲矯之也

亦猶豫讓曰吾之為此極難所以愧天下之為

人臣而懷二心者便是此意李翰林有獨酌寄

韋六詩曰念君風塵遊傲曰君子不為苛察不

爾令自哂便是此傲字

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

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其說又曰不為苛察苛察

我之辯也不以身假物者事事皆自為而不假

借於人以自助若於天下有損而無益雖明知

其可為亦不如已之故曰明之不如已也其學

之大意則欲人於外無攻戰之爭於內無情欲

之汨寡淺裁削情欲也其學之大小精粗雖不

同而其所行之大意僅如是而已適由僅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

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

術行在於是者彭蒙由馮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
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
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
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己而
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
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謨音奚又音侯裸戶寡反無任而
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
推直追反拍直百反輓直管反斷丁管反與物宛轉舍是
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魚威反然

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
之旋若磨石之隧音遂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
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
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
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
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
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
已矣其風錢沉通反又火麥反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

聚觀而不免於甄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
之蹕不免於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聚
乎皆罕有聞者也不黨亦無私也易坦夷也決
言萬物之理趣也於物無擇無所不顧於慮不謀
與之俱往順自然而行也彭蒙田駢慎到皆齊
之隱士其說以為天地亦萬物之一者謂之物
則皆齊同而其為首者則無為之偏也大道能覆
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言有所偏也大道能覆
之學者也但知包容為一而無所偏也大道能覆
時有言種種說之學自有一而無所偏也大道能覆
不可若言各有一偏也若就萬物之中而選擇
之則決不能周徧以此為教則不能盡其極若
歸之有道則無餘論矣故曰道則無遺者矣選擇
則有不可也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無為也

冷汰脫洒也物冷然無礙為至理也其說曰若以知
道理者以物物無礙與近也謬也則將迫於知而近於自傷矣薄迫
鄰也尚賢以任事也彼既無事事故笑天下之
任也尚賢以任事也彼既無事事故笑天下之
尚賢為聖之學必尚操行彼既無事事故笑天下之
以天下聖學為非推角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之意
與物宛轉而略無圭角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之意
苟究於世俗之累為意不以知慮為師無思慮
也不知前後不思算也魏
動之意也推之而後行曳之而後往迫而後應
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也風還羽旋磨石之隧皆
無心而與物宛轉隨其自然而回也過甚故不
於世而自全動靜隨其自然而回也過甚故不
則無是已人其學如此者何也蓋曰物惟無知
所以無咎故曰未嘗有罪也無知之物木石瓦

之類也建己是已而自立也故其說曰人
之類也建己是已而自立也故其說曰人
則可以不以深山大谷頭陀修行之人故豪傑笑
便以爲猶死人也適得怪焉者言其初學之時自相
此見詩於世也得教者言其初學之時自相
契合不待教而後能也彭蒙亦有師其師
之言曰古之有道者本以無是是非爲主竅然風
之聲也謂其發言如飄風之竅然無所容心雖
言而何所謂容言故曰惡可而爲一偏之說不免
相反不能聚合倫類而翻故爲一角也其言雖甚
於但求無圭角而已無圭角也故不知此莊子之
壯而所謂道者非道也故不知此莊子之
笑一句也既平者以大槩觀之亦皆有聞於以本
斯道但不得其正耳此等結句看他文筆以本
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

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
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
爲表以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正己無居
形物白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
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待焉者失未嘗先人
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
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
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
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

老聃人皆曰：『極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終為紀。』馬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本道也。物事物也。以有積為不足者，言尹師於老聃者，此言先弟而後師，一時筆快之語耳。以無物為宗，以太極之始為主，建亦主也。濡弱謙下，即古柔長存之意。為表者，言其應世接物，見於外者如此也。空虛則物皆全矣。故曰：『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實實。』物皆全矣。故謂一物無萬物，全是在已。無居者，無私主也。形物自若者，隨物之形，見皆自然也。水之動鏡之靜，空谷之響應，皆無心也。苟乎若亡者，恍忽之中，若有物而若無物也。寂乎其清，不見其清之名也。以同於物者，為和以無所得為得。

有得則失矣，不當先人常隨人，即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知其雄，守其雌，以能而隱於不能也。知其白，守其黑，為高而不為高也。溪谷在下，而能容物，為溪為谷，有容乃大之意也。人皆取先，己獨取後，即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也。受天下之垢，知白守辱也。不以實為實，故有餘，即以故曰：『人皆取實，己獨取虛。』虛為實，故雖無藏而歸有積，為不足也。惟其以虛為實，故雖無藏而歸然常無所損也。一物都無萬物，初全之意，徐安也。不費無所損也。人皆以福為福，而我以無禍為福。曲全者，致曲而自全其身也。苟免於咎者，福莫長於無禍也。以深為根，言其本在於太一之始也。以約為紀，言以至簡至約為守身之法也。紀法也。凡物堅者，銳者則有挫，有毀，即所謂齒剛則折也。以柔為容，則有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矣。不削也。至極之道也。詩之博大真人尊之之辭也。寂。

漠無形變化而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
與乎乎何之何適萬物用羅莫足以歸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
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
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
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貴以寓言為廣獨與天
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不謹其非以與
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牻無傷也其辭雖參
差而諛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

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
弘大而闡濔閤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
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
來不竭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寂寞無形無物也

為一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一句即知
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與天地同體也
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動而無迹
也萬物畢羅各盡萬物之理也莫足以歸人莫
知其所以歸宿也謬悠虛遠也荒唐曠大而無極
也無端崖無首無尾也時恣縱而不儻者其說
放縱而無所歸黨也儻即黨也不以觴見者其
所具一主一黨也儻奇也以已下之人愚而沈
事也曼衍以重言為貴以寓言為廣獨與天
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不謹其非以與
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牻無傷也其辭雖參
差而諛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

人以為真寶者寄寓為言廣大不拘也
倪於斯者不以為傲倪於世也莊子之意正傲
所泥也無是無非而後可與甘俗居處也
高壯也連休和同混融之意無傷無幾於人也
參差也或彼此或抑或揚不可定也
詭譎也此兩句自說破其著書之意蓋謂其言
雖怪誕而自可玩味看得此兩句破便讀得莊
子破其充實不可以已者言其書之中皆道理
充塞乎其間亦世間所不可無之書也本即宗
也言其書之本宗無非弘大深闊調適之道也
關開廣心肆縱放也上遂者可上達天理也
其言雖比無意自然而用之於世則應於教化
而解釋物理請可以化俗而明理也其理不竭
者言用之不盡也不蛻者謂其言自道而來不
蛻離於道也亡乎昧乎言其書之深遠也末之
盡者言其言中所得非言語所可盡也○自冒之

頭而下分別五者之說而自處其末繼於老子
之後後明言其學出於老子也前三段著三箇雖
然皆斷說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
雖然兩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此是其文字
轉換與筆下高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
不可不細看也
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志曰至大無外謂之大
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
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
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
畢異此之謂大司異
墨翟宋丑彭田慎到之徒
猶為見首之偏者若惠子
則土於好辯而
高士言之其書五車
其所著書以五車載之

而不足也其書雖多其所未正其言亦不當
言事也之意至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
之類也此入字自與莊子所說同但謂之大一
小一便生辯說之端謂之一則無大小矣於一
之中又分大小便異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也無
厚至薄也千里又言大與小同也言千里之大即
可至於積也天雖高地雖卑而天氣有時下降
無厚之積也天雖高地雖卑而天氣有時下降
則亦可為卑矣故曰天與地卑而天氣有時下降
氣可通於山則山與澤平矣觀側視也日方中
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矣則中謂之側亦可故
曰方中而視之則非中矣則中謂之側亦可故
故曰方生而死有大有小是為小同異合萬物
而為同異則為大同異雖謂之大而不出小者
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為大則無同無異
矣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

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
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
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

方則必有窮四方皆然獨言南者非特舉其一
見其二三蓋天傾西北而海獨居南比之三方又
遠故特言之今日適越而昔來言足雖未至乎
越而知有越之名而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
可以為昔來矣兩環相連雖不可解而其為環
者必各為自為圓不可以相粘不相粘則非連環
矣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初彼出而燕人但知有燕
越人但知有越天下之初彼出而燕人但知有燕
以其國之中為天地之中也萬物與天地為一
則天地雖大即物中之中一物何以為大為小即
其說教學辯之人天下之學者既相與樂之而

東漢浸廣故又有口曰毛雞三足郢有天下大
可以為羊馬有知丁子有尾少不執山出口輪
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
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
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
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
其半萬此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戾終身無
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
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

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
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
壯乎施之雄而無術知有毛者言毛之在郊雖
為雞毛各不同譬如雞毛則見而毛之在郊雖
鳴毛而不為雞毛則是郊有毛矣雞本二足必
有運而行之者是為三矣郊有天下言楚都於
郢而自為王亦與得天下同矣犬可以為羊謂
犬羊之名出於人而不出於物使有物之初謂
犬為羊則今人亦以為羊矣謂羊為犬則今人
亦以為犬矣馬有知者謂胎為外亦可即犬羊之
知之名實人為之共謂胎為外亦可即犬羊之
意丁子蝦蟇也蛙也楚人謂之丁子丁子雖無
尾而始也實則斗化成科斗既有尾則謂丁
之黑火浣之在爾能出入於火中火可以浣布

則非執矣空谷傳聲以呼而不能轉應非山有口乎
行亦則見而後指可至然不可得而分絕也龜
地亦則見而後指可至然不可得而分絕也龜
能見則其至者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龜
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可名爲龜矣既謂之
龜則其長合止如蛇之長則不可名爲蛇矣既謂
也規則即圓也既謂之圓則不可名爲圓矣既謂
旋轉非鑿可止則謂之圓則不可名爲圓矣既謂
也鳥既飛則影隨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不可住
謂影之動矢鏃之去雖方其在弦也則謂之飛不
其射侯也則謂之行離弦而未至射侯而未中
則是不行不止之時狗犬則不可謂之狗矣故曰
不可謂之六矣謂之六矣謂之六矣謂之六矣
狗非犬馬牛二體也黃驪色也馬牛皆體也二色
言則謂之三黃驪二色也馬牛皆體也二色
於體而見則爲三矣白狗黑狗白之各非出於
有物之始則謂白爲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

之以孤則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言嘗有母也
一尺之捶折而爲二今日用此五寸明月用彼
五寸雖旋轉萬出而不盡可也凡此五寸以上又皆
於惠子世廣其說以與惠子相應終其身強辯
而不已即公孫龍之意者變亂之意也飾人之心
蔽人之口雖可屈而其終不心服此辯者迷於
其中而不自知也故曰周惠施日以其知與人
之辯者謂愈恃其聰明以與人強辯也特獨也
獨與其徒爲人所怪訝而已其本領不過如此
故曰此其抵也抵本也自恃其口談之才以爲
其壯與天地同所有雖自以爲雄高而實無學
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絛問天地所以不墜不
陷以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
爲萬物說說之不已多矣無已猶以爲寡益之

以怪以反人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
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墮矣由天地之道
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蚤之勞者也其於物
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
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
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
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倚人者時異之人
也南方有一獨高
之人曰黃繚見惠子而問天何以不墜地何以
不陷風雨雷霆誰實爲之此皆造物之妙豈可
容言惠子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率然
而對且徧爲萬端之說萬物萬端也說既多而

猶以爲少增益以怪誕之論但以反異於人爲
其能欲以口舌勝人自爲名譽是以與世皆不
和而適不相得也在內本無所得故曰弱於德
徒然強辯於外故曰強於物墮者幽暗也言其
所行之塗不明明白正大而幽僻也以天地之道
而視惠施所能猶蚤蚤然以此而爲人物於世
亦何用乎故曰何庸充足也若但以一人之私
見而自足猶可若以此而勝於貴道者則殆矣
愈勝也幾殆也不能自寧不自安分也散於萬
物者謂散求萬物之理以遷就其說而無所厭
足終於不知道而僅以辯得名卒終也惠施亦
爲有才者但放蕩而無所得逐於外物而不知
反是可惜也放也譬出於聲聲本響末也
窮響於聲不知本也影出於形形本也影末也
欲息其影不知形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亦不
知本之喻也此篇莊子之終也却以惠子結末
雖以爲其不預聞者之引以篇者之言固皆以
爲有而其言亦自奇特故以真之篇末蓋著

書雖與作文異亦自有體制起頭結尾皆是其
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獲麟如中庸之上天
載無聲無臭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
體製不可不知也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
通精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讀得不精神解得
無滋味獨文軒先生道自高而文尤精妙所
以六經之說特出千古所恨網山樂軒
之後其學既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

莊子虛齋口義卷之十終





莊子釋音

第一卷

逍遙遊

○鯤昆聲上鵬朋聲上搏團聲上而上聲上下聲埃哀聲上

且夫

音扶凡發語結語助語皆覆入聲坳四聲膠去聲

培裴

同此後不音可以意求之決血聲搶鋤聲榆俞聲

枋方

莽蟒聲上蒼如字淦音如字果如字又小知智同

菌窘

蟪惠聲上蛄姑聲上椿倫聲上廣去聲斥尺聲上鷄晏聲上夫知音智

夫知

行去聲比毗聲上譽余聲上數朔聲上又泠零聲上惡烏聲上已紀聲上

癘

爵醺二音下治去聲下已鵠焦聲上鵠僚聲上當去聲怖普聲上故

大 太庭聽貌 射音夜又食亦淖淖 癘厲狂同

與預下與觀貫盲庚眉女汝舊讀磚薄斬祈垢苟

牝比糠康斷短汾焚宵了鳥喪去聲瓠音互下瓠落

種腫盛成剖普瓢毗呬枵爲去聲培方汧汧辟僻

統曠鬻育說稅難去聲將去聲敗敗得抽中去聲下

卷摧圈二去上聲又往姓主星星教邀傲二跳條

辟關罟古麓狸徬旁徨皇天上聲

齊物論 ○ 綦其隱去聲嗒吐或作喪去聲後居又

搞考賴賴塊對噫乙界反竅苦呬胡到二反

琴良救六畏於鬼佳子委諸杆雞肩二圈起

其阮注垂烏攜於花烏污烏謫孝讓豪突妖杏二

咬於交反又音狡又音愚冷零和去聲下刀凋比毗

知智間平聲詹占覺音教後緩慢窖教惴之詛據

殺色如字舊厭於葉洫許近去聲樂洛熱摺姚遙佚逸

態貸菌其朕忍骸諧藏去聲賅該遞弟靡如茶茶淫

二音疲皮芒忙與預穀冠惡音烏後不音故爲

去聲後爲庭挺二音楹盈愧詭懦決復扶幾機

朝如狙七徐縑音序又之音知音智好去聲滑後

滑潛天上聲吟乾稱去聲嗽其聲反伎寘園元幾祈
同聲天聲吟乾稱去聲嗽其聲反伎寘園元幾祈
葆保膾膾齧臬溼濕鮒秋恂音峻二援爰芻窗
患患螂即且余鴟夷耆志徧篇嬌嬌麗麗決血
互音涸二瞿劬孟浪如字一音莽朗熒音莖本
女汝下皆大泰彈旦鴉于炙拓為去旁去挾俠
同女下皆大泰彈旦鴉于炙拓為去旁去挾俠
眇混吻二昏昏菟徒知惡反鳥路平的解蟹黥閻貪
音眇混吻二昏昏菟徒知惡反鳥路平的解蟹黥閻貪
闇暗和如倪崖詣賈曼萬衍去竟境景影曩奴
暗和如倪崖詣賈曼萬衍去竟境景影曩奴
與余下同惟用蚶附棚調遽渠又聲
與余下同惟用蚶附棚調遽渠又聲
第二卷

養生主主。知智下為近去養尚為去踦居若呼
知智下為近去養尚為去踦居若呼
嚮享驍呼中去聲下喜熙技其好去批結卻去
享嚮驍呼中去聲下喜熙技其好去批結卻去
反音却道皆去聲窵款款蔡挺軛孤更庚研刑間平
反音却道皆去聲窵款款蔡挺軛孤更庚研刑間平
難為戒如字下為聲誅獲劃二解蟹下縣躊躊躇除
戒如字下為聲誅獲劃二解蟹下縣躊躊躇除
惡烏與余下有啄琢畜六王旺聃後皆同反失字如
惡烏與余下有啄琢畜六王旺聃後皆同反失字如
又音逸一號平少去聲倍同佩與背樂洛縣立傳平
又音逸一號平少去聲倍同佩與背樂洛縣立傳平
作秩其行去聲量亮又平治去而知智下
作秩其行去聲量亮又平治去而知智下
為去聲軋八乙江苦聞問強上術與述同惡不肖同
為去聲軋八乙江苦聞問強上術與述同惡不肖同
畜災惡並鳥下不音者熒偏逢江下拂如字偃紆紆
畜災惡並鳥下不音者熒偏逢江下拂如字偃紆紆

拊撫擠禮子計子好去聲扈戶虛如字又勝升語去聲
同後皆訾紫上上聲同後跽其拳權謫直謀疊易去聲
同下皆睥昊茹汝葷熏知知上並如字舊閼苦紐九
遠渠散去聲葉攝使去聲待使同粗麤麤爨竄清性與下
同慎與任壬樂洛同奇易亦惡烏傳平聲下惡字如
後惡治去聲行孟喪浪音去聲第勃崔音核覈闔盍
成同其知音智蹶厥又其孽彥町徒畦圭螳堂螂郎
勝升為去聲盛成蜚市溺尿蚤文螭育僕朴拊撫
轅袁櫟歷絜戶散上聲同腐輔液亦楠言亡蠹姑

見現祖查菰力天上聲下培剖幾祈機二覺教
診軫詬呼譽余乘去聲茈庇賴賴軸逐咤咤嗅許
醒呈揪秋上上聲狙徐杙弋麗如字又禪膳解去聲
字又如亢抗疇時疏踈踈會檜撮子外子髀陞俾二
挫子鍼針繅佳餉胡筴策食嗣僅觀郤隙
德充符○兀如字又駘臺殆殆二而王音旺喪去聲
彼為去聲其知知智後一知而最最要腰假格舊音
羿詣殼溝中中地不怫怫楚子更庚稱如字又
見現行孟語去聲詼倣幻患桎質桔工它陀和去聲

而下同斯基傳平聲悶門記幾上聲卹恤樂洛使去聲

純豚食飲舜眈甲娶復扶譽余滑骨郤隙

離去聲闐因跂企脰脰又音說音稅說之說音悅

脰豆肩賢痕二菴又於癭癭惡烏下不斲琢

喪去聲鬻育食嗣又如字下誓教好惡並去考

瞑眠選去聲

第三卷

大宗師○知其知是知音天上聲下當去聲下當而同

暮模假格覺教後不益益厄二哇卦胡瓜胡者嗜

說悅惡烏訢欣距巨脩蕭捐沿頽去煖暄樂洛

皆同他陀觚孤邴丙崔千瀦蓄誓教好去聲下

悅亡知以知去得與音涸鶴响吁又去瀉濡

沫末譽余塊怪苦對佚逸勝升傳平先如字先

長展兩下狶希上聲挈苦結戲義坏胚昆崙論

大泰山音顓專項玉禹愚少去說悅相去偶禹

孺孺惡並音烏倚錡易去參三朝彫櫻榮嬰二

需須於烏謳歐參七寥僚尻羔僂縷句如字又

贅銳冷戾間閑跼駢蹻僂女汝惡烏路反亡無

彈去聲鴉子炙拓更庚縣立下縣解蟹下同喘并

怛達翅帝悍扞鏤莫鄒耶惡同烏下皆撓擾挑徒

編邊和去聲猗宜行去聲女汝疣尤疣換癰雍覆芳

倪崖又音仿旁惶皇憤內觀觀同之造七到下

畸宜特覺如字軹只黥鯨鼻魚恣字又如睢惟許

許鼻藩音煩二與預好字黼甫黻紋其知智去

捶反之垂又作鍾水三息與皆同為去聲整躋長兩

復扶楚楚墮規枝與肢同去聲好去裏果食似

任壬趨七

應帝王○齧鼻要腰覺教中仲又如語去度渡

蚤文增增鼯奚墻苦琅朗浪二帛藝復扶又反

漠莫治去聲同嚮向享二勸倦易亦怵黥媛爰

狙余便平簾狸來二整楚治去聲天上道與音余

如世亢抗相去聲下嘻熙鄉亦作向齊齊下同

復扶鯢視審字如失如字又委姜蛇移弟類為

之為聲饜竄食嗣下同知智朕直儵叔渾混沌徒

駢母音○縣立疣尤藏去聲行去聲煌皇擢濯纍彼

瓦字敝亦作楚跬胥譽余跂岐脛形斷短下同

去聲上意與下同齧紇蒿好餐叨囁許橋五折舌

响况於况反俞如字又喻纒墨索各悉撓而小與余後以

殉徇挾叶笑策塞代悉烏屬蜀俞如字又音輸行去聲

馬蹄 ○ 齧紇樂洛剔力救雒洛阜老才棧板士擷其

笑策埴植中去聲下填田顛丁援爰闕窺惡烏

撲朴跽直氏跂同丘氏下澶憚漫慢摘敕犧如字又

靡字如跽計大知智下馬扼厄介古倪霓二閨因

驚至曼武詭彼九縣玄好知並去

第四卷

腰區

○ 為去聲下乃為胠居起篋苦探平絨古

膝膝局古鑄古知智下謂知聖知至揭竭下同

擔甘恐去聲鄉向苦古殺試逢江剖普長長靡平

跖撫藏去聲分去聲邯寒鄆丹培剖舍捨斛胡稱去聲

璽徒鉞越摘擲折設殫丹鏢鏢竿于擺呂絳二反

倕垂行去聲鉗鉗累去聲爚藥驪麗畜蓄戲義樂洛

羸盈糧良趣趨好去聲弩奴之知並音智下晉增

苟苟削峭罨嗟罽浮頡結滑猾解苦垢苦悖輩

二音 樂樂墮許施去聲喘充吳軟肖消種腫恬徒

惔 淡 噶 之 閏

在 宥

○ 樂 洛 恬 甜 瘁 瘁 愉 瑜 思 去 聲 喬 欽 消 又

詰 去 聲 卓 勅 角 二 反 驚 勑 行 去 聲 凶 凶 說 悅 下 皆 悖 輩

相 去 聲 樂 岳 知 智 變 力 卷 捲 倉 倉 齊 齋 跪 委 儻 舞

莅 利 藏 五 藏 同 見 現 從 容 炊 吹 又 去 累 如 字 舊

瞿 求 女 汝 櫻 嬰 上 聲 淖 綽 彊 良 劇 居 俛 免 縣 立

債 奮 肢 未 矜 勤 峴 危 共 恭 施 豉 以 知 智 下 好 知 聖

漫 莫 好 去 聲 鉞 斤 鋸 據 椎 直 脊 亦 在 岷 咸 乘 去 聲 枕 去 聲

衍 杭 離 去 聲 又 跂 企 桎 質 結 毒 意 噫 知 智 接 捷 捷

接 三 音 褶 習 牒 二 杓 芮 噶 許 交 捐 緣 間 開 復 扶 首 去 聲

稽 啓 蹙 厥 拙 二 語 同 去 聲 下 窈 杳 爲 女 爲 去 聲 緡 武 巾

遠 去 聲 將 去 聲 下 拊 撫 脾 與 驛 同 倘 敞 湯 儻 贄 字 如

孽 又 繫 掉 徒 手 鞅 於 放 往 方 止 蟲 亦 作 意 噫 下 同 墮 許 規

滓 戶 溟 頂 亡 渾 混 沌 徒 本 惡 路 烏 攬 覽 僥 堯 倖 幸 幾 上 聲

喪 去 聲 下 嚮 享 本 亦 挈 結 撓 小 惡 烏 易 亦 累 不 累

上 聲 而 累 去 聲 天地 ○ 卒 子 分 去 聲 下 私 分 汎 泛 畜 許 刳 吳 口

無 爲 去 聲 挫 卧 韜 滔 近 去 聲 樂 洛 天 聲 上 王 德 並 同

滂留 知智 下使 知並 同敵 騁追 受腰 同下 要還 旋索 白所
 喫懈 詬冠 被披 藉夜 在坡 數朔 絃核 率色 華去
 鷄淳 鷄冠 間開 闔盍 佗邑 喙丁 豆充 芮喜 緡武
 放上 縣玄 寓宇 媛爰 狙睢 將又 作蔣 勉免 中去
 輯集 軼徹 勝升 觀去 覩逆 汙忙 溟同 溱前 圃布
 畦圭 隧遂 搨骨 苦滑 苦反 數朔 洸逸 棹羔 瞞武 版亡
 墮規 陬走 項許 復扶 譽余 警教 儻蕩 渾混 沌徒
 諄倫 芒武 撓擾 樂洛 之與 音余 瘍羊 禿木 髦第
 焦焦 標遙 傳平 道與 導同 佛佛 解蟹 折浙 夸吁

二音 嗑許 缶垂 鍾鍾 強上 比毗 厲如 遽詎 犧素
 間去 悛公 中去 滑骨 離去 跂丘 鷄于 鵠尹 摺晉
 笏忽 柵策 重平 纒墨 繳灼 皖環
 第五卷

天道 ○辟闕 鏡與 撓同 中去 鄉向 素王 于况

王天 間閑 樂人 天樂 並整 子長 展兩 反下 不同
 累去 崇息 畜許 六下 知知 雖之 知音 智後 愚知
 辟婢 比毗 衰初 經迭 殺色 界反 少去 朝潮 分扶
 省省 分如 倒老 迂忤 教傲 鴆孺 施去 膠絞 徵藏

才浪 緇 說音如字 又 中聲去 訖字如謾 愷音

下同 迂于 放倣 偈居 揭桀 見現下皆 重聲平 趺顯古

妹昧 復又扶 卻隙 脫活徒 頽去 闕許 累去 揀柄 傳平

同並 為為其去 扁篇 斲琢 推推 上上 魄與 招尺

天運 ○推回吐 為去 施上 樂洛 徬旁 徨皇 招遙

語去 郢井 易去 并必 復扶 微輝 債奮

阮坑 郤隙 委姜 蛇移 林樂 窈杳 稽雞 焮標

崇息 盛成 篋牒 衍延 齊齋 熨七 復扶 數朔 眯米

推吐 與余 斬祈 傳平 桔結 棹高 粗查 抽由 援爰

狙睢 衣去 斂紇 挽晚 去上 慊牒 曠頻 挈苦 沛貝

惡烏 遽渠 覲豆 貸吐 易去 操平 舍捨 湮因 穰康

蚊文 虻盲 瞽匝 憤扶 放倣 鵠鶴 黔鉗 琴二

觀貫 响付 况况 沫末 嚙許 見現 倨踞 語去 下

為去 殺戒 孩亥 天上 種腫 知智 下其 悖輩 睽奎

墮現 施去 屢例 薑救 鮮上 楚蹴 奸干 召邵 說稅

鵠歷 復扶 見現 孺孺 傳附 沫末 要平

刻意 ○行去 離力 論去 誅非 亢抗 搞考

好去 朝潮 藪叟 間閑 同 响吁 道導 悵淡

易去聲去上聲累去聲覺去聲教去聲罷皮柴洛惡烏忤誤押押

蟠盤

○繕膳滑骨知智下以樂岳行孟反下

以行小行編當作偏天上聲燧逐戲義梟古喪去聲

見現樂洛下皆圉禦為去聲

第六卷

秋水 ○涖涖涯崖暗觀鼃蛙虛墟量亮下同

碧力罪反空孔穉啼卒子分去聲後約分知知大

得音智後知知失同彛向掇如字舊跂企說悅倪音崔詣二

埒音壞孚二為去聲行去聲後以意辟僻已紀惡烏

倪崖趣趨王旺麗禮騏其驥冀驛華留留往性

鷗尺夷鵠梟撮千蚤早瞋音鳴嗔二舍捨纂初參初

差初繇由眇眇行字如蹠擲躅丈躅求蛇賢立二

跼甚蹕勅噴奮勝升數上蓬東勝如字下鱖秋

折浙蜚飛匝合悛輟見現語去聲兕徐難去聲幾上

少去聲長展知智汙忙與余下助咏許隱去聲机几

大泰埇坎樂洛下之樂大跳儵幹古旦反斃側

蹶音掘厥二跗又音附還旋蛭寒擅戰時峙繫立

逡旬七潦老為去聲下規如字反知上音智不知下如字

竟境蚤文蚯渠音巨二勝升趾此大泰奭釋解蟹

索所白邯寒鄆丹匍蒲匐北吐去音祛二濮卜竟境

累去聲筍嗣相去聲下鵠冤鷄雞嚇許音儵條

從客樂洛下皆

至樂○樂洛下皆惡烏天上惡如字惛昏蹲七

趣趨誣耕芒荒又上笏忽踞據長長槩與慨同

噉音澆二滑骨虛墟肘九蹙紀惡烏路反亡無

字同垢苟髑獨髌樓髌苦擻音二捶箠夫扶

行孟遺去聲援爰枕去聲見見累去聲從容瞋頻頰過

復扶褚許綆上重去聲御迓樂岳眩縣纒卷壇但

食嗣鰕秋鰕條行抗委姜蛇移惡烏詭詭卒忽

還患好去聲惡烏捷蹇牽二種腫幾上隘古絕字

蟻駢屯徒焉昔蟻齊螯曹雎瞿掇活乾干沫末

醯許輅路輓况享二贅莫芮銳蠶摧比毗簞筍

達生○知智下知巧知離去聲累去聲更庚相去聲

語去聲遠去聲焉焉度反於於郤隙乘去聲又字逕悟惛涉

鎮莫伎之疴禹僂縷掇活兀相鎬鎬銖殊掬其

抹誅拘瞿操平聲數朔覆多忌烏殄昏腎市拔蒲
箕似單善縣立卒忽衽甚策東說稅惡烏撻患
齊齊藉夜屍羔為為屍去聲同食嗣錯措豚轉
楯食準反儻縷談代詒吐惡烏瀦蓄上上聲下
忘去聲仲警結倍裴鮭戶蠶龍沃逸宰亦所中反
仿旁徨皇委姜轂穀惡烏輶引消景為去聲橋驕
嚮享景影縣立沫末龜元鼉徒並傍亡與無同
長展汨忽鏐據齊齊下同譽余輒丁技與肢同
朝潮見現同下御見入與余中去聲倕垂桎質要腰

知智下節訛救扁篇難去賓擯惡烏下同長展
汙烏揭桀天上跛彼比如字又說悅為去聲樂洛
眩縣食食之音委姜蛇移鼉奚鵠晏
山木豎樹累去聲下譽余訾紫量亮傳平
挫子離去聲婢剗枯去上洒跌樂洛捐沿倨踞
去上聲編區呼聲去歛翕為為衛去歛力壇徒縣立
侗通反又敕幾音祈機二惡烏路下紛紛秩秩行抗
亂行知智墮許去上聲衣布同衣去聲衣大褐曷杼序序
二音率戶與余下以假古唯去聲佯羊挹邑冷零

離聲惜音昏二畜許被哩童晦誨蛻外問閑

淪藥培剋知智宵香為去邀僥思去恂荀與余

助語斷短魏威復扶量亮醺界天上幾上祿力

卻隙謬流攷滔墮規袞秩惡烏稭西稗賣甕歷

采旨溺弔乃監稀虛豈後澹淡間閑寥遠馮冰

閔宏殺界何阿荷或作荷隱去瞑眠曝剥慢武

訖徒弇奄垆剛大太初音捶箠好去復扶見現

為去先物天先圃補整子樂洛下並去去言去

齊去知上音音如字

庚桑楚 ○畏猥壘磊知智下任挈契遠去鞅於

壤攘洒素珍悉堵觀杓市若反還旋鯢倪魴秋

孽孽函含介戒離去碣浪櫛側數上炊吹軋烏

殺弑語去趺昌整蹙長展惡烏思去辟闢間去

藿霍蠟蜀伏扶鵠鶴又戶羸盈唯上懼具睫接

喪去聲後揭竭惘罔好去去上惡烏復扶獲獲

乙號捉側捷其繆莫放上舍捨脩蕭侗董嗥戶

噍厄頃於攪五禮反瞋舜委委蛇移解蟹樂洛

後同櫻嬰惡烏舍去敗必滑骨內納當去間閑

券 勑 賈 古 跂 企 焉 焉 能 能 於 於 惜 慘 鏌 莫 鄒 耶 惡 烏

反下 處 去聲 剽 甫 惡 烏 尻 苦 著 如 偃 於 為 為 是 是 去

償 尚 知 音 智 下 知 能 驚 學 跟 展 驚 傲 姬 於 辟 必

徹 徹 勃 必 力 反 去 上 累 上 惡 烏 路 下 盪 盪 睨 計

中 去聲 譽 余 佞 良 好 去聲 謂 習 餽 饋 當 去聲

第八卷

徐無鬼 ○ 勞 去聲 下 皆 同 耆 耆 長 展 好 去聲 下

惡 烏 路 下 擊 擊 語 去聲 相 去聲 下 視 示 中 四句並

卹 恤 失 逸 喪 去聲 軼 逸 說 悅 下 何以 說 說 稅 稅 下 橫

卹 恤 失 逸 軼 逸 版 板 殺 六 殺 皆 周 書 篇 名 或 曰

秘識也 本 又 作 六 韜 謂 太 樂 洛 一 諫 期 基 藜

公六韜也 文 武 虎 豹 龍 犬 也 也 樂 洛 鳩 反 一 諫 期 基 藜

力西 韜 或 徒 弔 反 韜 龍 犬 也 也 樂 洛 鳩 反 一 諫 期 基 藜

反 一 音 器 李 云 警 歎 喻 言 笑 也 但 呼 芋 音 序 又

聞所 好 猶 大 悅 况 肯 肉 之 情 歡 之 至 芋 音 序 又

一 作 韭 音 久 或 升 下 麗 反 如 字 又 力 智 譙 本 亦 作

名也 案 謂 華 麗 而 雌 堯 鎬 壇 壇 名 反 鎬 藏 或 作 得

德 一 作 惡 音 鳥 同 櫻 盈 脫 音 奪 隗 五 罪 反 一 作 泰 隗 或

大道 茨 祀 咨 反 音 資 一 寓 禹 年 驂 繼 證 謂 本 作

謂 多 氏 閻 昏 滑 骨 稽 雞 脊 謂 眩 瞋 也 痊 除 也 反

知知 誅崇音信廣雅云問也又音 囿又音 難乃 槁老

宿其宿積久也 比毗志反 賈士 則情徒 者時 要一

匍扶 匍服 遽其音渠反又 爨七端反 為偽 調徒 當浪

蹠亦呈 索百所 岑七 堊路鳥 僅其 狙徐 恂舜 秦側 攫七

拏活七 搏博 便婢 助鋤 嘘虛 泊各 觴商 解蟹 喙豆

舍捨 摩麼 拭式 歎因 牂郎 則月 售受 譽餘 覲初

姝珠 濡儒 卷權 婁縷 蝨瑟 煬羊 莖謹 桔吉 梗更

靡壅 豕豬 零苓 勝升 句勾 楯尹 棲西 會外 鵠尺

脛刑 磷鄰 莘所 踰女 令力 反乃 樞尺 頡結

滑乎 推角 確二 解如

則陽 ○ 譚談 閱悅 擲初 樊煩 知智 冥眠 喝渴

撓孝 樂洛 飲去 間閑 網周 繆侯 幾上 好去 緡混

縣玄 間閑 相去 舍捨 洫許 為去 聲下 傳付 羸盈

見音現下而見 瑩耕 約要 又如 背佩 乘去 為為

去聲 扶救 折舌 壞怪 蝸瓜 戈二 與余 倘儻

二音 嗃洛 許交 呼呼 譽余 稷摠 鹵魯 莽莫 古又 齊去

擾憂 殮孫 離去 離之 同同 惡路 荏偉 兼兼 葭加

潰洄 漂夫 昭三 反反 疰余 疥界 癰雍 洩搜 強平

朝音泰號聲平苗災勝升知智下同訕屈與余大史

弢音泰蹇蹇猗虛豈反湛毗樂洛濫胡暫力

鮑秋搏博馮皮里與埋同惡烏下欲聲橋矯下同

片判徧篇知大知

外物 ○逢江皮負云長長縣玄後縣貸特又

監平呼去鮒附索白所任壬鉤亦作釣牾界蹲存

會槽期基鎬陷驚音務本髻求憚丹腊音制浙

軫銓揭竭累劣彼力趣趨鯢倪臚盧閭二傳去

又平裙羣禡儒陂宜彼施去壓乃協反顙許推推

控苦別列趨促樓主去上聲後知智後章驚傲

窶其行去譽譽躄儻躄儻躄儻躄儻

覺教令平朝潮剗枯鑽平筴策見現鵠帝鵠胡

廁側墊玷行去知至知音智下與余猗虛顙舒

哽梗竇豆胞普重平閭浪溪奚鑿報鉞遙鐸豆

到倒植如字又皆音城滅佚逸駭駭演善他陀

跋與躄同窳歟踣普奎詮

第九卷

寓言 ○卮支倪崖詣二藉在譽余衍戰惡下

不音者並種腫禪聲去知服知音好聲去惡烏路樂洛

泊暨縣立觀聲去蚊文虻盲綦其蜩條蛻始屯徒

沛貝邀僥盥管漱又所櫛莊間問睢呼盱香楚楚

煬羊

讓王 ○父甫下亶父同卷捲衣去聲處去聲捲權葆保

亶丁邠貧筴策連力累去聲搜素援爰

呼去聲舍捨惡烏路攫俱苴余飯上聲使去聲

同章與余遺去聲復下章反又反土救直雅

好去聲拊撫樂洛難去聲說悅從從

強上聲見現知智郢井綦其為去聲施去聲

茨疾樞尺褐曷糾暗華去聲縱所倚嘻熙逡旬

比至為去聲緼紆種腫噲外胼薄胝尼衿今見現

飢然粥祝愀小行去聲勝升重重乘去聲憊蒲

喟愧語去聲難去聲隘厄削蕭挖訖共恭行去聲

辱行揚行吾行漫武冷零數朔稠直知智

難去聲

盜跖之○從去聲卒子忽後為為鋪布上上夫符

同人並說涌勇易去聲大大音音鋪布上上夫符

冠上聲 技去聲 微去聲 復又扶 瞋赤真赤 乳去聲 少去聲 長長

上聲 說悅 知智 悍扞 中去聲 使去聲 更庚 共恭

行去聲 節行並同 譽余下同 好去聲 縫逢 說稅下說 背佩

下同 橡象 煬漾 涿卓 殺試下同 縫逢 說稅下說 背佩

去上聲 苴莊 姜九羊 強上聲 食以食音 燔煩 磔客竹 操平

瓢皮 離去聲 復扶 上上聲 三去聲 炎又父 料聊 編鞭 幾祈

行去聲 求下以意 忤昨 相去聲 殺殺君音 試下 悖布

長展 兩下 別列 適的 爲去聲 約如字 又 相去聲 徘裴

徊回 扶烏 傳平 樂洛 下 同 知知不音 智下 慘七

怛丹 俠協 惡烏 要腰 阨厄 嗟苦 醪牢 忘去聲 下

佺凝 馮憤 下 則 上上聲 爲去聲 馮水 舍捨 下 同 醺樵

刳許 單丹 繚了

說劍 ○喜許 夾字 又 如 好去聲 下 厭平 去 二

惺恢 募慕 說如字 下 使使者 去 從才 曼漫 瞋嗔

二音 見與見音 見同 下 斯如字 燕平 岱代 鏐五 鐸淫

徒感 缺古 知智 勇音 爲竊 爲 去 上上聲 環平

一聲 斃敝 處去聲

第十卷

漁父

○父甫又如字揄通袂出上聲與余下同

挈居女鄉向咳慨相去聲好去聲好惡並同言好經少去聲

下同屬屬長遇長兩反勝升行去聲飭勸道導譽余

敗必惡烏路下惡迹否鄙更庚下同挂卦叨滔

知智很下去上聲愀在九反數朔離去聲累去聲強上聲

樂洛下湛下刺七章偉旁去聲乘去聲要腰

折舌之大泰語去聲下去聲

列御寇 ○御禦脊茂惡烏餐將解蟹懈二謀牒

整躋食嗣羸盈乘去聲知智下知幾居敦頓

賓賓跣先焉於祗支良浪粹才易去聲平平又敷

漫未單丹知智離去聲直余年干牘讀道導

累去聲瞑眠為去聲使去聲馘獲雍雍座禾舐食痔時

圾及視示下同與余下同離去聲施去聲賈古懷許

縵武卒寸知智下知父甫偃紆僂縷鉅巨僂舞

髯余俠於傀魁肖消穉吏鍛丁重平領戶整躋

使去聲衣去聲食嗣芻初菽叔璣祈機二壑資寫沿

螻樓

天下 ○惡烏後惡離去聲行去聲下其行之行

天下 ○惡烏後惡離去聲行去聲下其行之行

分去聲分同操平聲後聲蕃炊傳平聲摺晉道以道皆

好去聲好並同稱去聲暉輝滑滑釐狸汜汜渡互

辟壁重平聲敵敵任壬湮因橐託九鳩腓肥肢肢跋跋

擲側跂逆躋紀相相里去訾紫觭紀仵誤舍捨

累去聲後後伎之鉞刑聃而說如聒古厭去聲爲去聲

易去聲知智下下弃知知知慮用駢薄泠零汰泰還旋

磨去聲離去聲塊苦對對魴五斷短躋偉芴忽谿溪歸去

挫子與音余下芒忙儻黨觭紀受萬衍戰教傲

倪詣環回瑋偉汴芳參初差初諷昌闕宏蛻稅

車只中不中去去睨詣燕平汜泛觀貫樂洛踉女

鑿才枘枘景影鏃子捶筆抵丁伺畸繚了噢烏

蚤文蚤盲駘殆

釋音終

